

珍藏版

烈日孤鷹



太白文艺出版社

烈日孤鷹

沉天豁命搏老煞

屈归灵淡淡地笑道：

“既你如此知己知彼，却尚在等待什么？”

安磐从卧椅上站起身来，邪异地一笑：

“我没有在等待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潜入‘鲸穴’的人具有哪种身份，以及，到底来了多少人，现在，我的两个问题全已得到答案，所以我已经不必再等待下去。”

屈归灵的眼神倏硬，身形微弓，安磐的足尖突然轻碰卧椅右下侧的那支红木雕花脚柱，就在屈归灵站立的位置，脚底约有五尺正方的一块地板，骤而翻转，一排钢矛，由翻转的空隙猝往上插，而屈归灵却已闪电般掠进室内！

安磐的反应极为正常，好像他也料到那排钢矛伤不了屈归灵，他轻轻往后一滑，手指已拈住钢床床头垂自承尘的一条黑色丝带，几乎在他手指拈上丝带的同时，屋顶雕刻成一团团福寿图形的木嵌承尘，蓦然在“哗”的一声齐齐缩叠，展露出间隔式的无数圆洞来，但闻机括连响，圆洞中短矢如雨猛烈又密集的笼罩洒落——只除了铜床所在的范围！

屈归灵自卫的方法，更是简单之至——当机括声甫起，他人在半空，一个斤斗从空中翻出，等他双脚落实，眼前的寝居之内，已是满地密钉着锐利短矢，亮晃晃的宛若果真下过一场箭雨。

站在铜床旁边，安磐笑得有几分无奈，他摊摊手，摇着头道：

“孤鹰不愧就是孤鹰，这些机关埋伏，还真对你派不上用场……”

屈归灵不紧不慢地道：

“你的所谓‘严密布署’、‘心血设计’，莫不成就是指的这等玩意？”

安磐扬眉道：

“怎么着？”

屈归灵笑了笑，道：

“如果你指望这些坑孩子的把戏来陷住我们，安磐，恐怕你就失之天真了。”

安磐跟着笑道：

“不过，你不会以为我果然如此天真吧？”

屈归灵道：

“当然不会，否则，你怎能干上魏长风的副手？”

安磐连续击掌三响，稍稍一顿，再击两响，二楼上原是门扉紧闭的其他九个房间，立刻整齐一致的门向外推，每扇门内，都出现了一个人，一个黑巾黑衣黑靴的人。

当门而立的九个黑衣人，显然全是“铁桨旗”的一时之选，他们容貌或有俊丑、体态或有肥瘦，可是那种盈目的杀气，不惜誓死一拚的志概，却仿佛凝形成势，便看不见摸不着，却也深深震撼了人心。

安磐像是一个独沽一味的商人，形色骄傲的在介绍着他得意的各式商品：

“这九个人，屈归灵，全是我们‘铁桨旗’‘雷’、‘电’、‘风’、‘云’四殿中挑选出来的好手，我说好手，可能你心中不以为然，但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不是夸言，他们的能耐，以及他们的忠勇，将给你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屈归灵的脑子里不由浮起“三刀断虹”的影像来，那三位，不也是“铁柴旗”“雷鸣殿”的好手么？冲着安磐露齿一笑，他道：

“相信你说得不错，安磐，我们就在这里豁起来看么？”

安磐狡猾地道：

“既要拚命，在哪里拚都是一样，外面虽说地方大，追逐奔腾起来却挺累人，楼上窄是窄了点，但回环进退之间，才越发可显功力，屈归灵，你就认了命，别出歪主意啦。”

屈归灵道：

“地方是你们的，安磐，只要你们不怕弄得血糊淋漓，我自然更不在乎。”

安磐轻描淡写地挥挥手，似是在吩咐饭馆里跑堂的开始上菜：

“时候到了，我说兄弟们。”

最靠近寝室，左侧头上的那扇门内，这位又黄又瘦的仁兄便一个斤斗倒翻三尺，人在悬空，两只“峨眉刺”掣掠吞吐，飞快刺向屈归灵。

几乎不分先后，右侧边房中的那个粗矮汉子，亦贴地暴扑，一柄“分水薄刀”活脱片片波光，像打着旋转般斜飘而至。

屈归灵卓立如山，寸步不移，他的目光凝聚在芒影的闪动与奇幻的变势中——“穿心刺”倏然抖起一点寒星，只是一点，那干黄瘦小的朋友已兵器猛荡，人往后仰，而星点猝斜，同一时间击中连翩削来的“分水薄刀”，使刀的仁兄溜地回滚，虎口上业已见血。

走道另一边，叶潜龙也独力迎住三个对手，围攻他的三个人，一个头如芭斗，腰粗膀阔，体形决不比叶潜龙稍逊，正握着一把大号“鱼鳞紫金刀”做主力攻击；另一个缺了左耳右眼的伙计，则使着一对“倒刃勾”跳跳蹦蹦似只猴儿般绕着圈子游斗；第三位更是阴邪，人窝在门里，抽冷子便是一记狠招，这家伙的武器是一杆“没穗枪”，光溜溜的矛尖伸缩如电，配上他那细瘦的身子，倒是相当合适。

攻扑屈归灵的两人才向后退，其他房门内又窜出了四位来，这四个人在不够宽敞的走道中，却有他们独特的应战方法——两个人各执着一只“爬山爪”支持体重，分由左右壁端攀附过来，爪扣爪起，竟然游走如飞，运行下空出的另一只手则挥剑如虹，芒刃闪炫，密若骤雨。

这两位是居高临下，从上头施展，那两个则并肩齐步，就由走道正面进攻，两个人使用的玩意更见趁手，一个拿着“方天戟”，一个直挺“大扫刀”，真正是长枪巨刃、冲锋陷阵来了。

走道的面积只有这么宽窄，高度亦仅得如此上下，四位仁兄把空间完全占满，短家伙险、长家伙强，得理不饶人的猛扑过来，光景是根本不让屈归灵有抗拒的余地！

屈归灵的“穿心刺”，长约三尺有半，抖到尽头，也够不着对方刀戟的另一端，而长戟掀戮，扫刀挥霍之下，高攀在壁顶的两位犹仍剑势飞旋，咄咄逼人，背后寝室之内，还站着个虎视眈眈的“青面魔君”安磐，眼前的情况，可确实有些“坐腊”了！

寒光冷电以各种不同的形象汇聚向屈归灵，就在各式芒采将要接触到他身体前的刹那，他的身形暴翻猝施，于旋动的同时，晶莹闪耀的一片光焰突兀把他全身裹卷于内，并以难以言喻的快速往上往前飞掠——乍然看去，仿佛一道光柱在矫舞伸舒，宛似长龙经天，威猛至极。

金铁的碰撞声、折断声，便像千百柄大锤此起彼落时的嘈杂震动，扭曲

的剑锋、变形的戟刃与刀身，零碎四散，交织反弹，当然，其中还掺合着人的肢体、内脏、毛发、血肉，不过，却难以辨识这些东西原来是什么形状，及属于哪个部位的了。

要是没有人见过“身剑合一”是什么样子，现在，屈归灵已表演过了。

层裹在他身上的光电，在须臾间消失，他脸色苍白，脚步微显踉跄地骤然回身，安磐的“万字夺”已冷焰炫目的到了头顶——安磐拿捏的出手时机十分准确，也异常狠毒，他知道运展这种“身剑合一”的至高剑法最耗真力，尤损本元，运展之际固然锐不可挡，无坚不摧，但时间决不会长，尤其在收剑的一刹，正是力竭气虚，精血浮沉未定的当口，执剑者必然有某种程度的恍惚吁喘现象，趁势猝攻，得手的比算相当不小，如今，他正是这样扑了上来。

屈归灵手上的“天残剑”是由最精最纯的缅钢打造，不但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其韧性之强，足可环腰为带，卷曲随心，使用这样的兵刃，绝对要有足够的内劲、灵巧的手法，以及气脉精魄与剑身的相通，才能如臂使指，浑为一体，平日里，他剑出剑收，顺势应变，皆是瞬息之事，此刻可不大一样，安磐来势如虎，又排拣在这么一个要命的关口上，收剑再出，只怕不及，但在气力虚浮的这一刹若是仓促运功，又恐劲道不足贯透剑锋，去速不够，更蒙其害——思维的转动只是俄顷，屈归灵身形暴退，右手倏抖，“天残剑”活蛇也似卷绕于腕，左手上翻，“穿心刺”“铮”一声射出，强劲若矢！

安磐全身向右侧猛斜，飞起一夺硬击刺竿，另一夺蓦地划出一团光影，夺头却自光影的背面突现，万字形的寒芒闪亮，屈归灵的前胸已“嗤”一声裂开一道三寸长的血槽！

于是，那手执“分水薄刀”的朋友迅速从门内冲出，刀光盈雪，劈头就砍。

屈归灵身形忽然大大的一次摇晃，摇晃的速度之快，像是他根本就不曾摇晃过一样；“分水薄刀”三次斩空，他的右腕骤扬，“天残剑”又似活蛇飞吐，冷焰起处，那位仁兄已怪嚎一声，破胸开膛的倒滚出去，血喷得宛如瀑散！

使“峨眉刺”的伙计便在这时正好一头窜上，双刺上下并出，狠扎急戳来，屈归灵的“穿心刺”居中长射，竿尖透空，发出锐利的磨擦声响，而后出先至，不待对方的家伙够上位置，他的竿尖已将那人逼得狼狈腾挪——当然他不会让这位好兄弟继续腾挪下去，前刺的竿尖走势未变，只在突然的跳动下洒出一点星芒，星芒闪灿，使双刺的仁兄脑门上立刻爆现一朵血花，好鲜艳的一朵血花。

血花映浮的过程只是一瞬，生命的结果却是永恒，那又黄又瘦的小个子身躯朝上蹦跳，连声嚎叫都没有，便恁般安静的蜷伏下来，安静乖驯得像条小哈叭狗。

这两人对屈归灵发动狙袭到顺天应命的辰光，快得仅在人们的呼吸之间，几乎眨两次眼，就从开始到了终结，愤怒至极的安磐并不痛惜他两名手下的死亡，他恨的是因为这两个人占据了攻击的空间，挡住他追杀屈归灵的前进位置，如今，两名手下非但毫无价值的送了老命，他那或可侥幸获胜的珍贵时机亦已消失，目注遍地残尸赤血，叫他如何不气得咬牙切齿了。

姓安的在想什么，恼什么，屈归灵自然一清二楚，他靠在墙上，双眼轻眺，带几声呛咳的笑道：

“有时候，安磐，以众凌寡或以多打少，并不见得十分合算，你说是么？”

安磐阴恻恻地道：

“你运道好，叫他们挡了我的路，否则，你早就和他们躺在一堆了！”

屈归灵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瞳孔中的光芒却清澈明亮，他的声音略显暗哑，说话的气劲却相当沉浑悠长：

“安磐，人活一生，都能逢着某些机会，不过，逢上了却须切实把握，因为机会来去无征无兆，稍纵即逝，这一次把握不住，下一遭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不再，你失去了一次机会，我怀疑你还有相同的好运！”

“咯崩”一咬牙，安磐青森森的面颊往上吊起，他从齿缝中抽着气道：

“场面只是开始，姓屈的，隔着落幕犹早，如果你认为你占了上风、赢了阵仗，就未免想得太乐观、太幼稚了。”

用眼角的余光瞄了瞄走道那头尚在火并激战中的叶潜龙，屈归灵平静地道：

“我们不是在赴你的酒宴，还等着一道菜一道菜的由你上？安磐，这是拚命，拚到我们认为够本够利的辰光，去留就不在于你了，我们若是要走，谅你也拦不住！”

冷冷一笑，安磐道：

“看我拦不拦得住！”

屈归灵古井不波地道：

“让我们彼此证明一下，安磐，这不是你一贯的自说自话能以定规的！”

一声嗥叫便接着屈归灵的语尾响起，屈归灵略略斜眼，正好看到那手使“没穗枪”，躲在房间门内阴着打偷袭的仁兄伸张两臂，一头撞跌——说是一头撞跌，未免笼统，因为严格论起来，那人已不算还有脑袋，脑袋早已被砸砍得血肉模糊，仿若一团烂柿子了！

安磐形色倏变，身躯微向前倾，屈归灵笑着将“穿心刺”横拦，闲闲地道：

“你过去不得，姓安的，除非你先经过我这一关，你自己琢磨，有这个本事么？”

双夺交叉于胸前，安磐的表情忽然沉静下来，他用一种近乎虔诚的音调，像是在朝空中某位能够帮助他的神祇祷告：

“孟前辈、山前辈，安磐无能，还得有劳二位前辈圣驾，赐助一臂，以灭此獠！”

屈归灵并不以为安磐的模样可笑，更不轻断对方在装神弄鬼，他立即退后一步，全神戒备，直觉的反应，隐隐中似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凝结，而且迅速挤迫过来！

安磐身后的寝居里，靠着铜床的那面墙壁，就在这时悄无声息的旋开，从墙壁旋开的两侧空间中，各自缓步走出一个人来，右边的一个，身材胖大，秃顶无发但却白眉白髯，衬着满面红光，一袭白袍，倒有几分神仙中人的味道；左边的那位，长像与他的同伴正好相反，满脸皱纹褶皱，黄稀疏的头发毫不整理的任其杂乱披散，佝偻着腰身，手上握着一只色泽乌黑，通体盘结交错的“鸠首仗”，一步一顿，像是一阵风都能吹跑了他。

安磐赶紧往旁退让，哈腰弓背，似是在恭迎活祖宗一样迎接着这两位老人，他目光下垂，敬谨小心得连嗓门都有些沙哑了：

“孟前辈、山前辈，形势变化，殊出所料，在下眼见情况不易控制，方斗胆恭请二位法驾现身压制，有扰清神，尚乞恕宥——”

满面红光的白髯老头哈哈一笑，挥着手道：

“我说安磐，你就别这么诚惶诚恐法啦，我们两个老不死，这趟来‘黑岩半岛’是干什么的？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自当豁劲替‘铁桨旗’挺上一挺，否则，岂不是只端着老招牌吃闲饭来了？”

安磐忙陪笑道：

“言重言重，孟前辈是太也言重了……”

自这两位老人一出现，那边与叶潜龙拼得火爆的一双“铁桨旗”朋友，亦立时抽身撤下，面向叶潜龙，背对着这头，采取的是防卫的势子，看情形，他们乃在等候着进一步的发展与指示。

叶潜龙仍是老习惯，一声不吭的卓立原地，“双鱼剑”柱在身前，他两手垂叠，搁在剑柄之上，虽然带着微喘，气势却仍稳当之极；他不曾趁机追杀敌人，不是他发慈悲，他也警觉到局面有变，只怕大难将兴！

姓孟的老头儿瞧一眼遍地的血肉狼藉，不禁频频摇头，他的目光转投向屈归灵脸上，在一阵仔细端详之后，居然笑吟吟地开口道：“你叫屈归灵？”

屈归灵微微躬身道：

“正是在下。”

老头儿拿左手拇指朝自己隆挺的鼻尖点了点，越发笑容可掬地道：

“那么，你可知道我这老不死是谁？”

屈归灵神情肃穆——甚至透着艰涩地道：

“前辈想是黄海‘赤严岛’‘白眉仙翁’孟天复孟老前辈……”

哈哈一笑，老头儿拍了拍手：

“好见识，料不到我这老不死许多年不出江湖，却仍有不相干的人一眼就能把我认将出来，呵呵，‘赤严岛’的孤单岁月倒是未曾白抛！”

说到这里，他又一指身旁那枯瘦干瘪的佝偻老者，露着满口整齐坚硬的白牙道：

“再考考你，屈归灵，这一个老家伙，你可知道他是何人？”

屈归灵缓缓地道：

“‘终南山’‘孤塔峰’的‘一杖独行’山莫古山老前辈？”

孟天复大笑道：

“好，好，好眼力劲，不错，这专家伙正是‘一杖独行’山莫古，屈归灵，有你的，我们从未谋面，你招子一瞥就知道我和山莫古的底细，多少年闯道混世，总不算白搭！”

当然不算白搭，“白眉仙翁”孟天复、“一杖独行”山莫古，非但是武林中盛名烜赫的前辈怪杰，更是江湖上无出其右的“海怪山魅”，这两号难惹难缠的人物，如果还认不出来，刀口饭岂不是枉吃了？

“一杖独行”山莫古的个性，显然不似孟天复来得开朗，孟天复在大笑，他只手扶“鸠首杖”，冷着一张皱纹深刻的老脸，丁点表情不带，模样里还真透着特立独行的傲岸之态。

孟天复指指地下的横竖残尸，依然笑颜不改地向屈归灵道：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么？”

屈归灵觉得喉头有些发干，不知怎的，心腔子竟亦猛烈收缩了几下：

“是为在下所杀。”

孟天复嘴里“啧”了两声，道：

“屈归灵，杀人也得讲求个手段才是，像你这样近似凌迟碎割的杀法，不嫌过份么？到底他们和你并没有深仇大恨呀！”

舐了舐嘴唇，屈归灵道：

“生死搏命的关头，有时候难免考虑不到出手的方式，尤其在剑刃的快速旋转下，想要维持对方的完整更属不易，前辈高人，当能体谅现实状况下的无奈。”

一双虎眼翻起，孟天复道：

“你是在说，他们是被你用‘身剑合一’的剑式所杀？”

屈归灵道：

“在前辈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

嘿嘿一笑，孟天复道：

“你倒挺谦虚，但却谦虚得不是时候；屈归灵，练剑练到你这等火候，亦大非易事，可惜今晚上要糟塌你了！”

屈归灵的丹田倏紧，有一股凉意从心底往上攀升，他强持镇定的道：

“前辈与山前辈，都是武林中的先进，两道上的鼎柱，受千万人尊敬崇拜，风格节义，仰之弥高，而魏长风所作所为，丧天害理，触干大忌，为明人之不耻，二位前辈竟如此偏袒于他，亦不怕蒙受为虎作伥之议？”

孟天复眯着眼道：

“屈归灵，你敢这样对我两个老不死说话，足见颇有胆识，现在，我们且不忙着玩真的，让我告诉你一点人生的经验、年次间的世故。”

一直不曾开口的山莫古，这时忽然轻咳一声，似乎是不大耐烦了，孟天复却不理他，管自兴致极佳的说下去：

“首先，你必须明了魏长风跟我是什么关系，他的师父孟天敬，便是我的嫡亲哥哥，我对长风，有双重的师叔情份，虽然天敬大兄早逝，这些年来，长风却从来不曾疏忽过对我的孝敬，‘赤严岛’孤悬海隅，波涛汹涌，他仍然按时定省、嘘寒问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海岛的岁月冷清寂寥，我又是个老人，还有什么比一颗赤诚虔敬的血心更能使我温暖与感念的？”

屈归灵的一颗血心却不禁在往下沉，他用力勾动着唇角，干涩地道：

“不知前辈还和他有着这么一段渊源……”

孟天复笑道：

“这段渊源可是深着啦，屈归灵，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说说，长风有了困难，我能袖手旁观么？所以，我就来了。”

屈归灵像是在挣扎着道：

“但，孟前辈，是非曲直，却须有个公论，二位前辈不该昧于情份，便罔顾真理——”

哧哧笑了，孟天复道：

“说到这里，才算点上了主题，屈归灵，我不是要告诉你一点人生的经验与年次间的世故么？你该记着，人活一生，不过百载，如何过得舒泰、活得痛快，方为主要意义，长风和我有这么深切的关系，大半辈子的情感，更由着我享受我喜欢的一切，提供我所有的需求，形势上我们已经密不可分，而你，竟要来破坏这种形势，你想想，我会答应么？至于你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什么是非曲直、什么公论真理，于现实情况中，未免就显得愚昧及微

不足道了！”

吸了一口凉气，屈归灵居然连话都说不顺畅了：

“你的意思是，前辈……只因为你们有这层渊源，有这种物欲上的供需关联，便任什么冤屈黑白都可以不论？”

重重点头，孟天复这一次不笑了：

“正是，区区几条人命、细碎一些过节，要想在我们此等浩瀚的情份中发生分离作用，言来实在可笑，在我的意念里，早把这档子事的曲直给‘淹’了！”

屈归灵喃喃地道：

“‘淹’了？”

孟天复沉缓地道：

“或许你也想知道，山老鬼又是为什么来此插上一脚？理由很简单，他和我是莫逆之交，情逾手足，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所以，我来了，他当然一齐到场！”

猛一摔头，屈归灵努力振作着自己：

“孟前辈，这就是你的结论？”

孟天复颌首道：

“不错，这就是我的结论，而且，绝对不会再有任何变动！”

回头看了叶潜龙一眼，屈归灵发现这位“默剑穿山”居然静恒如故，仿佛早已将一付臭皮囊拎在手上，随时皆可抛置似的。

孟天复又在说话：

“屈归灵，事到如今，你是待自行束手就缚，还是要见过真章？”

屈归灵沉重地道：

“前辈应当知道答案。”

孟天复自然知道答案，他却仍不放心，或故示宽容的加问了两句：

“屈归灵，即使在我与山老头的联手之下？你可清楚你的胜算有几成？”

屈归灵坦白地道：

“我们的胜算微乎其微，但人总要争一口气，争一个格，如果二位前辈和我们互易立场，想也会一样这么做！”

点点头，孟天复道：

“唔，这倒是不假。”

接着，他望一眼身边的山莫古，笑了：

“山老不死，我知道你早就不耐烦了，不用毛躁，这不到了动手的辰光啦？你说说，眼前的两个，你中意的是哪一个？”

山莫古垂塌着松弛的眼皮，有气无力地沙着嗓门道：

“随便。”

孟天复笑道：

“给个便宜你占，那‘鬼剑门’的大块头交由你来打发吧。”

山莫古哼了一声，柱着他的“鸠首杖”，佝偻着腰身，老态龙钟的“瞪”、“瞪”、“瞪”，走过屈归灵身旁，直趋甬道的另一端，瞧他那种表面要死不活，实则目中无人的模样，未免令人气结！

正与叶潜龙对峙中的两名“铁桨旗”好手，一见山莫古来到近前，忙不迭地向他躬身行礼，这位“一杖独行”却看也不看一眼，手上的“鸠首杖”

一顿，像是在朝着空气说话：

“退下。”

当那两位仁兄匆忙后退的须臾，叶潜龙蓦然一脚踢向柱立身前的“双鱼剑”鞘尾，剑鞘映着灯光闪亮高扬，他的剑锋已经出鞘，剑尖倏挑，如同电击也似暴指山莫古的咽喉！

山莫古的外形是又老又丑又笨，但一朝动手过招，其反应之快捷诡异，简直匪夷所思——只见“鸠首杖”猛带向前，“当”的一声已将刺到喉间的剑尖截出，几乎不分先后，他的右掌斜飞，仿佛一刀翩闪，猝斩叶潜龙，叶潜龙抢剑旋身，已然退出三步！

山莫古挺立原地，“鸠首杖”顺掌溜弹，其劲势之强浑，竟激荡空气，在走道间带起层层旋涡，叶潜龙如此魁伟的身体，居然站立不稳，于陡起的气流回涌下急速摇晃！

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屈归灵只一打眼，就明白山莫古的功力之高，确非虚传，叶潜龙已经足可算得上一等一的身法艺业，比起这位“一杖独行”来，相差几乎不止一截！

心中一动，他的双肩微微耸起，孟天复已两手一拍，笑嘻嘻地道：

“屈归灵，那一头你帮不上忙，若是手痒，我这老不死正好陪你走上两趟！”

屈归灵暗里咬牙，冷冷地道：

“孟前辈，在下得罪了！”

孟天复大刺刺地道：

“不要紧，谁会得罪谁，现在还言之过早哩。”

身形侧斜，屈归灵的“穿心刺”起若流虹，笔直射向孟天复的眉心，而光芒甫现，他人已倒转，“天残剑”圈成一个刹那间凝结成的光环，由下往上，兜罩敌人全身！

孟天复“咽”了一声，双掌下压——仅是平平淡淡的一个招式，嘴里犹在说着话：

“不错，是比那姓叶的来得高明……”

而劲气宛若从地下冒升，“忽噜噜”的怪响着，以他的身子为中心向四周翻卷扬溢，屈归灵立刻感到一片巨大的动荡力道像是无数股暗流交涌冲激，掀腾而来，任是闪退得够快，亦被推震得连连三次撞上墙门！

孟天复笑咪咪地道：

“这是‘大周天混元一气掌’，屈归灵，你以前见识过么？”

屈归灵凝神聚气，双目毫不稍瞬的盯视着孟天复的瞳孔——他没有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细微的分心动作，都足可造成终生遗憾。

又拍拍手，孟天复形色安闲得活似在与老朋友话家常：

“一般来说，‘大周天混元一气掌’比较适合用在狭隘的场所，因为空间的限制和阻隔，容易激起劲气反弹回旋，益发增加掌势的威力，屈归灵，你要注意，当我再将力道引指之际，你的处境就会更为艰困了！”

屈归灵仍旧紧闭着嘴唇，他的注意力完全摆在必须注意的地方。其实，不必孟天复这番“猫哭耗子”式的解说，屈归灵也深深明白此时此地，那“大周天混元一气掌”的厉害，他当然更清楚对方于再发之下，力道引带包卷的威势又是如何惊人，他在迅速考量应该用什么法子抗拒，他心里非常有数，他的时间业已不多了！

孟天复笑道：

“再上来试一次，屈归灵，我们都不希望把交手的过程拖得太长久，是吧？”

屈归灵左手上的“穿心刺”便在这时洒出一蓬光雨，像是一团正月里迸放于高空的艳丽烟火，闪耀着形状不一却又密集飞溅的炫目芒焰，当孟天复的双掌再度向下压落，他的身形奋力上跃，只在一个幅度极小却快捷无比的回旋中，“哗”的一声寒光暴射，紫电流转，人与剑合，已似一道经天的长虹，挟着难以言喻的凌厉气势，卷射孟天复！

孟天复本来的念头，是要用他功力浑厚的“大周天混元一气掌”如法炮制，冲散屈归灵在“穿心刺”上的攻击，然后再出煞着挫败屈归灵，他却没有想到人家的反应比他更快，不但招中套招，狠里夹狠，而运起“身剑合一”的剑式竟然利落至此，几乎不须要任何聚气贯力的事先准备程序，只在瞬息间便可发挥人剑相合的功能！

惊愕仅只一刹，事实上亦不容他再有懊恼的余地，屈归灵的身体融裹在晶莹璀璨的湛湛的光柱中，疾进如矢，搅气成涡，一眨眼已到面前！

孟天复蓦地大吼出声，其声沉闷悠长，震得四壁晃动，积尘纷落，宛若怒狮咆哮，随着他的吼声，身上的白袍猝然蓬涨飞掀，人似虚浮空中不动，实则他形体四肢却在做着其快至极的小角度闪旋，由于他闪旋的动作太过细微迅捷，看上去便好似没有什么动作了，而打着回荡唿哨的暗劲隐流便围绕着他的身躯上下交互循环，形若气罩，这位“白眉仙翁”的回应固然怪异又完密，但内行人一看即知，乃是属于防卫性的。

白虹飞掠掣映，瞬息舒卷盘转，双方的接触只是几个须臾，疾同石火，连串的“噗”“噗”闷响中，寒电倏收，屈归灵贴壁而立，脸上又浮现起一片泛青的苍白！

孟天复也在微微喘气，光秃的脑门顶汗水隐见，白袍上最少亦有十几处利刃割破的裂痕，他肥大的双手十指间赫然尚淌着滴滴鲜血！

另一头，叶潜龙刚好险极的躲过了山莫古泼风似的十七拐，任是他的“双鱼剑”仍然翻挺纵横，气势上却已大见艰辛了。

孟天复长长吁了口气，背后，安磐已经急毛窜火地抢了上来，满脸惶恐之色：

“孟前辈，孟前辈，姓屈的那厮不曾伤着你老人家吧？”

孟天复瞪了安磐一眼，没有半点笑容——他不笑的时候，形貌居然十分冷肃严酷，安磐赶忙打个哈哈，低着上身退后。

转把目光投回屈归灵脸上，孟天复摇摇头，声调徐缓深沉地道：

“大概有快二十年了吧？没有人叫我流过血，屈归灵，你终于开了例端。”

屈归灵努力稳定着自己内腑间血气的涌荡，他暗暗运功调息，却不能不冒险开口：

“举凡人间事，不论哪一桩，总得有个开始……孟前辈，谁也难以称尊永世、屹立于秋，迟早都会逢上一遭！”

孟天复嘿嘿笑了：

“不过，那个打破惯例，举事开端之人，恐怕就不免要付出代价，这代价，还一定非常惨痛，屈归灵，你想到了么？”

屈归灵干干地咽着唾沫道：

“人处在我这种情境之下，很难考虑到许多，孟前辈，若待般般周全，就只有俯首就戮，任由宰割一途了！”

提起犹在滴血的双手——手上约模绽裂着六七道细小的伤口，孟天复白眉轻皱：

“很奇怪，以我苦练过一甲子之久的‘蹈光摄物’手法，竟然捏不住你的剑锋，屈归灵，你运剑的劲气与火候，称得上老到了！”

屈归灵坦然道：

“孟前辈，自在下施展‘身剑合一’的剑法以来，还不曾遇上任何一个人敢以赤手相向，更遑论空拳夺剑了，前辈修为，确然精湛超凡，前辈未尝料及的只乃一端，在下所使之剑，为缅甸铸就，可坚可韧，与寻常硬体剑锋，自有不同，前辈恃艺夺取，没有将双手赔进，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孟天复嘿嘿笑道：

“你说的也是实情，但屈归灵，下一次你可得千万小心，你从来没有遇上胆敢在‘身剑合一’剑法施为中赤手夺剑的人，现在你遇上了，又安知你能永远保住你的手中剑？”

屈归灵道：“这就要看造化了，孟前辈，看看在下有造化，或是前辈的造化大？”

哼了一声，孟天复道：

“真正放肆！”

口中叱喝，人在微晃之下已到了屈归灵面前，这位功力惊人的白眉老怪双掌横扫，气劲方涌，他的位置竟难以思议的换到屈归灵背后——仿佛同时之间，突兀出现了两个孟天复一样！

屈归灵猝然全身缩成一团，“天残剑”溜体旋绕，冷电流闪中，“穿心刺”倏抖斜弹，银芒如星，宛似来自虚无！

孟天复宽大的白袍再次暴涨蓬飞，他吐气开声，双掌翻合，硬生生接住了那朵弹射至额门之前的寒星——也就是挟住了“穿心刺”又细又利的竿尖！

屈归灵反应之快，如同预期中的连贯动作，他左手猛挫竿柄，人向侧旋，“天残剑”刹时凝成一片晶雪似的光网，兜头罩扫孟天复。

双手夹合着细锐的“穿心刺”前端，孟天复身形微倾，已变做单掌抓牢竿身，他空出的右手，状似笔直伸展头顶，其实却在以肉眼不易察觉的快速震动作着游移，当剑锋与剑锋并连成的光网罩落，他的右手已在千百次融于一刹的晃闪中，蓦地以平面角度捏住了“天残剑”的锋刃！

屈归灵的一声厉叱，恍如半天响起的焦雷，只见他脸色瞬转灰白，抛去“穿心刺”，左手猛握右腕，双掌合力，随着身形的扭力抬剑，于是，孟天复闷哼一声，单脚划过一道弧线，屈归灵人已飞起，但他的剑仍在手中！

随着屈归灵身体飞抛的，还有两截断指——孟天复右手拇指与食指的上半截，断指在空中跳弹，血淋淋的像是两个叫屈的小精灵！

孟天复那一脚，力道非常沉重，虽然只是踹在屈归灵的后腰下，也震得他内俯翻腾，血脉回逆，差一点就闭过气去；背脊撞到墙壁的瞬息，他猛力以侧肩动作来抵消冲撞的反弹力量，饶是如此，人也震翻了一个斤斗，他有心挺身站起，双腿一软，却又坐回地下！

“青面魔君”安磐就站在三四步外，感谢老天，这个杀胚惧畏于孟天复的规矩，硬是不敢趁机抽冷子下手，但见他满脸杀机，双目中的神色贪婪急切，却提不起胆量潜越雷池一步！

孟天复缓缓逼近，根本不去看他的右手，好像失去的两小截手指，和他毫无关连似的，他只注视着坐倒地下的屈归灵，模样倒像生怕屈某人插翅飞了……

屈归灵在急促的喘息，灰白的面庞上汗水淋漓，他目定定的望着渐次逼近的孟天复，握着剑柄的右手五指，更越来越紧了。

就在这时，一条庞大的身影洒映着血光从走道的那一端冲来，“双鱼剑”挥舞劈斩，仿佛怒浪骇涛，猛不可当，来人一边奋力扑杀，边声嘶如泣般大叫：

“屈大哥，快走……”

当然，那是叶潜龙，受了伤的叶潜龙。

安磐踏前一步，万字夺当胸交叉，声音冷锐地道：

“走？谁都别想走！”

叶潜龙的背后，山莫古如影随形的跟来，木声木气地哼唧：

“甭跑了，死在哪里全一个样……”

而孟天复本来不想在叶潜龙身上费手脚，他的目标完全对准了屈归灵，但他想不想是一回事，现实的情况又是一回事——叶潜龙形同疯虎，不要命的冲向孟天复，“双鱼剑”飞挥如练，锐劲破空，对这玩意可托大不得，锋刃过处，仍是能要人老命的！

白眉猝往上掀，孟天复原地暴旋，双掌翻回，一片无形罡力澎湃四涌四涌，又在涌荡的须臾结合为一道看不见的巨流近向叶潜龙；孟天复阴沉着脸孔，双目透闪赤光：

“你是找死——”

叶潜龙衣衫破碎，混身浴血，他的“双鱼剑”摔阖纵横，吼喝声极为凄厉：

“快走啊，死两个不若死一个……”

倚在墙脚的屈归灵竭力往上挺升，心中却一阵绞痛——什么形势该采取哪一种因应措施，他比谁都清楚，若不能因势顺变，一贯强图挣扎，便只有自取灭亡，问题却在于，他有什么权力让叶潜龙单独来承受原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不幸？

凌厉又沉浑的劲气，击撞得叶潜龙身形滚仰，仆跌翻腾，但他剑出剑闪，仍然凶悍狂野，猛锐无比，纯系不要命的招式：

“你快走……屈大哥……我奉命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掩护你……你若不走，我决不会先求幸免……屈大哥，我知道你的想法，但那不切实际啊……”

就在叶潜龙的嘶吼声里，山莫古业已掩上，“鸠首杖”落似山叠，这老山魅的嗓门却似在哼唱着招魂的挽歌：

“都不用走了，来是两个，去是一双……”

强劲的罡力在激荡，剑尖在浮沉，鸠首形的杖端宛若百鸟散飞，有击闪声传响，有喘息，有强忍痛苦的吁颤，当然，还有不停冒现的血花。

突然一声“哗啦啦”的窗户碎裂声爆起，跟着便是安磐狼哭鬼号般的叫嚷：

“不好，姓屈的逃走啦！”

孟天复回一步就到了安磐跟前，顺着安磐的手势，他看到右首头一间房内那扇洞碎的窗口，于是，他冷冷的说了一句：

“我看你也快要变成个死人了。”

一下子便沁出了满头冷汗，安磐的一张狭长青脸立刻泛了乌紫：

“安磐该死，安磐该死，只因不知前辈确意何在，不敢稍有造次，才有如此疏失——”

孟天复沉沉地道：

“我那一脚，重逾数百斤，便不能裂碑，亦足可断桩，屈归灵受创必然不轻，谅他也跑不多远，安二当家，还不快追？”

一声“安二当家”，叫得安磐机伶伶的打了个寒颤，他慌忙躬身道：

“是，是，这就去追，这就去追——”

等安磐招呼过楼上仅存的两名手下匆匆离去，孟天复不由看一眼自己血淋淋的右掌，他猛一跺脚，也循着房内的那扇破窗飞身而出。

阴风愁雾心似晦

大概是“铁桨旗”的人们太过相信孟天复与山莫古的本领，认为有他二位压场便足可吃定，所以在“鲸穴”之外，并没有另行布署什么高手做围堵接应，当屈归灵破窗而出，除了引起几个警戒中的小角色一阵愕然叫嚷，不曾遭到任何阻碍，人已越墙飞掠，长射进一片黑暗之中。

屈归灵知道自己的伤势不轻，血气翻涌下非但双眼泛花、内力不继，后腰部位连带着背脊竟也僵麻硬结，难以牵动，而心腔子不停的剧烈收缩，每一次收缩，便有一股热流往咽喉处冲激，他拼命憋着气吞咽下压，生怕血喷神颓，这一辈子就别想活着逃出“黑岩半岛”了。

他明白，人在这种情形下，是决计不能逞强的，眼前的因应之策，只有一桩——好歹且先躲过追兵再说，别提叫孟天复或山莫古追到没有活路，即使被安磐截住，也一样不好招架。

何如霞隐身“接应”的地方，他记得十分清楚，原先倒没想到真让这位何二小姐打“接应”，现在，预留的这一步却还派上了用场。

屈归灵的行动有若惊掠的飞鸿，一闪之下，人已上了这堆错叠嵯峨的礁石顶端，他刚刚往一个岩窝中伏身，斜刺里、冷芒猝映，一柄剑瞬间幻为一双，对着他的侧面戳来！

猛然向里缩贴，屈归灵低促地叫了一声：

“二姑娘，是我！”

剑锋随着他的喊声收回，一阵淡淡的馨香轻拂，何如霞已从旁边的半截岩脊后现身，夜浓雾重，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语调中却显然透着忐忑惶惶：

“是屈先生？”

屈归灵喘了口气，沙着声音道：

“是我。”

何如霞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

“叶叔呢？”

黑暗里，屈归灵又不禁心腔子抽搐；他僵寂了须臾，才艰涩的道：

“叶兄他……陷在‘鲸穴’中了……”

何如霞的语气仿佛玄冰，又冷又硬：

“而你，却独个儿逃了出来？”

屈归灵哑着声道：

“要不是叶兄拼死掩护于我，只怕我也难有生路……”身子往里靠近，何如霞的面容在夜色中苍白如纸：“你是说，叶叔已经遭到不幸？”

屈归灵呐呐地道：

“在我脱离现场的一刹，叶兄已受重伤，二姑娘，叶兄生死如何，目前尚不敢断论，但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实难令人乐观……”

哼了哼，何如霞咬着牙道：

“为什么你不和叶叔同进退、共生死？屈先生，你们是两个人进去，逃出来的竟只有你一个，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临难苟免、不仁不义的行为？”

屈归灵又是气愤、又是痛苦地呻吟着：

“二姑娘，你不可断章取义、含血喷人，当时的形势你不知道，要想两个人一齐脱险，决无可能，至多饶出一个，甚或双双牺牲——”

说到此处，他突兀静止下来，何如霞想要开口，却在恁般僵寒的阴森感

应下不期然的噤声——于是，她已听到岩窝之外，有衣袂飘风之声连续掠过，不多久，更有火把的光辉移动，但是，就听不到一丁一点的人声喧哗。

屈归灵靠在岩壁上，微仰着头，两只眼睛却大大的睁着，他的“天残剑”仍然灵蛇似的缠叠在右腕上，偶而闪炫起一兵冷芒——他早已打定主意，能够躲过这一劫，当然还有回来索讨公道的机会，否则，再缀上对方几个，亦算无憾了。

何如霞则板着脸庞一声不响，当岩窝外的火把光华忽隐忽现的映过她的侧面，衬托出来的只是一张宛若石雕般的假像。

此时此刻，再怎么多做解释亦是枉然，屈归灵不仅肉体上痛苦莫名，精神上的抑郁尤其如煎似熬，这算怎么一个说法呢？浴血豁命，为的乃是一个“义”字，“义”字的沿伸，却竟落得如此不明不白的一场委屈，莫不成天下的不平之事，果真管不得、睬不得？或者是，自己热心过份了？

时间在静静的流逝，但追索的敌人却似乎尚未放弃他们的希望，一拨拨的搜过来，一拨拨的查过去，火把在闪映，青红色的光焰在跳动，悠忽忽的飘移来去，夜暗里，就似溜溜阴魂不散的鬼火。

屈归灵也计算过，对方成功的机率并不大，“黑岩半岛”如此广阔，地形又这般复杂，时当深宵，天候恶劣，在层叠错落的礁岩纵布间，要想找着一个执意躲藏——或者已经趁隙远扬的人，何异大海捞针？况且这个人的反应机智又不太差，求生力强，若待追拿得手，更则难了。

最不能平衡的，屈归灵深知这孟天复，以孟天复的身份地位与武学修为而言，失掉的那两截手指，不啻是对他威望的严重，这样的打击，已不是泛泛的宽宏大度空言所能弥补，它必须用鲜血来解恨除怨，当然，屈归灵将尽量避免给予孟天复如此机会，眼前，只有双方运道的走势了。

何如霞依旧紧绷着脸孔，一声不吭，瞧这位何家二小姐的模样，和她有仇的不像是外面“铁桨旗”的朋友，倒似是与屈归灵透着那么几分不共戴天。

雾气更浓了，森森的寒潮无形无影的伸展渗浸，冷冽的海风在雾气外徘徊低咽，冰湿的感觉便往人骨缝里钻，这“黑岩半岛”，可真是一座现世的人间地狱……

天色微明，岩窝的四周浮沉着濛濛的雾氲，雾仍旧是那么深浓，只不过，晚间透着郁黑，拂晓又变做无底无边的乳白了。

空气冰寒，吸一口入肺，能冻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春末夏初的节令，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种反常的气候？赶到果真进入冬季，那等雪凝天地，呵气成冰的日子，还能客人过下去么？

何如霞不期然的哆嗦了一下，目光瞥过屈归灵的脸孔，这时，她才骇异的发觉，屈归灵的面色竟如死灰，胸前血渍浸染，而血泽却早已痂结成一片紫褐！

略略犹豫了片刻，她轻轻地开口道：

“屈先生，你，你可是受了伤？”

半撑着眼帘，屈归灵疲惫地道：

“没什么要紧，我还挺得下去。”

何如霞怔忡地道：

“凭你的功力，竟也有人伤了你，那人的修为，必定已经不可思议了，屈先生，伤你的是谁？”

虽然明知说出来也可能只是白说，屈归灵仍旧吃力地道：

“是两个叫做‘海怪山魅’的武林前辈，二小姐，你听说过么？”

何如霞迷惘地摇着头道：

“‘海怪山魅’？这是什么人？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吸了口气，屈归灵道：

“那‘海怪’，就是黄海‘赤严岛’的‘白眉仙翁’孟天复，‘山魅’则为‘终南山’‘孤塔峰’的‘一杖独行’山莫古……他们两人四十年前就已扬名江湖，称得上武学精湛、造诣深宏，内外修为都是顶尖的道流，我从来不曾想到，这两个人会和魏长风有什么渊源，更未料及他们竟如此替魏长风卖命……我疏忽了这个关节，叶兄也同样疏忽了这个关节，所以，结局便落到眼前的一场惨痛……”

何如霞双眉紧蹙，沉重地道：

“照你的说法，屈先生，这两个老怪物竟是无缘无由、无征无兆，突然从莫须有之间跳出来为虎作伥的？”

舐润着干裂的嘴唇，屈归灵沙哑地道：

“怨只怨我们消息欠缺灵通，对敌情的搜集不够缜密，二姑娘，他们两人的出现，当然不会是‘无缘无由、无征无兆’，仅是我们事先没有广做研讨，细为推敲罢了，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足够，便极可能免去这场灾祸……”

何如霞道：

“这又是怎么说法？”

屈归灵强打精神道：

“二姑娘，那孟天复，是魏长风师父孟天敬的嫡亲胞弟，不但彼此关系极深，这些年来，他更一直接受魏长风的奉养，双方来往十分亲密，从未有所中断，而孟天复生平最要好的挚交就是‘孤塔峰’的‘一杖独行’山莫古，二人声息相通，时做盘桓，任谁有事，俱皆并肩一体，共担共承……像这种消息，假如我们事前能深入刺探，预为析解，孟、山两人的动态自则便在考虑之中，因而提早防范，先行布署，情况即有改观的可能……”

何如霞道：

“魏长风的师父孟天敬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谁又会去注意他那死鬼师父的关系？屈先生，这不该指责是我们疏忽，像这些陈年烂帐，若待一样一样去清理整顿，还得加以推敲析解，岂不烦死人了？”

屈归灵苦涩地一笑：

“就因为没经过这一道手续，我与叶兄便栽了今天的斤斗……二姑娘，有时候，有些事，是必须要不惮其烦方能完满的……”

何如霞沉默了一会，始幽冷地道：

“现在说这些，已经与事无补，屈先生，如今形势到了这步田地，你有什么打算？”

捂着嘴呛咳了几声，屈归灵低哑地道：

“以我目前的体能状况，实难继续进行狙击任务，我想先行离开此地，方为当务之急，然后，待我伤势痊愈，再做进一步的行动。”

何如霞生硬地道：

“叶叔呢？就这么弃他而去？”

面颊立刻抽紧了，屈归灵悲楚的道：

“我们不是弃他而去，二姑娘，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无能为力——”

何如霞尖锐地道：

“先是我姐姐，后是我叶叔，屈先生，你都是‘无能为力’，历史重演的事向来不多，你却如法炮制来得个快，也不怕把词儿说顺了嘴？”

深深呼吸了一次，屈归灵顿时扭曲的面孔随着他呼吸的过程转趋平静，然后，他缓慢地道：

“这一切情形，我都会向令尊做详细交待，是非亦自有公论；二姑娘，只请你慎自克制，不要把你积存心中的泄愤向我发泄，因为我并不是一个适于随他人郁愤的对象。”

何如霞冷冷地道：

“我没有向你发泄我的郁愤，屈先生，我不过在陈述一桩事实罢了。”

屈归灵忍耐着道：

“那是一桩事实，还是一项恶意的曲解？”

猛一仰头，何如霞道：

“你心里明白，屈先生。”

萧索的笑了，屈归灵道：

“我明白，二姑娘，我当然明白，至少，这两件事的发生，我全在现场，而你却不在，二姑娘，光凭臆测及个人的情感趋向为事实论直相，乃是极不正确更近乎荒谬的！”

窒噎了一下，何如霞愤怒了：

“屈先生，你在指我胡说？”

屈归灵乏倦的叹息着：

“二姑娘，你的年纪已经不能算做小孩子，我指的是什么，你应该明白，时间将会澄清一切，天下事，没有一桩能够永远混淆下去的。”

何如霞的声音从齿缝中迸跳出来，有如一颗一颗冷硬的冰珠子：

“我等着瞧，屈先生，我等着瞧！”

屈归灵闭上嘴，闭得好紧好紧；他不但是累、是难受，尤其觉得消沉，草莽风云，血刃江湖，从来不曾有一时像此刻般的悲哀过，假如他没有途经“落月湾”、没有遇上何如霜，虽然难说目前他正何处逍遥，至少不会陷在这鬼冷冰清的险地乃是笃定！

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辰了，天光只那灰苍苍、白茫茫的一片，没有日影、不见明暗，岩窝之外，除了风声浪声，寂静得宛同鬼域，像是“铁桨旗”上卜的凶神恶煞们，突兀间全跳进了海里。

屈归灵自然明白“铁桨旗”的伙计们不可能跳进海里，而外面的情形越是安静，便越发凶险，这证明对方十分沉着，毫不忙乱，不管有没有希望，他们依然定下心来，极其细密的进行着搜寻的工作。

过份的寂寥、过份的冷清，并不是一件好事，它往往给人的精神上带来无比的压力，意识间增加某些莫名其妙的幻觉，百无聊赖，最是单调枯燥，何况半席不到的岩窝面积内，对坐着两个冷脸心悖的伴当，这股子滋味，亦就更不好生受了。

许是憋不住恁般僵凝的气氛吧，何如霞两眼上仰，又冷冰冰地开了口：

“屈先生，在你的指挥之下，可已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

屈归灵木然道：

“总要等天黑以后，白昼行动，绽露痕迹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冒险，因为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们难以承担冒险的后果。”

何如霞的眼圈已泛现着一抹淡青，她的模样看上去憔悴而困乏，但她却强撑着，用一种显然是带着三分赌气的语调道：

“屈先生，我认为只要外面的危险性降低，我们就不必非等到天黑不可，我希望你能允许我到礁岩四周去探查探查——”

屈归灵平静地道：

“你知道，这样的请求我不会允准，二姑娘，这太过冒险。”

何如霞不悦地道：

“若不到外面查看清楚，又如何得悉情况缓急？屈先生，窝在这里，只怕死路一条，你或者无所谓，我可憋不住！”

将面颊轻贴着冰冷粗糙的石面，屈归灵发觉自己克制的功夫又深入一层：

“二姑娘，请你相信我的判断，窝在这里，决非死路一条，而且正好相反，我们只有静伏不动，才是使敌无计可施的自保之道，假设稍露行藏，则对方鹰犬立聚，将目标区锁定圈缩，逐一搜查，那时，就真个插翅也难飞了……”

何如霞懊恼地道：

“说来说去，都是你的道理！”

屈归灵淡淡地道：“经验之谈而已，二姑娘，经验都是鲜血与生命换取得来，决非子虚。”

不自觉的用手摸向肚腹，何如霞喃喃地道：

“人家都快饿死了……”

屈归灵还是头一次看到何如霞这种小儿女态，无意中竟自露娇憨；他有些新鲜的感觉，但言词仍不免微带调侃：

“昨晚傍黑时分，你要是吃下那副夹肉烧饼，眼下就不会有这么饥饿，我早告诉过你，若是不吃，第二顿还不知何时才能上口，你根本不听劝，现在可尝到滋味了吧？”

何如霞瞪着眼道：

“我怎么会知道一拖会拖得这么久？我还以为至多闹到半夜就能完事……”

屈归灵道：

“所以说，你的经验尚嫌不足，否则，我又如何事前就有先见之明？”

何如霞嗔道：

“你不用得理不饶人，屈先生，任你再是舌灿莲花，足智多谋，我们仍被困在这里乃是不争的事实，你要真像你

自诩的那么经验老到，想法子尽快脱险才算是高明！”

屈归灵颌首道：

“且等入夜，二姑娘，我保证我们出困的机会很大，至少，比你想像中来得大。”

哼了一声，何如霞道：

“只要别等到把我饿死就行。”

屈归灵在身上摸了一阵，叹口气道：

“我想不至于那般严重，二姑娘，很抱歉，实在是找不出一一点果腹之物……”

肚子里响起几声咕噜，何如霞不禁十分窘迫，她转过脸去，只空洞洞

地望着岩窝外那一片浮沉的灰白，茫然间，不知她在寻思些什么？大概是，一碗热腾腾油汪汪的红烧牛肉面？

屈归灵对何如霞目前所受的煎熬极为同情，他晓得“饥饿”的味道是什么，更清楚“饥饿”在人的体能或意志上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世间多少英豪，古今若干圣贤，也没有几个闯得过这一关，堪堪落到名节不保！

同情尽管同情，他却没有法子为何如霞解决这最简单的谋食问题，他只能提早行动——越快离开这里，何如霞所遭的罪就越早结束。

时光慢慢的过去，虽然慢得有如蜗行，好歹总算在一点一滴的流逝，等夜幕垂临，屈归灵竟似苦熬了十年——对何如霞来说，感觉上又不知是多少个十年了！

雾又浓了，又变黑了，深稠得仿佛漫天盖地倾泼下无尽的墨汁，伸手抓一把，都有那等冷黏湿腻的感觉。

屈归灵轻轻启声道：

“二姑娘，我们准备走吧。”

等这句招呼，何如霞已等了老半天，刹时间，她竟有着死囚获得大赦般的感动，忙不迭地将身子向外移，她急切地道：

“谢天谢地，总要脱离苦海了……”

屈归灵赶忙伸手按住了何如霞的肩头，神色凝重地提出警告：

“二姑娘，切勿轻举妄动，能否安然脱险，还在于我们自己的谨慎小心，容我在前开路，一切行止，请注意我的暗号点拨——”何如霞道：

“说来说去，总之一句话，听你的吩咐也就是了！”

上身滑出岩窝之外，屈归灵回头一笑：

“更关系着你的肠胃问题。”

不待何如霞再有表示，他已悄无声息的贴着礁石边缘落地，就这么一个不算剧烈的动作，也顿时引起一阵晕眩，尤其是后腰部位，牵扯着背脊与两肋，亦好像扭曲般产生了连续的抽痛。

靠在礁石上，他略略喘了口气，目光正向四周搜视，何如霞已经紧随而下，瞧着这等模样，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

“屈先生，你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像你先前讲的那么轻松，这段路途，你真的挺熬得住吗？”

屈归灵低促地道：

“放心，我以前受过比这更重的创伤，也一样耗过来了——二姑娘，咱们走！”

说着，他身形低伏，领头前行，曲直弯转，俱皆掩隐于怪石奇岩的嵯峨横竖之间，何如霞屏息紧随，许是情绪紧张过度，业已数次仆跌了。

浓雾仍在迷漫，黑暗一望无际，但这种令人厌恶的天气，对于他们如今的处境来说，却显得十分的偏爱，避险逃厄，还有什么能比晦冥的夜色更有帮助的？所以，尽管寒湿阴冷的空气凝聚不散，感觉起来，却似是好多了。

何如霞偶而回头，仍可见到雾氤朦胧中“铁桨旗”庄院的灯火凄迷，但是，除了庄院中的灯火之外，整个“黑岩半岛”便完全陷入一片漆黑，甚至连岛端两侧的码头上亦无半点明火晃亮，幽寂森严，宛同鬼域。

前行的屈归灵，忽然在一道平墩般的岩石前停下身来，他弓着腰，强屏呼吸，凝神注视着左侧方的某一点，何如霞立即跟着伏下，悄声问道：

“发现了什么？”

屈归灵没有回答，因为他无须回答，何如霞就已经听到了一阵细碎的步履声移传过来，听声音，这些人不是在礁岩间窜跳，只是沿着岩底的隙缝迂回行走，人数不少，大概有五六个之谱，一边走，还一边谈着话呢。

一行人逐渐近了，有个粗嗓门首先把满腹的牢骚随风飘送过来。

“……折腾了整整一天一夜啦，却还不依不饶，愣逼着接下去搜，便搜翻了这片礁岩地，我也不信能搜得出只鸟来，天昏地暗的，隔上三尺不见人影，别自己打着自己就算烧了高香，又到哪里找活人去？”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也沉沉地接着道：

“九成九是早跑了，人家又不是白痴，就窝在地头上等你来抓？怪只怪断的是孟老祖宗两截指头，宝得很，不找点补缀，交待不了哪……”

步履声细细碎碎的响着，在一脚高一脚低的移动中，反映出那般的无奈与怨恚，这些受人使唤的伙计们，看情形早也不带多少士气了。

等他们走远，屈归灵才抹了一把额门上的水痕，轻声道：

“二姑娘，我们今晚出困的希望很大，‘铁桨旗’这些当差值勤的朋友们，显然都已不大起劲，只要事情到了虚应敷衍的程度，就谈不上效率了。”

何如霞点头道：

“听他们谈话，一肚子苦水，好像比我们还难过……”

屈归灵不再多耗，引着何如霞继续前进，一路上吃尽了辛苦，好在却没有再遇上什么凶险，直到脱离“黑岩半岛”的范围，两个人才在一片疏林子里喘吁吁的跌坐下来。

何如霞的累，主要是紧张加上饥饿，屈归灵的累，则多半肇因于他的内伤；人在性命交关的危急情况下，体能的亢奋程度往往超逾日常的负荷极限，不过，一朝情况消失，那种疲备的感觉，可就更深沉了。

两个人休息了约模个把时辰，屈归灵越觉不适，但他仍然强自忍受，打起精神道：

“二姑娘，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尚得趑趄一程，到另一个地方——”

何如霞半倚半靠在一棵树干上，连说话的音调都提不起来了：

“还要去哪儿？屈先生，我好累，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累过……”

挣扎着站起身来，屈归灵苦笑道：

“此地离着‘黑岩半岛’太过接近，难保没有他们的追骑巡回，我们得再找个较安全的所在落脚，二姑娘，记得寄放马匹的那家樵户？”

何如霞叹着气道：

“那家樵户座落在半山腰里，还得爬半片山才到得了，屈先生，想一想，就像是远在天边那么迢遥……”

屈归灵喑哑地道：

“走吧！二姑娘，勉为其难。”

于是，何如霞只好咬紧牙关，举步艰难的跟着屈归灵走出林子，朝着目标进发，其实，从这里到那寄存马匹的樵户家，也只不过十来里路，但这十来里路，平时走来如同郊游踏青似的轻松愉快，此刻一步一颠，一脚一拐，倒真有点攀刀山的味道了。

天才蒙蒙亮，半山腰上的那家樵户已然在望，屈归灵不管何如霞愿不愿意，伸手搀扶着这位二小姐沿着山径往上走——他不是故献殷勤，而是眼见何如霞脸色透青，嘴唇泛白，全身抖索不停，再不帮上一把，恐怕就要用背的了。

那家樵户人口简单，只得夫妻一双外带个牛犊似的半桩小子，全家大小都挺本份老实；现在，当那老樵子睡眼惺忪的刚把一扇木门启开，猛然看见站在面前的屈归灵与何如霞，不由大吃一惊，仿佛是看到了恶鬼一样瞪瞪退后三步！

屈归灵双手往脸上一抹，和颜悦色地道：

“老汪，别怕，前天就是我们把马匹寄存在你这里的……”

叫老汪的樵子定下神来，仔细看了看屈归灵及何如霞，这才放心迎上，却满面惊疑不安的道：

“呃，屈公子、何姑娘，这，这是怎么一码事？两天不见，二位竟变成了如此模样？还有，还有那位叶大爷呢？”

挥挥手，屈归灵先不答话，将几乎挪不动腿的何如霞扶进堂屋，一边找椅子安置下这位二小姐，边急着向老汪交待：

“麻烦你，老汪，先打盆热水来，再泡壶浓茶，另外不拘什么，只要是吃的，好孬全端上来，越快越好，人都要虚脱啦……”

老汪顾不得再发问，一叠声地答应着，又扯开嗓门把老婆儿子全叫起来，三个人一齐动手张罗，忙得鸡飞狗跳——但却透着那等心窝的亲切热络，好歹，总算是来到一处不须忌惮，具有人味的地方了。

世事如波起伏

等抹过脸，漱完口，祭罢了五脏庙，何如霞已是再也支持不住，由老汪浑家陪着到里间安歇去了，屈归灵却没有法子跟着一头倒下，他要先行疗治这一身内外创伤，否则，可能一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啦。

老汪目愣愣地瞧着屈归灵，小心翼翼地道：

“呃，屈公子，你似乎是身子不大顺当？”

就着粗瓷碗啜了口热茶，屈归灵咽下满喉的糊涩味，点点头道：

“不止是不顺当，更且受了内伤，老汪，你有没有认识的郎中，请来给我看看？”

搔搔半秃的脑袋，老汪沉吟着道：

“二十里外的‘冬和铺’，倒是有几家开草药店的兼替人把脉诊病，不过，都是些野郎中，小小不言的什么伤风咳嗽尚能治得，如果像你这种内伤，我看他们未必有法子医，可别一个弄不巧，耽误了大事……”

屈归灵虚软地道：

“难不成附近就没有知名的大夫？”

老汪干笑着道：

“公子爷，你也知道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一片贫瘠、百里恶山，住着的都是些穷人粗汉，如何养得起真正医术高明的郎中？要是确有点门道的大夫，早进了大城闹市去挂牌行医，强似待在此处饿个半死……”

屈归灵有些失望地道：

“若是不识诊治内伤的郎中，自然不合下手，否则一朝出了岔错，能治好的毛病也搞成不治之症了……”

拳着一双粗手，老汪着急地道：

“但是，公子爷，看你伤成这等模样，不赶紧找人瞧瞧又实在不行，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公子爷，人都有点变形啦！”

屈归灵又喝了一口令人无法回味的茶水，闷闷地道：

“有什么法子？只有等何姑娘歇息过来，早早上道，到别的地方寻活路去。”

这时，一直站在门边的老汪那个半桩小子，忽然木愣愣地插上话道：

“爹，现成有个救命菩萨，你怎的不去请？”

老汪呆了呆，随即瞪大眼睛叱喝：

“嘘，老子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却不知何处有个现成的救命菩萨？二虎子，你休要在公子爷前胡言乱语，招一顿好打！”

二虎子委委屈屈地道：

“我可没有胡说，爹，南山头住着的秦药师不就能治疑难杂症么？前年娘的那场咳癆，血吐了半面盆，还不是人家秦药师给治好的？”

老汪先是一窒，马上用力拍了拍自己脑门，笑呵呵地咧开大嘴道：

“好乖儿子，你可提醒我了，怎的就没想起这号采野药的伙计来？不错，找他准行，别看老秦外貌不怎么样，手底下高得很哩！”

二虎子也喜孜孜地道：

“爹，我的记性还管用吧？你的儿子浑是浑，却不是真浑……”

老汪“呸”了一声，笑骂道：

“少他娘给了鼻子长了脸，自个儿起风骚，要不要找老秦，还得问过公

子爷——”

屈归灵道：

“老汪，照二虎子的说法，附近就有能够医治内伤的人？”

老汪忙道：

“是这样的，屈公子，约模七八年前吧，那边南山头上，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邋遢汉子，这汉子脾气挺古怪，平常日里独来独往，闷不吭声，见着人他也不招呼，只挑着药担子找生计，我同他面对面遇上不止几十次，却连半句话也说不上，我他娘一气之下，以后再碰头亦懒得搭理他。就这么好些年过来，直到有一阵我老婆害了咳癆，找遍了‘冬和铺’那干野郎中全不管用，老婆的病情来得越凶，从早到黑咳个不停，一咳就是一手巾红，到末了，居然大咯起血来，正在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口，老秦竟木头木脑的寻上门来，探过病人之后，管自动手升火熬药，我一看这光景，不由他也只好由着他拨弄了。公子爷，却万万想不到我婆娘服过老秦三帖药下来，病情一下子好了大半，不到个把月，人已经活蹦乱跳啦！”

那二虎子也多嘴多舌地接着道：

“还不止我娘亲呢，山脚下的李斜眼儿、北岭铁蛋他爷爷，害了重病没法治，全都是秦药师医好的，他又什么谢礼不收，只要一壶老酒就辣麻了，公子爷的伤，去找他包管没错！”

深山大泽之中，时有高士异人隐身芦居，像这样的可能，不是没有，只是得要碰上运气罢了，屈归灵不禁精神振作起来，他从竹椅间略略坐直身子，却仍带着几分顾虑：

“话是这么说，老汪，但那秦药师的性子既然如此古怪，他肯不肯惠驾帮忙倒也难言，像这一类人，大多特立独行，不近常情，遇事得要他顺心顺意才肯插手，稍有拂逆，就请不动了。”

哈哈一笑，老汪道：

“你放心吧，公子爷，自从老秦治好了我婆娘的咳癆以后，我们已经变成朋友啦，虽说两头来往得不算怎么亲近，至少见了面还打个招呼，逢年过节，我也不曾忘记叫二虎子捎缸酒、带两斤肉过去，在这一圈地里，我们称得上有交情……”

屈归灵道：

“但愿是这么码事，老汪。”

老汪一拍他那厚实的胸膛，道：

“错不了，公子爷，你且憩息一会，我这就去请老秦来替你治伤，他要敢罗嗦，看我能不能把个活人捆着抬到！”

说着一扭头，又冲着他儿子吆喝：

“兀那二虎子，我去叫老秦过来，公子爷这儿，你他娘可得小心侍候着！”

二虎子伸手擤一把鼻涕，忙不迭地点头：

“一切有我，爹你就快去快回，别在路上耽搁了！”

老汪嘴里骂了一声，急姥姥地冲出门外，看他那等兴头法，敢请对“秦药师”的信心不小，打谱真个去请一尊再世华陀回来了。

屈归灵闭上眼睛，脑海里思潮起伏，心绪不宁，任是乏累加上身子那股难受，却打盹一下都办不到，说他在想什么，实则什么也不能凝形，精神根本难以专注，但大小远近的过往情景隐现如幻，宛若梦魇般扰得他烦躁不安——他警惕着，莫非这就是心中的意魔？

二虎子谨慎地走了过来，愣呵呵地垂着双手站在椅边，他有些好奇地端详着微合双眼的屈归灵，说真的，江湖人与江湖事他也听说过，面前的江湖人，他却委实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稀奇处。

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屈归灵精神与肉体的交相煎迫下，在二虎子直愣愣地呆立里，老汪已经一头撞进门来，满额的汗水，吁吁喘着气，脸上的表情似哭非笑，古怪得很。

二虎子一见他爹转了回来，立时迎上前去，眼珠子瞪着门外，迫不及待地问：

“爹回来啦？可是去了有一阵子，秦药师呢？秦药师怎的不见？”

老汪仍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目光显得极不自然，僵滞中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愧怍神色，他吃力的翕合着嘴巴，声音低弱得宛似呻吟：

“来了……老秦同我一道来了……”

二虎子拿腿就往外跑，老汪猛一挥手，把他儿子打了个踉跄，不待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掌的二虎子有所表示，他已咆哮起来：

“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猴急着去赶死呀？娘的老秦又不是你亲祖宗，用得着你这畜生去扮那孝子贤孙？”

捂着热辣辣的面颊，二虎子实在搞不懂他老子是在发的哪门子火？好好的出去转了一圈，怎的才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啦？

不仅二虎子满脑袋疑惑，连屈归灵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怎么回事呢？老汪的态度只在个前脚后转，就突然大不一样，仿佛，呃，仿佛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不，不仅是像受了委屈，更近乎遭遇到某种惊吓——

缓缓自竹椅坐起，屈归灵静静地道：

“老汪，有什么不对么？是不是发生了意外？”

老汪张合着嘴，正想竭力表达或暗示些什么，门外，一个五十来岁，面孔焦黄，蓄着一把杂乱胡须的瘦削汉子，已经猛古丁抢进屋里，他进屋的势子歪歪斜斜，脚步不稳，差一点就撞上了老汪的背脊——显然，这不一个人正常的步速与姿态，他是被一股什么力量硬推进门的！

随在这人后面，出现了另两位不速之客，一个高头大马，腰粗膀阔，容貌狰狞丑恶，混身黑毛茸茸，活脱一只

尚未蜕化周全的大猩猩，他的同伴却矮小枯干，生像猥琐，尖颌削腮，一双鼠眼衬着两撇鼠须，硬带着几分钻壁打洞的味道！

这两人一进屋，老汪的模样非但是不自然，更且流露出难以自制的恐惧，他慌忙往后退了几步，抖索索地道：

“二……二位好汉，请你们手脚放轻点，千万别惊动了病人……”

坐在椅子上，屈归灵冷漠地打量着那两个不速之客——固然，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好人，也有千千万万的坏人，而好人与坏人之间，都不可能将记号刻划在脑门上。一般而言，亦不合以相貌去论人之本性善恶，但是，相由心生，相由心显的说法却也不无道理，就有人顶了那付足以说明其禀性的嘴脸，让识者一眼便看得分明。现在，面前的两位，正就如此，要说他们是慈悲为怀的角儿，只有鬼才相信！

那猩猩冲着老汪“呸”的吐了口唾沫，瞪起一双牛蛋眼，嗓音粗浊地叱喝：

“你给老子滚到一边去，少在这里罗嗦，若是惹得老子性起，先把你活

剥了！”

打了个哆嗦，老汪立即缩头窝颈，噤若寒蝉，像个龟孙似的躲到了屋角。

矮小枯干的一位，伸手轻捻着唇上的一撇鼠须，眼珠子骨碌碌地在屈归灵脸孔上转动：

“听说，呃，朋友，你受了内伤？而且，伤得相当之不轻？”

屈归灵淡然道：

“不错。”

那人嘿嘿一笑，眯着眼道：

“朋友的尊姓，是姓屈？”

屈归灵道：

“不错。”

捻须的动作停止了，这一位目光凝聚，十分慎戒地跟着道：

“屈归灵？”

屈归灵道：

“不错。”

脚步缓缓向后倒退，这人的神情在警惕中透着一股说不出地兴奋：

“大宝，我们猜对了，他果然是屈归灵，‘铁桨旗’目下侦骑四出，十万火急欲待追拿的屈归灵，真个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叫大宝的彪形汉子没有什么表情地道：

“不是说还有一个女的么？那娘们人在哪里？小刁，要擒一双才有意思！”

贼兮兮的笑了，叫小刁的这一位是胸有成竹般道：

“别急，大宝，别急，缀上一个就决计跑不了另外一个，至于那娘们藏在哪儿，也自然会有人告诉我们，屈朋友，你说是么？”

屈归灵道：

“你们是谁？这又算怎么一回事？”

小刁双手互合，一本正经地道：

“大家不妨实话实说，办起事来也彼此方便；屈朋友，我呢，叫刁云展，江湖同源都称我一声‘三心鼠’，我的这位伴当，叫全大宝，人称‘老黑猿’，我们哥俩自来是并肩混世，联手闯道，干什么营生也形影不离；当然，凭你‘孤鹰’屈归灵，可能不把我们这种字号的人物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过，我们兄弟，对屈朋友你，却是仰之久矣，嗯嗯，仰之久矣……”

屈归灵没有说话，但有关对方的目的及来意，心底业已有数，他倒要看看，就拿这两个三流混子，吃杂八地的青皮，能把他们如何摆置。

刁云展又接着道：

“说真个的，近些日来，百业萧条，啥的营生都不大景气，我们兄弟也实在穷疯了，只因上几次做的案子尚未销结，风声正紧，附近的城镇难以下手，这才把主意打到此地来。谁知道竟是一脚踩进了穷神庙里，这山区僻野的住户，居然比我们哥俩还穷，简直就是家徒四壁，隔宿无粮，娘的，我们干了多年买卖，犹是头一遭遇着这么干瘪的所在，兄弟俩一商量，好歹再找一个肉头开刀，有收没收，调头走人，于是乎，恰巧就寻上了这采野药的那片破窑。屈朋友，你猜却怎么着？我们搜遍了屋里屋外，仅仅搜得一块三钱半重的银裸子，外带两吊零一枚制钱，奶奶个熊，辛苦这一阵，连喝顿老酒都不够！”

屈归灵冷冷地道：

“后来，你们就碰上了登门求助的老汪？”

刁云展望了瑟缩在屋角的老汪一眼，道：

“这老小子叫老汪？不错，你说对了，我们兄弟正在大叹时衰命背的当口，这老汪巧不巧的找上门来，说是要请采野药的去替人诊治内伤，我随口问了一句伤者是谁？啊哈，他就把朋友你的尊‘万儿’说了出来，还表示另有位姓何的姑娘与你在一道。我猛的记起这两天来，“铁桨旗”闹得乌烟瘴气，人仰马翻，倾力四处追拿的主儿正是有个姓屈叫屈归灵的么？要说巧，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所以呢，我们兄弟便跟过来瞧瞧，看看朋友你是不是‘铁桨旗’要逮的那一位？屈朋友，这步棋我们总算走对了，嘿嘿，果然正是阁下！至于姓何的娘们，不管她是什么人，就当做加挂的缀头吧！”

屈归灵慢吞吞地道：

“刁云展，你的意思是说，要把我与何姑娘两个捆送到‘铁桨旗’去？”

刁云展笑咪咪地道：

“正是这么个意思，屈朋友，你能说这不是一笔天降的横财么？”

摇摇头，屈归灵道：

“不是，对二位而言，我看这只怕是一场天降的横祸！”

鼠眼蓦地瞪大，刁云展怒道：

“姓屈的，你想吓唬我们兄弟？”

屈归灵道：

“无须吓唬，刁云展，我所说的自非虚妄，当然有它的事实根据！”

刁云展阴凄凄地道：

“你倒是说说看，有什么叫我们发不得横财的事实根据？”

屈归灵道：

“第一，‘铁桨旗’急着想找我们是不错，但他们从来并没有提出悬赏的表示，二位若是寻上门去强索硬讨，不啻形同勒索，凭‘铁将旗’的声威，岂会吃你们这一套？弄得不巧，二位只怕就得把两条性命赔上——”

哼了哼，刁云展道：

“还有第二个事实根据么？”

微微一笑，屈归灵道：

“有，那就是我这个问题。”

刁云展不由一呆：

“你这个问题？你这个人会有什么問題？”

屈归灵道：“二位要将我与何姑娘捆送到‘铁桨旗’，莫非我们便如此乖顺，毫不反抗的俯首就擒？其中或许多少有点波折吧？”

刁云展忽然龇牙笑了：

“原来你所指的事实根据竟是这么两桩，屈朋友，我可以告诉你，我兄弟伙押人上‘铁桨旗’的垛子窑，绝对是低声下气、诚惶诚恐，不开口要一个蹦子，只听凭他们打赏，江湖有规矩，价码有行情，我们替‘铁桨旗’建了这么一记大功，姓魏的出手还少得了？至于摆平你和那小娘们，更是容易，屈朋友，我们不论你算什么三头六臂，眼下可是奄奄一息，人到了要请郎中来治伤的地步，还有何皮可调？待收拾过你，小娘们自无可虑！”

屈归灵倚回椅中，双目平视：

“让我们赌一次运气吧，刁云展，看你们押得中，还是我押得中！”

刁云展斜睨了全大宝一眼，慢条斯理地道：

“我说大宝，你成么？”

果真像巨猿般桀桀怪笑起来，全大宝喉管里不停打着呼噜：

“看我使两根指头就活活掐死他！”

刁云展摆摆手：

“别，可别掐死他，我们要活口，死人对我们就不管用了！”

全大宝开始缓缓向竹椅上的屈归灵逼近，看他踏步沉重，块头雄伟，这一移动起来，几乎和半座肉山也似，气势相当慑人！

老实说，屈归灵对自己的体能状况并无把握，他不知道是否搪得过眼前这一番搏击，但他却明白一点——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豁命以赴！

瑟缩在屋角的老汪，双手紧紧抓着二虎子的肩膀，惊恐得一对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二虎子则又是关切、又是焦急、又是不服气地握着两只拳头，怒冲冲地瞪着那一双凶煞，只有站在门边的邈邈汉子较为镇定，他默然注视着情况的演变，除了面颊的肌肉偶而抽搐，倒挺沉得住气。

全大宝距离屈归灵约有三尺远近的当口，居然搓着一双毛手站定下来，但他仅仅静止了瞬息光景，人已猛向上耸，泰山压顶般暴扑椅间的屈归灵！

一道冷电似的寒芒便在这时猝闪倏映，全大宝的两只毛手突兀血淋淋地抛掷空中，然而他却原式不变，重重压落，屈归灵倾椅侧翻，仍被全大宝粗壮的身体撞了个踉跄，险些踣跌于地！

失去双手的全大宝一声狂噪，又一头冲向屈归灵，屈归灵身形飞旋，堪堪躲开，“三心鼠”刁云展动作奇快，斜刺里飞窜而上，手中一对牛耳尖刀带起一抹雪亮的光焰，屈归灵的大腿部位立刻鲜血涌现，他人朝后挫的刹那，全大宝正好抬脚踢中他的小腹，力道之猛，竟将他整个躯体踢兜起来，口中喷血，倒撞上墙又反弹横摔！

便在此际，内室里人影急掠，犀利的“鸳鸯剑”剑刃挥洒起朵朵剑花，而剑花飘忽于全大宝四周，只见这头巨猿吼号如啸，奔突冲撞，俄顷间身上已经多出十几条纵横交布的血槽！

不错，是何如霞赶出支应了。

刁云展一个空心斤斗翻到了何如霞背后，牛耳尖刀挑刺挂削，出手如风，何如霞回旋游走，双剑吞吐伸缩，宛如蛇信，照面间，两人已互换了七招十三式！

混身浴血，形状凄厉可怖的全大宝，瞪着两只铜铃眼，恍若不知疼痛的虎视着穿掠闪腾中的何如霞，模样像极了一双发狂的疯兽！

于是，就在何如霞的一次躲避动作下，全大宝半声不响，身子仿佛莽牛奔冲，山摇地动般全力撞击何如霞，何如霞双剑分戳，“嗤”声穿进了全大宝的左右肩胛，而全大宝骤然立定挺肩，将两臂肌肉绷紧，何如霞用力抽剑，竟似剑锋生根，连抽三次都没有抽回！

刁云展抢上一步，右肘倏起，重重捣在何如霞后脑之上，何如霞甚至没有来得及哼唧一声，身子业已软软滑倒。

一声狂笑起处，全大宝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抬腿就待往何如霞的胸口踩落，刁云展赶忙一把将他推开，瞪着双眼吆喝：

“你是被宰疯了？活生生一条财路摆在这里，你却要踹死它？真正叫蠢！”

全大宝挥舞着两只血糊淋漓的断腕，似哭非笑地吼叫：

“我要他们的命，他们把我糟蹋成这付样子，我非杀掉这双狗男女不可……”

往地下吐了口唾沫，刁云展冷冷地道：

“要他们的命不用你动手，送他两人到‘铁桨旗’的窑口，自然有人代劳，包管便宜不了这一双，但这两人死活之分，对我们影响可就大了，送死的去哪比活的值银子？”

猛一跺脚，全大宝仰天大叫：

“我恨，我恨啊……”

眼珠子上翻，刁云展不紧不慢地道：

“恨？恨什么？想发财岂有不付代价的道理？今天你卖了好几斤人肉，明朝就会有大把银子的找补，吃不了亏，如果将活人弄成死人，大把银子变成小把，那才有得你恨的！”

全大宝咬着牙道：

“好吧，我就听你的，小刁，现在赶快给我止血治伤，要是流血流死了，大把大把的银两就全不济事啦……”

刁云展笑了笑：

“这才是聪明做法；要止血治伤，现成就有郎中在，包替你医得顺顺当当——”

说着话，他目光转向那门边的邈邈汉子，放粗了嗓音：

“兀那采野药的，我这伴当挨了这一身狠刚，你他娘没见着？还不赶紧给老子滚过来侍候着？”

邈邈汉子显然就是秦药师了，闻声之下，毫不反抗的乖乖走了过来，一边顺手将缠在腰上的一条灰色布带解下，布带内侧居然缝制着无数个大小不一的暗袋，袋里装着各种小瓶的药物，他人一来到全大宝身旁，立时动作熟练的替这个凶神上药扎伤，屋角里，老汪实在看得有气，忍不住脱口叫了一声：

“老秦——”

秦药师回头望了老汪一眼，又毫无表情的继续他的工作，刁云展发火地吆喝：

“你叫唤什么？想挨两刀不成？”

老汪吓得一机伶，赶忙低下头去，二虎子血气上涌，起了一阵冲动，差点就待往前跃扑——他却硬生生忍耐住了，他当然明白，扑上去也只有一个后果，怕是自己非躺下来风凉不可。

刁云展亦不闲着，到屋前找了一大段老汪平时捆柴薪的粗麻绳来，前三后四的把屈归灵及何如霞绑了个结实，在拨弄着何如霞的身体间，他不止一次的呆呆端详着这位二姑娘的脸盘身材，好像直到如今，他才发觉何如霞是个女人，而且，是个长得挺标致的女人。

全大宝龇牙咧嘴地受着秦药师摆布，招子却巡梭在刁云展的动作上，他猛吸一口气，又打着呼噜喷出来，一面怪声怪调地发话：

“小刁，你他娘的好兴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起什么骚主意？八成是老毛病又犯了，唉哟……你这个采野药的手脚轻点不行么？我说小刁，尝鲜不能独尝，我也得占一份……”

刁云展站起身来，形容暧昧地一笑：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不过，你都给我省省吧，伤成这等熊样，还

能办事？”

全大宝嚷着道：

“老子伤是伤在其他部位，那玩意却毫发无损，活蹦乱跳得紧，又如何不能办事？小刁，你他娘别想吃独食！”

拍拍手，刁云展贼嘻嘻地道：

“你这话可是说到哪里去了？我刁某是此等不讲义气的人么？罢，只要你能行，咱们哥俩秋色平分，成了吧？”

别看全大宝一个人伤得只剩半个人，劲头却来得大，他呵呵笑道：

“这还差不多，那臭娘们，她割了我十几剑，我就要在她身上找补回来！”

刁云展眨着一双鼠眼道：

“但是，大宝，咱们仍照老规矩，得分个先来后到，我他娘要拔头筹——”

全大宝又痛得身子一抖，他怒瞪了正在上药的秦药师一眼，才悻悻地道：

“每一次都是你拔头筹，就不能有个例外？”

吃吃笑了，刁云展坐到原先屈归灵所坐的那张竹椅上，慢条斯理地道：

“上下尊卑，总该有点分别，我是兄长，当然遇事在前，你是老弟，自则往后排站，无规矩岂能成方圆？你多学着了。”

全大宝恼火地道：

“断手挨刀的都是我，你却连根鸟毛也没掉，怎么说是你遇事在前？”

刁云展翘起二郎腿，晃晃荡荡地道：

“偶而一次，大宝，你就生受了吧……”

贪婪又急躁地瞧着昏迷在地的何如霞，全大宝是一付迫不及待的模样：

“呃，小刁，什么时候？”

刁云展扬起眉梢子：

“什么什么时候？”

全大宝吼道：

“玩这臭娘们呀，你那一阵子才打算快活？我可不耐烦久等！”

刁云展脸色一沉：

“大宝，你也不是没见过女人，怎的这么个猴急法？眼下是大白天不是？又当着这一伙人，我问你，你待怎么玩？”

窒了一窒，全大宝气冲冲地道：

“你他娘要拔头筹，就等于挡在我的前面，你不动手，我只有干耗着，这不是引人心火上烧么？管他娘什么白天黑夜，小刁，等我包扎妥了，把这一屋子熊人赶出去，你先上马，完了事招呼一声，我跟着跨鞍，逍遥过了，也就好上道啦！”

捻着一根鼠须沉吟片刻，刁云展的目光不停绕着何如霞的胸脯打转，然后，他咽了口唾沫，点点头道：

“好吧，咱们就这么办，也免得夜长梦多，娘的，这雌货可刁蛮得很！”

全大宝立时急姥姥地催促秦药师：

“采野药的，你手法快点不行么？没见过像你这种半吊子郎中，要死不活的看着都有气……你若是误了老子好事，小心我来治你！”

秦药师仍然一声不响，只是进行着他的工作，神情专注仔细，似乎根本没听到全大宝的叫嚣辱骂。

老汪父子却大大的震骇了，从这两个恶煞的对话里，不是分明表白了他们的企图么？天爷，他们竟然堂而皇之的商议着一桩如此伤天害理的丑事，他们竟这般毫无羞耻、毫无人性的准备轮暴一位少女，而那少女又在全无反抗能力的境况中！这是个什么世界，天理何在，王法何存？

内心在呐喊，情绪在翻腾，但他们却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是完全的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也想活命——别说刁云展尚囫圇无缺，只算一个受伤甚重的大宝，那份强悍凶猛的兽性，就不是他父子得以消受的！

于是，秦药师终于完成了他的治伤过程，他沉默着将药物一一收回，又把那条灰布带子系回腰间，僵木的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

全大宝稍微伸展了一下肢体，却痛得他脖子上那根粗筋猛的一抽，他咬牙强忍，瞪大双眼，口里一叠声地吆喝起来：

“哎、哎、哎，屋子所有的人都给老子滚出去，滚得越快越好！”

“别这么鸡毛子喊叫的，有的是时间，还怕你玩不够？”

老汪突然扯开喉咙喊：

“二虎子他娘，二虎子他娘啊，你倒是赶紧出来，跟我们到外头躲着啊……”

全大宝“咦”了一声，转过头来，正好看见老汪老婆趑趑趑趑，缩头缩脑地从里间走出，他上下一打量，豁然暴笑：

“我操，原来屋里还有一个老帮子，可实在不中看，滚滚滚，一遭滚出去！”

老汪上前一把抓住老婆，另一手牵紧儿子，失了魂似地踉跄奔出门外，秦药师静静跟在后头，形态间像是刚刚出过一次最平常的诊疗工作。

刁云展笑咪咪地道：

“现在，轮到你了，大宝，你也请吧。”

全大宝舐舐嘴唇，眼珠子直勾勾地停在何如霞身上，神情显得有些毛躁：

“可要快，小刁，我实在等不及了！”

挥挥手，刁云展由竹椅上站起：

“再怎么快，也得等到拨弄完事才行吧？不要罗嗦了，且往外请，延宕下去只是耽搁你自己的时间，大宝，外头候着啦！”

全大宝嘴里咕啾着，好歹举步走了出去，刁云展急忙上前把门关上，搓着两手转回身来，目光接触到何如霞的面庞，又不禁吞了口唾沫！

屋子里很静，屈归灵侧身躺在墙脚下，脸孔朝内，仍然僵寂不动，何如霞仰卧着，双目紧闭，鼻息微弱，若不仔细观察，几乎难以查觉她胸口仍在轻轻起伏。

于是，刁云展三脚两步来到何如霞身边，先做了一次深呼吸，再蹲下来开始解除何如霞四肢的束缚，伸出手去，他发现自己的一双手居然在微微颤抖。

色心淫性易招灾

当刁云展解开了何如霞身上的第一个结扣，何如霞突然呻吟一声，身子倏而痉挛，紧接着睁开双眼，怔怔凝视着刁云展，很快地，眼中光芒转为尖锐冰冷，白皙的额头上也浮现起青细的筋络——她立刻明白了姓刁的在打什么主意！

刁云展想不到何如霞会在这时忽然苏醒，实际上，何如霞依旧头脑晕沉，眼前眩花，她的知觉恢复原该尚有一段持续时间，为什么会突兀里清醒过来，大约只能解释做直觉上的自卫反射吧？

一怔之后，刁云展马上加快动作，且犹不忘发声恫吓：

“小娘子，你老老实实给我躺着，我不但不会伤害你，还包叫你痛痛快快，醉仙欲死，你若是起意抗拒叫嚷，就免不了皮肉受苦，外落个当场出丑——”

何如霞语声低弱，但却充满冷峻地开了口：

“你想干什么？”

刁云展嘿嘿一笑：

“小娘子，我正在替你宽衣解带，你倒是说说看，我想干什么？”

何如霞厉声道：

“你敢！”

脸孔板起，刁云展恼羞成怒地道：

“老子为什么不敢？姓何的娘们，你好生给我老子听着，如今我是刀俎，你为鱼肉，除了听凭宰割，你是鸟的门也没有，乖乖顺着我，有你的甜头吃，否则，哼哼，休怪老子辣手摧花！”

何如霞竟是出奇的冷静，她仰视着刁云展那一张丑脸，清清楚楚地道：

“我不会容你得逞，我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你，你这无羞无耻的下流胚子、阴沟里的脏老鼠，天下再没有比你更龌龊、更卑鄙的了！”

眼皮子抽搐起来，刁云展的两边太阳穴也开始不住跳动，他咬牙切齿地道：

“贱人，你，你竟敢骂我？”

何如霞重重地道：

“骂你还怕污了我的嘴，你不要脸，没有品格，你简直不是人，是畜牲，是禽兽，枉披着一张人皮在人群里混，你早就该打进十八层地狱！”

挥掌打了何如霞一记耳光，刁云展怪叫起来：

“你这小婊子、臭娘们，你是吃了狼心豹胆啦？冲着老子吐这等的浑话？好，老子是没有品格，是不要脸，这没有品格、不要脸的人，今天就要玩你，就要奸你，叫你一辈子也揭不脱，洗不掉——”

何如霞不顾唇角流血，毅然转正脸庞，目光冷厉地瞪着刁云展：

“试试看，就算是死，你亦休想达到目的！”

刁云展口沫横飞地嚣叫：

“好，你死，你死给我看，老子更不怕玩死的！”

于是，一个沙哑又断续的声音幽幽响起，宛若传自九泉地心：

“刁云展……天底下……有许多恶人……但良心泯灭至此……操守这般低劣……如你……却还确然少见！”

猛古丁跳起身来，刁云展半旋，这才发现说话的人是屈归灵；屈归灵不

知什么时候已经依着墙脚坐起，面色灰败，整个前襟沾满血迹，连嘴唇、腮边，亦是血污点点，紫褐斑斑，人坐在那儿，几乎就像只剩下半条命。

在须臾的紧张之后，刁云展不由勃然大怒，他指点着屈归灵，恶狠狠地骂道：

“我当是谁在放些狗臭屁，原来是你姓屈的借尸还魂来了，怎么着？老子吃荤沾腥，爱的就是这个调调，你能啃了我的鸟去？”

屈归灵连声呛咳，气息衰弱：

“刁云展……江湖……不是像你……这样混的……糟蹋一个少女的清白……尤为众人不齿……天地难容……”

刁云展冷笑一声，吊起两眼：

“这是我的事，姓屈的，你管得着么？你能有本事管么？”

屈归灵吃力地道：

“放过何姑娘……刁云展，你不为自己打算……也不想替后世子孙……积德？”

朝地下“呸”地吐了口唾沫，刁云展张牙舞爪地道：

“男女好合，大家痛快，这个打算正叫好，至于替后世子孙积德，我他娘无妻无子，积什么德？待到两腿一伸，全去他个六舅！”

屈归灵的双目黯淡，声音低微：

“你真是个……绝子绝孙的东西！”

刁云展一愣之后，发了疯似地扑向屈归灵，口中吼骂着：

“该死的王八蛋，老子就要你的命……”

在刁云展的脑袋里，屈归灵业已是个奄奄一息，甚至离死不远的重危之人，尤其在粗索捆绑之下，根本已无抗拒之力，他扑上前去，全心全意只在打算着如何教训屈归灵，给他一次重重的惩罚，但是，他却并没有考虑到有句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屈归灵还没有死，还是个活人哩。

双方的距离不远，刁云展这一扑击，眨眼已到，他的势子极快极猛，双掌左右分掴屈归灵头脸，而屈归灵的两脚蓦地反蹬墙壁，整个人便像强矢一般笔直射出，刁云展往前冲跃，正好凑上。只见他挥掴的双掌尚未够上位置，屈归灵已一头顶撞在他胸口，彼此俱是一股猛劲，又全力施为，这撞击的劲道可就大了，刁云展的一口鲜血，随着胸骨的断裂声同时喷出，瘦削的身子抛空而起，连连打了两转，才重重附跌于地！

屋子里有着片刻的死寂，然后，屈归灵挣扎着跪起，望向四仰八叉躺在那里的刁云展，刁云展的面容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双目凸瞪，嘴巴大张，满口的血泡衬托着他胸前白森森的、交杂刺出的胸骨，这等情状，要说他还活着，就未免大大离谱了。

何如霞透了口气，轻轻呼唤：

“屈先生，屈先生，你，你还好吗？”

屈归灵努力调息着内腑间翻涌的血气，过了好一会，才艰难地道：

“我……还好……二姑娘，你受惊了……”

闭闭眼，何如霞哀怨地道：

“要不是亏了你，屈先生，我只怕不仅是受惊而已，大概现时已经死了！”

屈归灵咽回一口逆血，极为缓慢地道：

“别说这些……吉人自有天相……二姑娘……你心慈福厚，总会化险为夷的……”

两人沉默了一阵之后，何如霞悄声道：

“屈先生，我们眼下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可能正守在屋外……”

屈归灵暗哑地道：

“我知道，我比他们预料中的时间苏醒得早……那姓全的，还在外面候着刁云展的招呼呢……”

何如霞迷惘地道：

“候着他的招呼？招呼什么？”

又呛咳一声，屈归灵有些难以启齿地道：

“他们……呃……他们准备……轮流……轮流……”

“咯崩”一咬牙，何如霞痛恨至极地道：

“畜牲……畜牲……真是一对畜牲……”

屈归灵噎着声道：

“不要激动……二姑娘……如今只剩下一个畜牲了，那一个……也容他不得！”

何如霞忧虑地道：

“但，屈先生，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如何对付外面的另一头野兽？”

屈归灵似是早有打算，他慢慢地道：

“二姑娘，得要麻烦你帮我一把……我，我实在是移动困难……你能坐起来么？对，就是这样，现在，你看见屋角衣柜下我的剑了？”

费力坐起身来的何如霞，随着屈归灵的指引移动视线，果然看到了竖立在屋角一隅的那张陈旧衣柜，以及衣柜下面嵌边处的“天残剑”，剑似一段落虹静静抛置，却依然寒光阴泛，冷凛迫人。

同时，她也发现了自己的一对“鸳鸯剑”，但她的“鸳鸯剑”甩得较远，竟被丢在靠近房门的一端，两件兵刃，还是以取较近的，“天残剑”来得容易，现下的情况里，可真叫咫尺天涯，行动艰难啊。

屈归灵低哑地道：

“二姑娘……你试试看……试试能不能滚动身子过去，用脚把剑踢过来？”

何如霞点头道：

“我想可以……”

双手是反绑在后腰，两脚从足踝部分并缚在一起，这种姿势，照说是很难动弹的，但何如霞利用腰臀的扭曲动作，辅以肩背的连续侧顶，身子便翻滚过去；她周而复始地不停动作，终于极为辛苦地滚到“天残剑”旁边，然后，她勾动双脚，一次又一次地把剑身逐寸推向屈归灵那头，整个过程相当累人，何如霞却毕竟做成了。

屈归灵以膝盖按压剑柄，使锋刃横立，再令何如霞小心向后仰倒，双腕平搁锋口之上，来回不过数遭拖拉，缚紧两腕的麻索立断，接着下来，事情就容易多了，不到片刻，两个人身上的捆绑立去，四目相顾，都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庆幸。

何如霞轻揉着手腕，小声道：

“屈先生，你的体能状况太差，门外那头畜牲，还是由我来对付他……”

屈归灵苦笑道：

“别看全大宝身受重创，却仍凶性不减，一旦发起横来，也颇不易相

与……二姑娘，我们仍然联手行动，临钗应变吧！”

何如霞居然毫无异议，十分顺从地道：

“都听你的，屈先生……”

突然，门外就响起了全大宝那狼嚎似的怪叫：

“我说小刁，你他娘还在盘肠大战呀？到底有完没完？这已是顿饭辰光啦，你犹不下马，成心吊我的胃口不是？那娘们如果被你折腾得要死不活，我尚有个什么搞头？”

闻声之下，何如霞把一张俏脸儿全气得泛了青，她挫着牙道：

“真是恬不知耻……”

屈归灵道：

“二姑娘，你就待在这里，我到门边去，假设我猜得不错，姓全的不用多久，就会破门而入，在第一个照面里，最好你能吸引他的注意……仅仅叫他有刹那分神的时间就够了！”

何如霞拾回她的“鸳鸯剑”，定定地站回原位：

“我懂你的意思，屈先生。”

屈归灵也只是刚刚站立门边，全大宝的吼号声又传了进来，人似乎就在门外：

“小刁，小刁，你不用在里头装聋作哑，独自快活，要是再不出声，老子就三不管冲进屋来，看你的交颈好戏还唱不唱得成！”

何如霞定定的望着门扉，神色冷森，小巧的鼻翼儿不住翁动，一排扁贝似的牙齿却深深咬入下唇，光景是恨到了极处。

屈归灵却微合双眼，贴墙静立，手上，“天残剑”懒蛇一样软软垂挂，时有寒光映闪，他的形状，几若老僧入定，七情不兴了。

俄顷的沉默之后，全大宝的吼叫声再度扬起，这一次，却真个暴跳如雷：

“我操你的老亲娘，刁云展，平素里你吃面，我喝汤的把戏玩久了，你当我就真的骑到我头上啦？凭什么事全得你往前站，我向后靠？你以为你就把我吃定了？今天老子偏偏不信邪，要给你来个翻身转面，你听着，我这里数到三，若是你不乖乖出来，老子便破门而入——”

屈归灵睁开双眼，向对面的何如霞比了个手式，他知道，事情就快发生了。

全大宝果然开始气冲牛斗的吆喝：

“一！”

双目中的光芒宛如凝结成冰，何如霞手中的“鸳鸯剑”已经交叉竖立胸前。

外面，全大宝又在叫：

“二！小刁，你听清楚，是他娘的第二个数啦。”

仍然贴墙静立不动，屈归灵好像任什么也没听到，脸色非常平静。

于是，全大宝破天惊的一声狂吼：

“三——刁云展，给你台阶你不下，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来了哇！”

随着这一串虎啸狼号，那扇关闭的木门立时“哗啦啦”四散迸裂，全大宝的身影半座小山似的冲将进来，那股子猛劲，几乎能把屋子都震垮！

外面光线较屋里明亮，全大宝一冲进来，立觉眼前一暗，但目光巡搜间，却先发觉了相对而立的何如霞，以及，闪炫在何如霞胸前的一双“鸳鸯剑”。

一愣之下，全大宝冲着何如霞大喝：

“你们不是在办事么？兀那臭娘们，为何你却独自个站在这里？小刁呢？”

何如霞没有回答，回答的是来自门后的一抹紫电晶光，那抹光芒来得其快无比，快得似乎要追蹙千百年来流逝的岁月，只是倏闪倏映，已经七次穿透了全大宝的胸膛，就在全大宝还不曾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人已蓦然颓倒——一双铜铃眼，犹自迷惘的呆瞪着喷溅于胸前的鲜血，仿佛尚不明白这鲜血是从哪儿来的！

事情的演变实在太快，快得令人目眩神迷，何如霞挥剑的念头刚刚兴起，一切已告结束，当全大宝死在地下，她的“鸳鸯剑”也才堪堪向前伸出三寸而已。

屈归灵颓然坐倒墙角，又呛出一大口血，嘴鼻部分，沾染得一片腥赤！

慌忙奔到屈归灵身边，何如霞蹲下身子，又是惊恐、又是焦急地呼叫：

“屈先生，屈先生，你再支持一回，我这就去找人帮忙，屈先生，你要挺着啊……”

屈归灵气若游丝，微微睁开两眼，想说什么，却又哇的喷出一口血来！

混身一阵颤抖，何如霞丢开手上双剑，猛地站起，转身之下，几乎和门外进来的那人撞个满怀，那个人，正是秦药师。

一把抓住秦药师的前襟，何如霞急得几乎哭出声来：

“快，快去找老汪，屈先生情形不对了，要马上请郎中来看——”

秦药师平静地道：

“我就是老汪找来替屈先生治伤的人，何姑娘，我姓秦。”

何如霞流露在脸上的那种惊喜又感恩的表情，真挚得令人感动，她紧紧抓住秦药师的衣襟，声音里业已透着哽咽：

“谢谢老天，谢谢老天，秦大夫，我竟不知道救命的人就在眼前，请你赶快为屈先生诊治，他的伤情，只怕不能再有延误了……”

轻轻拍着何如霞的手背，秦药师的形态安详而镇定，他和悦地道：

“我会尽力，何姑娘，但要先请你放开手，我才能为屈先生治伤。”

不由粉脸一热，何如霞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忘形了，她赶快松开紧抓着秦药师前襟的两手，退后一步，带几分窘迫地道：

“对不起，我是一时心急——”

秦药师第一次有了微笑：

“我了解你的感受，何姑娘。”

说着话，他走过去，开始替屈归灵细细号脉，手指移动间，眉头却渐渐凝皱起来。

何如霞一见秦药师的神色，已忍不住心头颤悸，刚想开口发问，门外人影晃动，老汪夫妻与二虎子业已回转，正探头探脑的朝屋里张望着，三张脸上，同是一副忐忑惶悚的表情，秦药师看到他们，立时出声招呼：

“老汪，还得麻烦你跑趟腿，到我那里去取样东西。”

老汪一见地下的两具尸体，骤然打了个哆嗦，先拿身子挡在老婆面前：

“这……这两个凶煞，全死了？”

秦药师淡淡地道：

“废话不是？活人会是这个样子么？”

二虎子吐了口口水，恨声道：

“真是死得便宜，等一下抱他们出去喂野狗！”

又是一哆嗦，老汪脸上透灰：

“老秦，人是谁杀的？”

秦药师道：

“若非何姑娘，便是屈先生，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呢？更甭谈了。”

何如霞着急地道：

“秦大夫，你不是要麻烦老汪去拿样东西吗？那样东西
可与治疗屈先生的伤有关？”

点点头，秦药师道：

“不但有关，关系大着了——”

转过头，他又吩咐老汪道：

“我屋里床头边摆着一只檀木箱子，你记得吧？好，打开箱子，最上层靠右侧有个不大的斑竹盒，老汪，把那斑竹盒给我拿来，那里的东西，对屈先生大有用处。”

老汪连声答应着，一边往外挪腿，边匆匆交待儿子：

“二虎子呀，我去老秦家办事，你赶紧把这两具尸骸弄走，摆在这里血糊淋漓挺窝囊人的，当心别吓着你娘……”

一挺胸，二虎子道：

“包在孩儿身上，一趟扛一个，两趟送完，三天不到就能叫野狗吃得尸骨无存！”

老汪先把老婆弄到屋后，才慌慌张张赶着走了，二虎子果然不含糊，斜肩扛起全大宝的尸首，任是尸首的重量压得他弯腰驼背，却连吭都不吭一声，步履蹒跚的上路而去。

何如霞忧心忡忡地向秦药师道：

“秦大夫，屈先生的伤，是不是十分严重？”

秦药师沉吟着道：

“的确不轻，尤其在受创之后，又连番耗费精力，震荡血气，引发腑脏移位，逆血上涌，心肺已经相当衰竭，等要完全治愈，怕得大费周章……”

何如霞忙道：

“这样说来，是有救的了？”

秦药师的双眸中闪动着光亮——那是属于一种对自己职业上颇生信心的骄傲；他微笑着道：“应该有救才对，何姑娘，而且像屈先生这么一位极具胆识、又富侠义感的好人，上天也有义务使他多福多寿，这才算是公道，是吗？”

不知怎的竟然又觉得脸上发烫，何如霞略显羞涩地道：

“屈先生……确是个好人……”

秦药师道：

“我叫老汪去拿的东西，是一只已有五百年参龄的老须参，也是我所有药材中最珍贵的一样，挖得这只老须参，已有七八年了，我从来不舍得使用，这种老参，对于固本保元，凝气和血，俱有奇效，屈先生眼前的内伤，刚好适用，再加上我自己调治的几味搭配投服，相信能帮助屈先生渡过难关。”

何如霞感激逾恒地道：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秦大夫，在这儿能碰上你，简直是遇着活菩萨……”

秦药师笑道：

“不敢，何姑娘，好心才有好报。”

两人言谈间，二虎子又气吁吁地奔了回来，多一句话也不说，拖起刁云展的尸体便掀上肩头，扛着姓刁的这付臭皮囊，他显然轻松多了，三脚两步，人已走了个无踪无影！

没有多久，老汪也满头大汗的返达，递交给秦药师一具带有紫色斑点的盒子，果然有一只略成人形，须髯参差的淡褐老参，秦药师审视过后，招呼老汪引路，亲自到灶间调处去了。

何如霞又半蹲在屈归灵面前，专注的凝视着屈归灵那张灰白憔悴又血污沾染的面庞，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因素使然，她觉得好心疼、好难过，除了对自己的亲人至交，她极少有这样的感受，似乎屈归灵微弱的脉搏应合着她的心跳，游丝般的呼吸牵引着她的魂魄，稍有波动，便使她同受悸颤了……

一个人对一个人，思想观感上的改变原不该这么突兀快速，但事实上却确然如此，何如霞由怔忡的寻求自我解释——莫非只为了先前屈归灵冒死相救的那一段，抑或自己本来就心存敬慕，表面的排拒仅乃一种虚饰的姿态？

何如霞的沉思尚未获得确切的答案，秦药师和老汪已从灶间匆匆出来，两个人合力抬起屈归灵走向里屋——此时此情，老汪两口子的卧房只好权充屈归灵疗伤之所，由不得他夫妻享用了。

稍稍犹豫了一下，何如霞明知不大方便进去探视，脚步却不由自主的朝里移动，隐冥中，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她……

霹雳烽火拂晓血

何起涛突兀从睡梦里惊醒，朦胧中，他恍惚听到一声惨叫，一声音调极为熟悉的惨叫，就是现在，叫声的尾韵犹在耳边回荡不散，那颤抖的余波，仿佛是进自心肺间一呼之后衰竭的挣扎，透着恁般的不甘，也仿佛要把这一声凄厉的呐喊穿过时空传送出去，表达一个信息——一个不祥的信息。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何起涛转脸望向窗口，棉纸糊成的窗格外，仍然一片漆黑，说明了此刻依旧时在深宵，除了偶尔传来巡守者的步履声与低喝声，夜，终究还是沉寂又僵凝的。

他已经了无睡意，起身着装，一边轻轻击掌两响，房门悄然启开，他的贴身近卫“丹心七志士”中的贺晚晴急步趋入，垂手候差。

用力在自己面孔上抹了两把，这位“千帆帮”的龙头当家显得有些烦躁地道：

“晚晴，今晚上总堂里是谁当值？”

贺晚晴低声道：

“回老板的话，是玄字旗船队的大掌舵姜省非姜老大何起涛“哦”了一声，接着问：

“二当家现在何处？”

贺晚晴道：

“大概已回房歇着了，个把时辰之前，二当家才巡夜经过这儿。”

略一沉吟，何起涛道：

“去请二当家来。”

贺晚晴答应着躬身退出，片刻后，霍邦已经大步走进房中，瞧他目光炯亮，神采奕奕的模样，竟是毫无惺松之状！

何起涛打量着霍邦，沙着声音道：

“二弟，你似乎尚未入睡？”

霍邦笑道：

“心里有事，总睡不安稳，其实只要每晚能静下来打坐调息上一两个时辰，亦堪可恢复疲劳，抵足一夜好睡了。”

先让霍邦坐下，何起涛才忧形于色地道：

“二弟，我可是已经入梦，就在朦胧中，像是忽然听到一声惨叫，那叫声好熟，待我矍然惊醒，却又四周寂然，不复得闻……被这一搅，竟睡意全消，再也躺不安稳了……”

霍邦安慰着道：

“许是这几日来当家的过于操劳，心情亦难免紧张，才会梦魇着了，这是常有的意识反应，白天的积郁忧虑，往往便会在梦中以另一种形态映现，当家的放松一点，幻觉便自消失……”

摇摇头，何起涛沉重地道：

“不，二弟，我有一种感应，这感应极其不祥，我在担心，屈老弟他们前往‘黑岩半岛’的一组人，只怕已经出事了！”

霍邦忐忑地道：

“当家的可是另有所悟？”

何起涛缓缓地道：

“梦中闻到那一种惨叫……二弟，这便是恶兆之征啊……”

霍邦感到背脊上泛起一阵冰寒，他却强笑着道：

“必是当家的对他们此行关切过度，日有所思，夜方有梦，恍惚中的神智映现，往往与事实大相径庭，做不得准的。”

何起涛僵默了须臾，又叹着气道：

“可恨如霞这个丫头，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胆敢不告而别，也跟着前往‘黑岩半岛’搅事，二弟，我不但忧挂于她的安危，更怕她为屈老弟及潜龙凭添累赘，这孩子，实在太不仰体我的苦心了……”

霍邦陪笑道：

“这一层当家的倒不必过于牵挂，如霞冰雪聪明，慧诘灵巧，心思之活络，犹胜乃姐如霜，吉凶所见，自知趋避，何况还有屈归灵屈兄和潜龙两个的曲护照应，当家的宽念，如霞一定会平安回来。”

何起涛神色悒郁地道：

“二弟，一想起那声似在耳边的惨叫声，我就不禁惶悚难安，但愿你的话说得对，这只是一个做不得准的梦魇”

霍邦忙道：

“错不了，当家的，吉人自有天相，叶潜龙方面大耳，体魄修伟强壮，岂是短寿之相？说不定这家伙活得比我们还要长哩！”

这时，贺晚晴已沏好一壶浓茶，拿一面朱漆描花托盘端了进来，在小几上置妥两只盖杯，斟过了茶，才又轻轻退出门外。

何起涛擎起盖碗盅，掀盖拨去浮在茶水上的叶梗，浅浅啜了一口，吁着气道：

“这两天，风声虽紧，却不见动静，我看他们是打算先吊着我们，等撑过了劲再抽冷子动手，二弟，你说呢？”

霍邦慎重地道：

“或许有这个可能，当家的，但我看眼前如此僵持的局面，也就是这一二日便要打破，甚至更快发生骤变，亦不足为奇——”

双眉扬起，何起涛道：

“怎么说？”

霍邦道：

“因为屈兄与潜龙的攻势已经发动了。”

连连点头，何起涛面色肃煞地道：

“很好，要来的早晚会来，该讨的总归要讨，二弟，我们的准备都完成了吧？”

霍邦凝重地道：

“承当家的谕示之后，‘天’‘地’‘玄’‘黄’四旗船队所属的四百条船，大多扬帆他去，尽做了疏散，现在泊靠本地或附近码头的船只，不过三十余艘，尚有半数正在装卸货物，一待作业竣事，亦将加速驶离，可容对方攻击的目标已经大为减少。而四旗船队的四位大掌舵，二十名正护旗手，全已随着他们的头儿移守总坛，船队的事宜，便交由四旗船队的二掌舵及六十余名副护旗手调处，照形势判断，船队业已散离各地，遭到波及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总堂口，大概将成为敌方的主要扑击对象……”

何起涛道：

“总堂口里的妇孺都撤走了吧？”

霍邦颌首道：

“昨日已经全数撤完，如今总坛之内，俱属精壮！”

又啜了口茶，何起涛将盖杯轻轻放回小几之上，一边嘴里盘算着道：

“‘天’字旗的大掌舵是‘铁鬼手’荆之浩，由他和他的人负责正北面防守，最称允当；‘地’字旗‘飞鸿’常毅庵一伙埋伏东边，应该是个好安排；‘玄’字旗‘闪’刀姜省非带人守西边，‘黄’字旗‘黑龙’官小楼他们挡着南侧，大概也都错不了：再加上总堂口本身的人员配搭，应变力量差不多是够了……”

霍邦微微笑道：

“只不知魏长风那边实力如何？当家的不觉得我们对于敌情所获太少？”

何起涛的眉心拧了个结，沉沉地道：

“事起突然，谁会想到预先布置眼线？如何想到须要在自己拜把子兄弟的地盘组合内潜伏卧底？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现在待要补遗，已经来不及了！”

霍邦道：

“对这件事，我一直耿耿在心，当家的，我们不曾派人在‘铁桨旗’卧底，只怕魏长风却早就有了奸细混在我们堂口之中！”

何起涛苦笑道：

“这种情形，大概难以避免，二弟，如何因应，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警觉与提防了，你可曾做过什么反制方面的措施？”

霍邦道：

“早交待过大家，务必慎言慎行，注意保密防奸，由上至下，只有一道纵的命令，横向串连，以纵令密集运转！四位大掌舵全是身经百战，历练丰富的好手，总堂口的各级禁卫亦多属精明老到，只要忠贞不缺，大致上不会发生问题，问题是怕有那早就变了节，昧了心的弟兄，若然，就防不胜防了！”

双手环抱胸前，何起涛闭目垂盾，似在深思，就在这一片沉寂中，外面更鼓敲响，隐隐传来，竟是将要天亮的辰光了。

这时，贺晚晴又蹑足走入，手中提着一把拭擦得净亮的铜壶，拿壶中滚水，替二人冲过第二遍茶，霍邦望着贺晚晴退出，才低声道：

“当家的，天要亮了，当家的是不是趁这会儿再盹上一盹？”

睁开眼睛，何起涛伸了个腰，缓缓自椅上站起，他略显倦容地道：

“不必了，二弟，索性由你陪我出去转几转，四周巡视一遍，权当溜溜腿吧。”

霍邦答应着刚刚站起，楼宇之外，已蓦地传来一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爆炸的威力之大，甚至连他们立身的楼房也起了晃动，积尘灰土，簌簌而落，更一片火光冲天飞扬，烟硝晦迷中，梁折墙颓的坍塌震荡不绝如缕，人声随即鼎沸，惊呼怒吼的音浪乱成一团！

何起涛神色倏变，瞬息间又恢复冷静，他两步抢到床头，掀枕取出他的兵器“八卦铸心刀”，掂刀入手，双目光芒似血。

“二弟，该来的果然来了，而且，的确比我们预料中要早！”

霍邦镇定地道：

“我们上阵吧，当家的。”

门外，贺晚晴一闪而入，躬身急报：

“老板，‘铁桨旗’敌踪已现，分兵三路攻入总坛，据值班标卫首领郑

大通适才急禀，来敌之中，似以‘风啸’、‘云起’两殿之好手为主力，三路人马，数近六百之众，我方防守两边的‘玄’字旗姜大掌舵、东侧‘地’字旗常大掌舵、南面‘黄’字旗官大掌舵，已经各率所属，反扑上去——”

何起涛沉声问：

“七志士何在？”

贺晚晴忙道：

“由头领潘光斗点齐，已在楼外阶下候差！”

何起涛道：

“跟我来。”

三个人匆匆下楼，门外石阶之上，“丹心七志士”头领“赤棍”潘光斗早已率同他的五名手下肃立相候，何起涛多一句话也不说，挥挥手，九个人迅速奔向那一片火光人影相映红的混乱里。

从东边攻入的“铁桨旗”人马，乃是由他们“风啸殿”的殿主“生死环”石重带领，并手下九名骁勇善战的大把头，二百名儿郎助阵，黑色的人影如波如浪，潮水般涌入，一式的鬼头刀，一式的灰皮盾，寒光闪耀，掺合着发自丹田的阵阵杀喊，把人的血液都激扬沸腾了。

迎着这一拨来敌的，正是“千帆帮”“地”字旗大掌舵“飞鸿”常毅庵，常毅庵领着他五位久经杀伐阵仗的“正护旗手”，百余名兄弟，在总坛十余名禁卫的支援中力拒敌方“风啸殿”的入侵者，人肉阵冲着人肉阵，刹时业已彼此切入！

芒闪血映下，常毅庵对上了石重，两个人原乃素识，只是处在眼前各为其主的搏命形势中，除了挥刀相拼，连苦笑都笑不出来了。

由西侧冲来的“铁桨旗”所属，以“云起殿”殿主“长鞭”庐存敬一马当先，粗横魁梧的身子领头前扑，手上蟒皮包箍钢圈的长鞭挥舞得震天价响，他的九名大把头左右呼拥，二百手下并排挺进，声势亦是不小。

接战“云起殿”庐存敬的“千帆帮”主将，就是夜来恰好当值的“玄”字旗大掌舵“闪刀”姜省非，这位“玄”字旗的大掌舵，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剽悍凶狠，勇不畏死，他领着他的五名“正护旗手”与一百多名麾下帮众，一朝面便和来敌杀成一团，并且立时就见血溅尸横，有了伤亡！

“千帆帮”负责担任南面防务的，是“黄”字旗大掌舵“黑龙”官小楼，说起此人来头大，他原本是横行渤海水域的一帮海盗首脑，不但武功高强，心狠手辣，而且行动飘忽，神出鬼没，是一号极其难惹难缠的人物。由于逍遥日子过惯了，便不免兴起目空天下的骄狂气焰，甚至连“千帆帮”的船队也动起脑筋来，几翻侵掠之下，激发了何起涛的愤怒，亲自带船出海，邀击官小楼；在一个浊浪汹涌的早晨，双方终于碰头，何起涛独挑这条“黑龙”对决，而一场鏖战下来，何起涛虽未能以他的“八卦铸心刀”镇伏对方，却以他的不传之刃、不传之术——“慑魂剑”下运展的“大寂四剑”剑法败了官小楼。官小楼在惊服之余，心甘情愿的归顺了何起涛，做起“千帆帮”“地”字旗的大掌舵来。现在，这位桀骜不驯，连当年同在渤海水面讨生活的“长檣会”会首危中行都得退让三分的官大掌舵披挂出马，气势上已经先透出一股凌厉。

但是，率众攻扑南侧的“铁桨旗”阵容，却决不比官小楼这边稍逊，为首者乃是“铁桨旗”方面的首席执法，素以冷面铁心闻名的“白髯血爪”万沧，以及万沧手下的十二名“掌刑”，二百名属众，双方甫始接触，立即将

对将、兵对兵各不相让的展开了厮杀，血雨横飞的惨厉情景，不遑轻让于西边。

整个“干帆帮”的总坛，已经完全陷入一片疯狂的杀伐之中，原本北侧方不见敌踪，而敌踪的出现却弥足惊人——这一股人马，竟由魏长风亲自率领！

黑脸黑须的魏长风，穿着一身黑袍，形象威猛刚厉，别有一种雍容气度，他手中的一对“弯月斧”在黎明的晨曦中闪耀着冷森的寒光，跟随于他身边的，全是一流的硬把子——“黑摩韧”宫子郁、“海夜叉”田听潮、“燕子”危中行、生了两只火眼金睛的“赤瞳子”柴宣、容貌阴鸷狠沉的“摘标瓢”熊光渭、高头大马，有如巨灵般的“贯月戟”方化，以及另两个穿着豹皮紧身衣，头扎豹皮巾的光顶大汉，却不见“筏帮”的“木面四判”，当然，“阴阳无常”江桦、任雪绮夫妇亦不可能在此刻出现了。

镇守正北位的主将，是“千帆帮”的首席大掌舵，负责“天”字旗的“铁鬼手”荆之浩，这位首席大掌舵不但精明达练，老谋深算，其功力之强、反应之快，尤属全帮翘楚，目前虽然面对强敌如虎，他依旧沉得住气，魏长风等人甫一现身，他已横阻向前！

注视着白发似雪，却面庞油光红亮的荆之浩，魏长风一挥袍袖，冷冷地道：

“老荆，我不难为你，去把何起涛叫来！”

双方本来就熟，当年的朋友，此刻竟变成了死敌，荆之浩实在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修长壮硕的身体半步不移，语气也十分生硬：

“瓢把子，我不承情，如果你有本事放倒了我，再去找我们老板也不嫌迟！”

魏长风忽然冷峻地笑了：

“老荆，你真是年纪越大越固执，今天的场面，你应该心里有数，我们敢于发动攻扑，就有必胜的把握，‘千帆帮’土崩鱼烂便在眼前，为何起涛，不值得卖这等老命，你如果现在抽腿，还来得及！”

荆之浩的那把“铁鬼手”竖立身前，鬼手五指如爪，隐泛蓝光，他红润的脸上没有丁点表情：

“对我说这些话，瓢把子，你不觉得乃是多余？我荆某人二十余载的一颗赤心，岂会听你几句滥言便抹黑了？”

一边，“燕子”危中行突然叱喝：

“姓荆的，你也太无状！”

荆之浩连正眼也不看危中行，只声声冷笑：

“放着‘长檣会’的首领不做，却跑到‘铁桨旗’去仰人鼻息，听差跑腿，这种天生的奴才，真个不提也罢！”

危中行勃然大怒，星目中光芒如火：

“荆之浩，你敢出言侮辱于我？”

荆之浩扬起面孔，沉沉地道：

“杀都杀得，何不能辱？”

危中行略略侧身，背后斜挂的两只“削刀轮”已到了手上，他阴恻恻地道：

“早就想收拾你了，荆之浩，如今正是时候！”

魏长风走开几步，淡然道：

“破阵吧。”

不待危中行有任何动作，荆之浩的“铁鬼手”已横扫向危中行左肋，尖锐箕张的五只钢指快要沾到危中行的衣角，才传来鬼手挥动时的破空之声！

危中行冲天飞起，又在连串的斤斗下似翻而回，翻滚的过程间，“削刀轮”掣闪翩舞，恍若落月沉灯，团团涌罩荆之浩。

“铁鬼手”便仿佛刹时幻成了多臂魔神旋转的胳膊，朝四面八方，朝能以充塞的空隙中穿织抓扣，金铁交击的声音密如正月响起的花炮，危中行第一次接触下已被逼退七步！

“赤瞳子”柴宣双目火红，闪不吭声的暴躁而上，身形腾跃里，一条镶包铜头的三节棍“哗啦啦”卷袭下来，力道沉猛，颇具威胁。

荆之浩身形微闪，反手间鬼手骤挑，却在挑出的一刹回带，柴宣抽棍横截，业已不及，“刮”的一声，胸口上便现出了五道血淋淋的长痕！

于是，“海夜叉”田听潮，霍的舞起那只又重又粗的铁桨，长身加入战圈。但这一次，围峙四周的“千帆帮”所属立时有了回应，五名“正护旗手”中的两个，打斜刺里切迎上来，他们全是“天”字旗中拔尖的好手，一个叫范樵，一个叫吴浪，合称“双死角”——两人所使用的四只巨大麋鹿角，乃经过特殊调合的药汁泡过，几番薰晒之后，坚硬如钢，二人惯于夹击双攻，且又出手无情，是而有“双死角”的称谓，眼下并肩迎击田听潮，立时就缠了个难分难解！

魏长风的神色已略显不耐，他本来打算一动手便给荆之浩等人施一记下马威，谁知双方这一豁上，竟然陷入鏖战的场面，如此不仅延误戎机，且不易与其他各路人马的行动配合，若不速战速决，只怕将影响整个局势——他的目光移向“摘瓢”熊光渭，熊光渭即刻会意，身形低塌，人已飞出，隔着荆之浩尚有丈许，一面斗大锒亮的黄铜钹“嗖”的一声凌空旋斩，去势之快，真个有钹现头落的功架！

用不着荆之浩来对付这面飞钹，一条粗逾儿臂的白腊杆倏然一抖直点，杆端颤如旋碟，“呛”的一记已把飞钹戳歪，而钹身偏转，又湍溜溜的掠回熊光渭手中！

执用白腊杆的人，亦是“天”字旗的五大“正护旗手”之一，有个号，叫“通天臂”，名为赵钧，其实他臂未通天，这条白腊杆倒几乎能呼风唤雨了；熊光渭的飞钹堪堪收回，赵钧已挺杆长刺，杆头抖闪点桃，千变万化，熊光渭才一接手，便知是铁扫把碰上石地堂，有得磨了！

魏长风领着其余的人缓步向关，包围周遭的百余名“千帆帮”兄弟亦列成圆阵，绕着他们团团转，圆阵并逐渐往内收缩，光景是要逐步断绝他们的去路……

突然，魏长风的“弯月斧”向左右暴斩，凝形的晶芒才现，双斧却又居中猝泄，四名“千帆帮”的弟兄尖号着抛跌，血光甫涌，又有四名汉子歪身斜倒；另一位“正护旗手”“旋风扁担”包百岁大喊着向前扑击，老桂竹的扁担尚未抡下，牛高马大的“贯月戟”方化已横拦硬截，七尺半长的镔铁戟飞回绕转，芒辉赛雪，一下子便堵住了包百岁！

“天”字旗五名“正护旗手”，如今只剩“落花棍”孙铁肩还闲着，但孙铁肩一张紫膛脸上却早已冷汗淋漓，因为下一个应该截击魏长风的，就轮到他了，而任凭拿老命搁上，岂有分毫把握？

魏长风迈出的步伐已经加大，瘦黑的面孔展现着一片冷森刚厉，“弯月

斧”的刀口上还滴着点点鲜血，昂首前行之余，大有谁奈我何的气势！

孙铁肩猛一咬牙，挺胸跃上，那只黑漆栗棍搂头便挥，魏长风竟连正眼也不看，顶着挥落的棍子仍往前走，眼瞅着棍便要砸上魏长风的脑袋，他身后两个穿着豹皮紧身衣的大汉蓦然分闪合迎，一个横臂硬架，另一个直冲孙铁肩。瞬息里，黑漆栗木棍打上了那横臂硬架的仁兄肘节，但闻“咋喳”一声巨响，断的并非对方手臂，居然是孙正护旗的棍子！

冲来的这一位双掌如风，正砍下落，孙铁肩错步急躲，已然心里有数——两个身穿豹皮衣的光头大汉，绝对有着横练功夫，看情形，像是“铁布衫”的一类，只不知他们练到了什么火候。

在孙铁肩的迅速闪避间，魏长风目不斜视，大步行过，不待孙铁肩稍做拦阻，那两个具有一身横练功夫的朋友，又已双双夹杀过来！

折断了小半的黑漆栗木棍，蓦地扫向右边的光头汉子，棍身倏点反弹，几乎在同一时间，业已捣上左边的另一位，但这两个人完全没有躲闪的意思，任由木棍连番敲打，“砰”“砰”声响，如击败革，不仅毫发未伤，反把孙铁肩震退了好几步！

孙铁肩顾不得手腕竣麻，暴吼声中，飞腿踢向其中之一，那穿着豹皮衣的光头大汉狞笑出声，孙铁肩的足尖踢踹他的心口，他立刻大大方方把心口送上，只听到“咚”的一记，那人纹风不动，孙铁肩的足踝却已震断！

骨骼的断裂声最是痛彻心脾，孙铁肩人往后倒，差点便一口气没喘上来，另一个光头大汉踏步上前，双掌齐落，就仿佛两块铁板也似压到。

于是，三名“千帆帮”的弟兄带刀撞入，人往前冲，雪亮的朴刀绕身飞旋，两个光头汉子跃腾而起，四掌翻扬，一片唏哩哗啦的碰击声里，三柄朴刀抛上了半天，三名撞入的“千帆帮”弟兄也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向横摔出去——个个都是满嘴的鲜血狂喷！

地下的孙铁肩狂吼若啸，双手紧握大半截木棍，由下往上，奋力插戳对方一人的胯裆，那光头大汉双腿一夹，已将棍端夹牢，更双膝重重曲跪，正好跪压在孙铁肩的胸膛之上——

胸骨的折裂声清脆响起，孙铁肩的口中像喷泉般标出三尺多高的血箭，不待光头大汉从孙铁肩胸口起立，又一

名帮里弟兄挥刀暴斩过来，但光头大汉形似不觉，任由朴刀的锋刃砍上背脊，而刹时刀甩人翻，连光头大汉的豹皮衣都没割破一角！

一声嘶哑的呼号不知出自谁人嘴里，怖厉宛同狼嚎：

“孙正护旗被他们害死了……”

“通天臂”赵钧赤红着双眼，白腊杆连抖连舞，硬生生逼退熊光滑三步，他突然转身急掠，杆头倏翻，恶狠狠点向那两个光头大汉！

两个光头汉子正快步追向前行的魏长风，腊杆点来，四手齐伸，光景是打算愣抓，赵钧身形猝沉，抽杆旋尾，腊杆骤颤，“咚”的一声捣上一个的小腹，几乎不分先后，又“咚”的一响击中另一位的下颔。

又四名“千帆帮”的儿郎，适时贴地滚进，朴刀如波，既快且狠的削砍这两人的脚踝！

两个光头大汉各自挨了赵钧一记重击，全是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身子都不曾摇晃一下，脚下四柄朴刀砍来，他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刀锋与自己的足踝接触，刃口沾上裤脚，只是发出“噗”一声闷响，四柄朴刀反弹荡起，他们的四只人脚跟着已经踹上了四名“千帆帮”兄弟的脸面！

血花花的人脸晃映在尘土飞扬里，这两个光头大汉又一点不闲地扑向了赵钧！

这时，“摘瓢”熊光渭也跟着追到，一对铜钹交互磕击，铿锵声中，钹刃已在近前。

赵钧虽有“通天臂”之称，一只白腊杆上也确实有他独到的功夫，但面对三个强敌，却大感狼狈，几次攻拒下来，业已是窘态毕露，招架无方。

以一敌二的荆之浩早把一切情形看在眼里，他心中当然是忧急，当然是悲愤交加，但他依旧形色不动，“铁鬼手”纵横掣闪，威力益盛，一边冷静地出声点拨：

“赵钧过来，与我并肩而战——”

赵钧正在竭力抵御三个强敌的猛攻，闻声之下，脚步甫移，马上就被对方截封；“摘瓢”熊光渭双钹翩舞如风，狂声大笑：

“用不着并肩而战的，你们就等着被各个击破，分别受歼吧！”

骤然一声惨号又起，“旋风扁担”包百岁的老桂竹家伙刚刚砍折了“贯月戟”方化的后颈骨，而方化的镔铁戟戟尖亦同时送进了他的腹腔——惨号声发自包百岁，因为方化已经永远出不了声了。

往前大步迈进中的魏长风见状之下，突兀停步，一张黑脸上杀气盈溢，酷毒之形，就仿同一条噬扑猎物之前的眼镜蛇！

于是，一支花旗火箭冲天飞起，缤纷的红色烟火爆散在旭日初升的晨空中，十分炫目，却也十分惊心！

火箭是荆之浩施放的，他本来不愿求救，但大势逆转，生死交迫，业已由不得他了！

追魂夺命鏖锋寒

一直还没有出过手的“黑摩勒”宫子郁，自始至终，便和魏长风保持着一段距离，这种距离的保持，完全是战术上的运用，以便于他和魏长风之间相互呼应，彼此支援，现在，花旗火箭升空，魏长风停止了前行的动作，宫子郁便知道一场狠杀又要在原地再次展开。

火箭的余焰尚在空中闪耀未熄，赵钧的白腊杆又重重敲上那两名光头大汉中一个的脑袋，腊杆敲落的力道，原本足可砸断牛颈，但那光头大汉不仅不躲，反而用力上顶，“嘭”的击响之下，因为腊杆的弹性极韧，倒是不曾折断，却一下子跳荡起老高，赵钧的身子不由斜震三步，正好迎上熊光滑的钹刃！

赤红的热血从赵钧胸腹间喷出，他面孔顿时扭曲，一杆挥出义未能砸中熊光滑，另一个光头大汉猛一掌自后劈来，直把赵钧打得溜地翻滚，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荆之浩的“铁鬼手”便在这时穿过危中行合击落空的“削刀轮”，“当”一声磕开了“赤瞳子”柴宣的三节棍头，如刃般的鬼手倏沉，刹时扣住了柴宣咽喉，鬼手横拧，柴宣闷哼一声，人已倒地——看情形，亦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魏长风唇角抽搐了一下，冷叱出声：

“大太保、二太保，还不去对付姓荆的？”

那两个身着豹皮紧身衣的光头大汉，闻声之下齐齐回喏，冲着荆之浩便围了上去。

就在这情况危急的须臾，空中人影连闪，何起涛、霍邦，与“丹心七志士”等已翩然而到，他们来得不算快，却还及时，否则，荆之浩的乐子不小。

九个人甫一落地，马上各据方向，进入适宜出手的有利位置，何起涛目注魏长风，真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的五官紧绷，脸色铁青，几乎连眼珠子都要进出眼眶，魏长风反而若无其事，只是微微僵窒了瞬息，立即嘿嘿笑道：

“何二哥，咱们兄弟久违了。”

何起涛额浮青筋，两侧的太阳穴在急速的突突跳动，他挫着牙道：

“不要和我称兄道弟，姓魏的，我何某人没有你这一号禽兽不如的手足！”

魏长风淡淡地道：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二哥，事情该怎么办是另一个说法，可别失了你一帮之主的气度风范。”

何起涛忍不住激动地嘶号起来：

“魏长风，你不是人，你是个枉披着一张人皮的畜牲，凡是人，岂会有你这种杀嫂谋侄的行为？又如何狠得下心来挥兵相残于兄长？魏长风，你狼心狗肺，苛毒残横，你该遭天谴，该死无葬身之地！”

魏长风七情不动，冷凄凄地道：

“你不要太天真了，何二哥，江湖上打滚，讲究的是实力，比较的是份量，成者为王败者寇，哪有这么多仁义可言？‘千帆帮’日益坐大，强揽硬包，早已严重威胁到本旗的生存，你却不知收敛谦让，一任你的组合扩张，本旗要自保，当然就必须抑制你们。原来，我只打算取去你‘大寂四剑’的

剑谱，使你失掉部分优势而有所警惕，可惜未能如愿；后来又阴错阳差的漏了口风给如霜，我为顾全大局，犹苦劝如霜守密隐忍，切勿掀起风波，可恨这妮子却执意不允，独断专行，她要陷我于绝地，也就怪不得我要下她的手——”

何起涛目露血光，声似狼嚎：

“一派胡言，满嘴乖张，魏长风，你是血口喷人，以非为是，‘千帆帮’自创帮以来，早就与你‘铁桨旗’、曹老的‘黄香社’划清地盘，定规码头，二十余年以还，何尝稍有逾越？你是狼子野心，贪婪成性，妄图独霸江山，坐地称尊，却编得好一番欺天瞒地的说词，魏长风，待用鲜血白骨来架构你的宝座，以绝义来巩固你的基业，只怕你要土崩鱼烂、万劫不复！”

黑须拂动，魏长风阴沉地道：

“早知我们是沟通不了的，何二哥，所以我就采取了这最后手段，虽然未免过于极端，却证明我的选择并没有错！”

何起涛仰天狂笑，形色惨厉：

“魏长风，不必再做任何虚饰，你要流血，你想残命，行，我陪着你，绝对陪你豁到底，我倒要看看，苍天在上，是如何个评断！”

魏长风生硬地道：

“不错，何二哥，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论！”

何起涛手中的“八卦铸心力”“噌”一声出鞘，刀锋森寒，芒焰流灿，宛如一泓秋水，精雕在刀面的那枚八卦图，亦似在冷光中炫闪跳动。

魏长风向前迎上，一对“弯月斧”两侧斜起，全神贯注于何起涛握刀的右手。

于是，霍邦略略凑近，低声向何起涛道：

“当家的，还是由我来吧！”

何起涛满脸严霜，缓缓地道：

“我要亲自替你嫂子及侄女报仇，二弟，其他的事就交给你了！”

霍邦静静地道：

“当家的，小心——”

微微点头，何起涛的“八卦铸心力”已平平推出，刀口流芒如波，起伏掣闪，就那么平顺缓和的一刀，却似已涵括四面八方，将每一个可能退避的角度完全笼罩在锱铢之下！

魏长风卓立不动，猝然间“弯月斧”弹扬，何起涛的“八卦铸心刀”已在倏晃之下刺向魏长风的小腹——魏长风竟不曾拦截得住这一刀！

身形暴退，魏长风却在退后的同时转位反攻，“弯月斧”飞斩如虹，十九斧融为一斧砍出，何起涛的刀锋凝为匹练，长旋横卷，立时将敌人的攻击封住，而且封得严丝合缝、涓滴不漏！

魏长风开始以守为攻，稳札稳打，他的身法矫捷，动作神速，用飘忽游移、瞬间环转的战术来对付何起涛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延绵不断的招式；这两位激战中的高手，一个是凌厉巧快，一个是沉浑凝练，看光景，一时半刻间，恐怕难以分出胜负。

叫“大太保”“二太保”的那两个光头大汉，一直虎伺于侧，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姿态，而荆之浩虽与危中行拼得剧烈，却逐步向这两个“太保”站立的位置移动——他有他的打算，赵钧、孙铁肩都是追随他多年的得力兄弟，如今命断身殉，他必须对他们的死亡做个交待。

这个交待，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谁要了他们的命，便向谁去索回命来。

荆之浩的举动，正拼得头晕眼花、浑身大汗的危中行并不曾察觉，但冷眼做壁上观的“黑摩韧”宫子郁却看得分明，因此，他也不着痕迹的在慢慢靠近，准备及时拦截荆之浩。

当危中行的“削刀轮”滑过荆之浩右肩的俄顷，这位“千帆帮”的首席大掌舵猛然斜扑出去，“铁鬼手”翻飞如电，快不可言的抓向两名光头大汉中的一个后颈！

这二位“太保”，荆之浩早已看出全具有一身深厚的横练功夫，但却也有他们共同的弱点，就是动作较为迟缓，反应亦较慢，他希望以速度钳制对方，或许能够占得机先，再做必死之狙杀！

“铁鬼手”来似电掣，首当其冲的乃是横眉竖眼的“大太保”，鬼手沾颈，他才惊觉，但仗着自己到家的横练功夫，亦不甚为意，蹲身扬手，就想硬捞，鬼手越过他的头皮，却突往下沉，钢指所指，竟是这“大太保”的眼睛！

横练功夫里，不论是“金钟罩”抑或“铁布衫”，任你练到第几层的火候，也不可能把气劲贯注至眼部，换句话说，一旦锐气入眼，照样要受伤遭罪。这“大太保”自然明白厉害，他狂吼一声，赶忙双掌急抓，鬼手却又飘闪，这次钢指箕张，刮过他的咽喉，由于荆之浩腕劲奇猛，立时就把“大太保”的喉部刮出三道血痕来！

“二太保”刚刚扑向荆之浩，荆之浩已猝往后挫，“铁鬼手”横击，“嘭”的一记便将对方拦腰砸翻，溜地滚出，他抢步上前，正待再补一记，“黑摩韧”宫子郁已惊鸿般掠到头顶，“九寸肠”兜空刺落！

用不着荆之浩动手反拒，霍邦已经飞闪来近，身形凌空翻转，双掌舒卷，差一点就勾上了宫子郁背脊，宫子郁不及再向荆子浩下手，回剑仰身，歉然退出。

霍邦素有“摩云擒龙手”之称，掌上修为，极其精湛深厚，宫子郁退得够快，他进得更快，掌势起如霹雳狂风暴雨般马上就罩住了那位“黑摩韧”！

两位“太保”方才吃了闷亏，自则不肯甘休，双双吼喝着扑击荆之浩，荆之浩乃是求之不得，“铁鬼手”挥展之间，不但危中行，连两位“太保”也一起笑纳于指影锐劲之下！

于是，“摘瓢”熊光渭起了夹击何起涛的主意，但他身形甫向那边移动，“丹心七志士”的首领“赤棍”潘光斗已经横步迎上，儿臂粗的朱漆棍往地下一顿，却发出“当”的一声金铁震响，乖乖，他这根棍子，居然是生铁打造，比起“落花棍”孙铁肩来，又要高上一级了！

熊光渭也不多话，双钹互击，挺身削杀，潘光斗更是干脆，巨棍挥起，抡出里外十一圈风环，怒涛悬瀑也似浩荡卷来，只接一手，熊光渭已感到压力沉重，不知不觉间倒退出七八步去！

以一击三的荆之浩，主要狙杀目标并不放在危中行身上，他处心积虑要干掉的便是那两个身穿豹皮衣的“太保”，在走马灯似的厮杀间，他一直注意寻找对方的“罩眼”可能隐藏的部位，但交手急促，进退匆忙，一时倒还真不容易琢磨，因此他暗中下了决心，不再去探究“罩眼”的所在了，索性硬打硬砸，来个生吞活吃他娘的！

“铁鬼手”抓向危中行，危中行轮切轮斩，猛迎狠接，“大太保”、“二

太保”却由左右冲抱，凭着皮粗肉厚，打谱近身压制荆之浩。

突兀里，荆之浩的鬼手横撑，闪电般顶住了“大太保”身上——模样像极了他偎进“二太保”的怀中，而他左手探怀翻出，指节晃动间一把细若毫芒的银光散飞，“二太保”便杀猪似地起了一声嚎号，双手捂着眼睛，痛得满地翻腾！

荆之浩生平有一桩极少人知的绝活儿，叫“荆芒术”，这“荆芒术”是一种施放暗器的功夫；寻常时，他怀中总置有一只阔口皮囊，皮囊的锦缎上以百只为一束，插着二束银针，银针细似毛发，淬有剧毒，施展的时候，用拇指与中指轻拈每束针尾，贯以内力挥散制敌。这种暗器手法，由于无声无息，且针芒扩展的面积极大，针上又淬有剧毒，所以极具功效，但缺点是针轻芒细，易受风力及人体运动时所带气流影响，难以至远，必须靠近才能发挥威力；这门功夫，荆之浩向来罕使，现在他是恨极了，别说“荆芒术”，要他拿老牙去咬那两个“太保”，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张嘴！

“二太保”这一滚地哀号，“大太保”已不禁一愣，一愣之后，勃然大怒，双手互合下已紧紧抓牢了顶在他肚皮上的“铁鬼手”，喉头起一声嘶吼，奋力便将“铁鬼手”往自己这边扯夺——。

又是一蓬如丝如雾的银针漫头洒到，随着银针而至的，

当然是荆之浩的身子，他的身子撞击“大太保”石柱似的躯体，几乎就把骨架震散，但“大太保”也只能给荆之浩这么一点反击，然后，他也与他兄弟相同，朦着两眼嚎叫起来，一面叫一面蹦，那等痛苦，活脱是万蚁啮心！

变化快到只在瞬息，危中行没有来得及援救两个“大太保”当中任何一个，他不由瞋目切齿，气得一张俊脸全泛了灰青：

“荆之浩，亏你也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竟齷齪至此，用这种下三流的阴损伎俩伤人害人，你……你还有没有一点风度，有没有一点德格？”

荆之浩声声冷笑：

“和你们这群冷血黑心的杀才，还谈什么风度，论什么德格？歼之诛之，方为当务之急，危中行，只要能将你们个个宰绝，我敢情男盗女娼，也在所不计！”

危中行怪声大叫：

“你这条老狗，我今天拼着玉石俱焚，也断断饶你不过！”

“铁鬼手”举起，荆之浩狠酷地道：

“我们正是一个心思，危中行。”

就是那两位“太保”，一个滚地、一个蹦跳，一片鬼哭狼嚎声中，荆之浩形若疯虎也似再度攻向危中行，这一次，他不但气势如虹，威猛更盛，那股子凌厉，简直就凝成形了！

另一头，“海夜叉”田听潮的处境也不比危中行强到哪里，他的两个对手“双死角”范樵、吴浪，从一开始就是拼命三郎的搏杀方式，这两个“千帆帮”的“正护旗手”，又为“天”字旗下最拔尖的剽悍角色，田听潮虽不是省油的灯，遇上范樵、吴浪那种不要命的打法，亦实在感到有些吃他不消。

双方拼到如今，业已上了百招，田听潮自己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后力不继的现象也逐渐显露出来，手上挥舞的铁桨，原先又轻又顺，眼下却运展吃力，双臂的肌肉都似乎僵麻得失去感觉了。范樵与吴浪两个，固然也是汗水淋漓，喘息吁吁，却决没有丝毫合稀泥的打算，两个人四只巨大多刺的麋鹿角奋力进击，轮番攻扑，闪腾分合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紧凑之极，而

这是陆地，不是水面，田听潮那一身了得的水性完全派不上用场，除了咬牙强撑，也只剩咬牙强撑了！

事情发生得很快，田听潮一桨劈出，目标指向吴浪，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吴浪躲闪或者招架才对，然而吴浪没有躲闪，更没有招架，他直举糜鹿角，悍不畏死的一头撞进，田听潮如果原式不变，大概可以一桨劈倒吴浪，但同样的情形下，吴浪那对又硬又重的糜鹿角亦必定能招呼到他身上——刹那的犹豫之后，他赶忙抽桨旋让，于是，范樵便以相似的招数，从另一边冲了过来！

这时，田听潮要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他猛一咬牙，铁桨暴出，桨叶磕开了范樵的左手角，捣中胸膛，而范樵的右手角亦迎面落下，重重砸上田听潮的脑袋，双方的骨骼碎裂声同时响起，吴浪抢步挺进，两角齐挥，竟把田听潮打得飞起三尺，连脊椎都震成数段！

吴浪没有过去探视田听潮是死是活，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出手之下的力道轻重，也明白可能造成的后果，他急于照顾的是他的兄弟范樵，范樵就坐在地下，胸膛扁凹，一根杂着血丝的白骨穿肌透出，他的脸色灰败，唇角流淌着鲜血，可是，神态却出奇的满足与安详，毫无痛苦遗憾之状。

走到范樵身前，吴浪缓缓跪下，他用双臂环搂着范樵，目现泪光，一句话也不说——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范樵活不成了。

那边，“丹心七志士”中的六位，又走出贺晚晴、杨雪舫、鲁思进三个，贺晚晴用的是一对“金瓜锤”，杨雪舫手执“勾连枪”，鲁思进的家伙则是一柄长丧门剑，他们三人出来，不是摆架势的，一涌齐上，目标正是在与“赤棍”潘光斗火拼的“摘瓢”熊光渭！

这样一来，熊光渭的苦头可就吃足了，以一对一，他已经觉得难敌潘光斗，如今又凭添三员功力不比潘光斗逊色的虎将，光景岂不是雪上加霜？只几个照面下来，他窘态立现，马上就落了下风！

“赤棍”潘光斗的那种狠恶法，决不在“鞭死角”之下，一条生铁朱漆棍在他手中舞动起来，就像一条活龙，扫砸捣撞，风疾云涌，浑无破绽。而贺晚晴、杨雪舫、鲁思进三人亦是颇有默契，轮番进退，交互支援，和潘光斗搭配得异常严密，“摘瓢”熊光渭使尽了吃奶力气，仅仅挣了个左冲右突，狼狈不堪，眼瞅着就要难看了——

却是做梦也想不到，让姓熊的难看的人，并非“丹心七志士”这四位，竟是那边厢犹在环搂着范樵尸体的吴浪。吴浪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弹身而起，一双“糜鹿角”贴地叉入，精疲力竭中的熊光渭不曾防及这来自圈外的猝袭，仓惶躲避下难免重心不稳，脚步歪斜，吴浪打横翻起右手角已结结实实的捣在熊光渭背上！

双钹翻扬于一刹，熊光渭的身躯随着钹面的翻扬抢出五步，“哇”一声吐出一口赤热的鲜血，血光甫现，潘光斗的巨棍已当头砸落！

暗里咬紧牙根，熊光渭奋力扭身撑腿，双钹猛向上迎，“眶啷”一声金铁震击，他人已反挫得跪倒在地，不待他有第二个动作，杨雪舫的“勾连枪”闪擦而过，连皮带肉的一大块肌里便被挑割起来，痛得他怪嚎如泣，回钹飞削，钱刃的冷光只划出一道半弧，业已“呛”的一家伙抛上了天——贺晚晴一锤拦砸，刚好砸个正着！

熊光渭的面孔上，忽然漾现一抹奇异的表情，那种表情十分悲凉，宛如一缕归魂在注视着自己躺在棺材里的遗骸一样，有说不出的沮丧与无奈；他开始仆地翻滚，但是，只在第三个侧滚间，鲁思进的长丧门剑已透胸暴刺，

将这位亦以骁勇强悍闻名的“摘瓢”活生生钉死当场！

潘光斗一向思虑周密，反应敏捷，指挥调度，有大将之风，他的赤铁棍上扬，冷沉地叱喝着：

“伙计们，把握时机，随我往上圈，活捉那元凶罪魁魏长风！”

连同杀红了眼的吴浪，他们一共五人，就像五条出海的怒蛟，冲着魏长风扑去。不独如此，一直站在旁边，为何起涛掠阵的另三员“丹心七志士”——何良、杜宜昌、袁衡等见到阵势发动，更不甘落后，三员志士齐声大吼，随同他们头儿潘光斗飞抄而上！

魏长风当然有自知之明，他的武功与何起涛相较，是灵快有余，沉稳不足，而修为在伯仲之间的高手，一旦交锋，往往免不了便是一场持久的缠斗，假如不想以险招对决，缠斗下来的结果，沉稳的一方胜算必大，眼前与何起涛之战，他业已有几分力不从心的艰困，如今一下子又增加八员死士，他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何起涛并不阻止手下们的围攻，他分得清利害形势，也晓得在什么时间场合才该讲究江湖规矩，目前的血战，事关整个组合的存亡，他个人的荣辱，血债家仇如果能以报得，则更不在话下，亲手施为，固然大快人心，用其他方法达成目的，亦是殊途同归，此情此景，已考虑不了那许多……

阵势的形成非常迅速，魏长风的应变亦决不稍慢，他略一忖度，身形暴起，凌空一个斤斗，人又拔升四丈之高，双臂振处，大鸟般斜掠至十余丈外，人朝外掠，一句话虚虚飘飘地落了下来：

“危中行，下令退却！”

何起涛率众追去，一边瞋目狂吼：

“无耻无胆的卑鄙匹夫，你真有脸逃走？”

魏长风的轻身术无疑是第一流的，尤其在这紧急亡命的节骨眼上，越发是第一流了，只见他起落如飞，翩若惊鸿，几次闪腾，已经踪影杳然，把追赶他的一伙人丢得老远老远！

危中行霍然后跃，随着他后跃的动作，六枚核桃大小圆形黑色物体抛手掷出。这六枚圆球，四枚掷向面前的敌人，两枚抛向空中，刹时球爆焰起，青蓝色的火苗闪炫灿亮，灰白色的烟雾四散迷漫，荆之浩见多识广，一瞥之下，立即知道对方抛出的乃是含有奇毒的磷质火器，他一边飞快腾避，边口中大叫：

“大家快躲，那是白磷弹——”

就在一片混乱中，危中行也早走了个无影无踪，说他是“燕子”，还真像燕子，寻常人，有几个能似他这般身轻如燕的？

宫子郁的身法亦不落后，霍邦见他要退，如何轻易放得？却是数度围圈，未能阻截，这位“昆仑”派的“黑摩韧”将他的“九寸肠”炸成一团光球，芒敛光散之余，人已不知去了何处。

“千帆帮”总坛东侧的战事，也随着危中行那两枚白磷弹的炸裂而告一段落，据守东侧的“千帆帮”主将，是“地”字旗大掌舵“飞鸿”常毅庵，在经过与“铁桨旗”“风啸殿”殿主石重为首的一番激斗之后，双方损失都相当惨重。常毅庵和石重两人分别负伤不说，“千帆帮”“地”字旗属下的五名“正护旗子”战死了邱运巨、李亦安两个，伤了一个贾兴，百名兄弟折损了三十余名，负责支援的总坛十余位禁卫也伤亡过半，但比起“铁桨旗”

来，他们并不吃亏；“铁桨旗”除了“风啸殿”殿主“生死环”石重本人带伤外，手下九名大把头五死二伤，只剩两个囫圇的，二百多名儿郎光是遗尸就有八十多具，还有二十几个爬不动的，犹在地下辗转哀号，惨不忍睹。

劫后光景，十分凄凉，到处是断刀残肢，到处是血渍殷然，而“桅房”已被火药炸塌，余烟袅绕，残烬未熄，“千帆帮”的兄弟们虽说击退来敌，却了无胜利者应有的欢欣振奋，反倒人人哀侧，一片戚戚。

负责西边防务的“千帆帮”“玄”字旗大掌舵“闪刀”姜省非，是被手下抬离斗场的，他所受的内外伤十分严重，几乎去掉半条命了；不过，他的对手，“铁桨旗”“云起殿”殿主“长鞭”庐存敬亦替他垫了底，姓庐的付出的代价是一条腿，一条左腿，如今人虽被抢救出去，生死若何，还是个问题。

姜省非率领的五名“正护旗手”，牺牲相当惨重，除开“病狮”秦刀还留着一口气，其他单合浦、司马生厚、钱忠、曲大祥四名完全战死，百名多手下整齐无缺的还不到三十员，这一场火并下来，姜省非的一路人马，差不多就赔进去了大部分。

当然，人命的耗损到了这步田地，亦决非虚掷，“铁桨旗”“云起殿”方面，九名大把头无一幸存，两百多手下，遗尸竟达一百五十余具之众，再算算他们还有若干带伤的，剩下那一小撮，便不叫全军覆没，也差不多远了。

西侧的战况，显然比其他各处犹要来得惨烈，现在，就够伤神的了。

至于镇守“千帆帮”总堂口南面的“黄”字旗大掌舵“黑龙”官小楼，是除北边荆之浩以外唯一没事的一位。在他与“铁桨旗”的首席执法“白髯血爪”万沧的搏杀过程中，他当然出手无情，攻势强猛，万沧却稳扎稳打，并不贪功急进，于是双方便陷入拉锯式的鏖战。两员主将固则打得难分难解，生死胜负倒不易决断，可是在他们捉对儿较量间，彼此所属的厮杀就份外凄厉了，“铁桨旗”刑掌的十二名“掌刑”，落了个六死六伤，二百人马仅退出去不到一百名；“千帆帮”“黄”字旗这边，五名“正护旗手”是两死两伤，百余击众也躺下了六十有多。直到情况结束，官小楼尚在纳闷，他以为这场拼战，必然是冲刺到底，一方不死绝死光，就决不会停止，却未曾料及，这么快便有了结果，而且，是如此一个半途而废，虎头蛇尾的结果。

这条“黑龙”总觉得心里梗着什么，有种讪讪的，亏负职守的感触，交刃豁命，居然没有流血——无论是流别人或自己的血，在他看来，就不是味道了，对阵拼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山林岁月浮尘梦

经过秦药师悉心的治疗，加上老汪全家殷勤的服侍、屈归灵的伤势痊愈得很快。当然，何如霞更是功不可没，这段日子里，她已经把自己的精力全心意投注在屈归灵身上，体贴入微，温婉细致，像个新婚可人的小妻子。

人在情感上的转变，的确是不能以常理去推论的，连何如霞也迷惘于如此的转变。但是，她喜欢这种转变，感受上不止是新鲜，更是兴奋，属于儿女私情的那种兴奋，她知道自己，嗯，大概已经爱上屈归灵了。

何如霞的态度迥异于以往，屈归灵并非木石，岂有察觉不出之理？那良久沈默的凝视、一颦一笑间的韵致，在在流露出她心底的秘密。屈归灵不是受宠若惊，却有着不知如何顺其自然的窘迫，半生以来，也曾爱过，那段恋情业已湮远模糊，朦胧得难以记忆，像是上辈子的事了，而眼前佳人如玉，柔情似水，鲜活的意兴强烈的震撼着他的心弦，他原以为在这一方面已是心同古井，岂知不然，古井是无波的，他却涟漪圈圈，欲迎又止了。

养伤的辰光过得好快，不觉里，山中岁月，已悠悠忽忽的流逝了三十个昼夜。

大清早，屈归灵漱洗之后，独自一人到屋外散步。大概在十天以前吧，他就能不用人搀扶，放单溜腿了——上次累积起来的内外创伤，委实够呛，直到现在，偶而还觉得身子发软哩。

他起得早，秦药师来得更早，走没几步，秦药师已在远远的山路上向他打招呼了。这个遁身荒泽，却不忘济世救人的来野药者，屈归灵对他的好感，并不仅在于单纯的有关个人的施医续命之恩。

秦药师加快脚步，迎面走来，他一面端详着屈归灵的气色，喜笑颜开：

“屈先生，你模样较之昨天又强多了，走几步路，也还顺当吧？”

屈归灵笑道：

“就是怕走多了两脚发软，有时候稍一过累，气就喘得急，感觉上还是虚，秦药师，依你看，尚须耗上多少日子才能全好？”

秦药师搓着手道：

“照你当初的伤势情况，能有今天的成绩，已经颇不容易了。屈先生，你可是从鬼门关上给硬拖回来的，不瞒你说，在动手替你医治的当口，我还真是心里打鼓，七上八下的不落实呢！”

哈哈一笑，屈归灵道：

“你客气，药师。”

顺手翻着屈归灵的眼皮，看了看舌苔，再把过脉，秦药师道：

“约莫还得再过个把月才行，一个月之后，我担保还你的活蹦乱跳，强健如昔！”

屈归灵的形色忽然暗淡下来，他摇摇头，有些意态消沉道：

“恐怕不能再耽那么久了，药师，只养了这一个月，我耽心已耽误了很多事，外面或许早就闹得天翻地覆……”

经过这些天来的融洽相处，秦药师亦大概清楚了屈归灵与何如霞的来龙去脉，知道他们的出身来历，闻言之下，连忙温言相慰：

“你指的是‘千帆帮’的事？屈先生，‘千帆帮’是个大帮口，属下猛将如云，强兵似虎，对可能发生的状况不会应付不了，你别多操心，伤神忧烦，亦足以影响身子的康复。再说，你就是要替他们出力，也得有这份力气

才行，身子不养好，累了人，更累了自己……”

屈归灵苦笑道：

“话这么说是不错，但心里悬着事，日里夜里都不得安宁。药师，还要麻烦你多费点神，好歹把治伤的期间缩短，我真要憋慌了！”

与屈归灵并肩往回路上走着，秦药师沉吟着道：

“你知道，屈先生，人的伤情已经稳住，如今是在调理阶段，调理身子是急不得的事，如果硬要加速复原，也不是没有法子，下几味稍重稍猛的补药方，便有立竿见影的功效，问题是怕后遗症，将来对身体或有影响……”

屈归灵忙道：

“这个不用你耽心，药师，我们习武的人，身底子一向厚实，更谙运气行功之道，足以承受寻常之辈所不能负荷的调理方子，你就下手办吧！”

秦药师不禁笑了：

“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又不是打杀拼斗，下手办还行么？”

屈归灵亦笑道：

“那就多有偏劳了，药师。”

秦药师道：

“我总尽力就是，不过，处方加重之余，也得顾着不能伤到你的身底子，且让我寻思寻思再为你配药，你别心急，屈先生，须知欲速则不达。”

屈归灵颌首道：

“一切全凭药师你了。”

两人边谈边走，来到屋前，门儿又“呀”一声启开，何如霞容光焕发的举步行出，见到屈归灵与秦药师，先向秦药师招呼过后，才又埋怨着屈归灵：

“你看你，怎么说都说不听，大清早，雾气重，伤还没全好，就顶着湿雾往外跑，也不怕风寒入骨？将来有你腰酸背痛的日子！”

屈归灵打着哈哈道：

“没那么严重，二姑娘，我是憋得慌，早晨起来溜溜腿，觉得还挺松快自在的。”

秦药师接着道：

“照医理上说，病人能有限度的活动活动，对身体的复原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二姑娘的关怀亦不无道理，清晨雾气重，等日头上了天再出门总比较合宜……”

何如霞格格笑了：

“屈先生，你听到人家药师的话啦？虽然话是说得‘刀切豆腐两面光’，至少证明我的见解没有错，你还是多歇着，少劳累的好！”

门里，二虎子愣头愣脑的蹦了出来，嘻开一张大嘴吆喝着：

“吃早饭啦，娘要我请大伙进屋上桌，今早的饭食可美着哩，一大锅菜肉面疙瘩外带香喷喷的白米子儿，好够劲道……”

秦药师一听之下，先就咽了口唾沫，边搓着手往屋里赶，边笑呵呵的道：

“乖乖，老汪是不想过日子啦！大清早就吃得这等丰美法，除了菜肉面疙瘩另外尚搭配着大白米饭，这倒不得不叨扰一顿！”

何如霞眼波流转，对着屈归灵嫣然一笑，声音放得极低极低：

“昨天才给老汪一百两银子，今早他就办起盛筵招待我们了，屈先生，这家子人是不是憨厚纯朴得非常可爱？”

屈归灵微笑点头，目光投注在何如霞姣美的面容上，一刹里，觉得眼前的这位大姑娘更是可爱，可爱得贴心之极！

一条细细的山泉斜挂下来，经过嶙峋的石隙间蜿蜒流去，一株柳树垂条如絮，迎风飘摇，除了偶而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这里是一片幽静。

何如霞坐在一块平滑的岩石上，双手托着下颚，神色有些怔忡忧郁。

屈归灵伸手拨弄着泉水，无意里回头看到何如霞的模样，不由得走了过来，把水湿的一双手就着外衣擦干，边柔和的问：

“你在想什么，二姑娘？是不是心里惦记着家，惦记着帮主？”

叹了口气，何如霞沉沉的道：

“前些天我做了个梦，一直没向你提，那个梦，想起来就免不了心惊肉跳……”

屈归灵也在何如霞对面拣了块石头坐下，他望着何如霞，平静的道：

“大概是一场噩梦？”

何如霞点点头：

“是的，是一块噩梦，我梦到‘海口集’我们帮的总坛里一片火光，杀喊震天，刀光剑影交相辉映，大群人奔来跑去，每一张脸孔都染着血，都扭曲得变了形，突然间，一切景象又消失了，只看到若隐若现的无数幽魂在残垣败壁的堂口中飘忽，朦胧里，似乎听到爹在呼唤我，那声音，好空洞、好悠长，像是……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送过来……”

屈归灵凝重的道：

“日有所思，夜方有梦，二姑娘，不过心灵感应，有时也能在下意认的状态中传达某些真实的信息，我不愿安慰你说决无此事，但却不见得会有你梦中所睹那般情况凄惨，凭心说，这些天里，我也一直惶惶不宁，记挂着贵帮可能面临的突变……”

何如霞轻轻的道：

“你的伤势，屈先生，听秦药师说，本来至少还须养息个把月以上才算痊愈，但他应你的要求，把药方子下重了些，不过也得半月余始可运作如常，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心有牵挂，好歹，先养妥了伤再论行止吧……”

屈归灵恳切的道：

“情绪若是不安稳，再好的补药亦会在功效上打折扣，我的身子状况，我自己心里有数，虽未完全康复，亦八九不离十了，叫我再耽在这里，也实在耽不下去，我想，请秦药师把药份先给配好，一路走、一路服用，待抵达地点，光景也就差不多了……”

何如霞犹豫的道：

“屈先生，这样做，行吗？”

屈归灵笑道：

“没有问题，身子是自己的，我也不愿意故意糟蹋自己呀！”

抿抿嘴唇，何如霞一时静默着没有说话，她当然明白，屈归灵之所以如此急迫的希望借她离开，伤势痊愈问题只是故示轻松而已，主要全在于关切“千帆帮”的安危，亦就是同她心中所牵、梦里所挂息息相连，这种牺牲自我，发乎道义的奉献精神，委实令人感动。

屈归灵望着她，道：

“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又想起什么烦心的事？”

何如霞柔柔的一笑，道：

“不，我在想你。”

屈归灵怔了怔，道：

“想我？”

何如霞道：

“屈先生，你实在是个好人，当今之世，只为了一句承诺，便拿生命做担负，流血流汗也坚持到底，这样的侠义之属，真正少见……”

屈归灵拱拱毛：

“过奖了，二姑娘。”

何如霞轻声道：

“关于以前的那些事，屈先生，你不会见怪吧？”

屈归灵有些不解的道：

“以前的哪些事？二姑娘，我不明白你是指——”

垂下视线，何如霞赧然道：

“我是说我以前对你的态度，屈先生，因为我急躁的个性，加上对事实的误解，曾经不止一次的冒犯过你，现在回想，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偏激与不够成熟所致，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屈归灵笑了：“二姑娘言重，我对二姑娘的举止，像是积恨未消的样子么？”

何如霞愧疚的道：

“所以我才越想越难为情，屈先生，只要你能曲谅，我就安心了。”

屈归灵道：

“在你这种年纪，二姑娘，自则有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反应，无论这样的反应是否成熟，都不能算做过失，因为人的经验和世故，大多随着岁月的递加而增长，圆通达练，也得到了那个年龄才行……”

哼了哼，何如霞抗声道：

“屈先生，我已经不小了，过八月，就二十二啦，二十二岁的女人，还能叫小？”

屈归灵哧哧笑道：

“我没有说你小，二姑娘，我的意思是，我比你可要老得多，见解或涵养方面理该较为深广，如果我们全一样毛躁行动，遇事不求彻悟，恐怕早拆了伙，搭档不下去了。”何如霞也不禁掩着嘴笑：

“屈先生，还记得我数落你遇事总是迟了一步？现在想想，委实是无理取闹，在那种关口上，你也并不愿意迟上一步，阴错阳差，只能说因果早定，怎能怪得了你？”屈归灵缓缓的道：

“有件事，我可没有延迟半分，恰好在节骨眼上及时处置了。”

何如霞思索着问：

“你说的是哪件事？”

屈归灵道：

“刁云展与全大宝的事，二姑娘，天幸我在紧要的一刻苏醒过来，要不然大恨铸成，不独你首蒙其害，我更有何颜再见令尊？”

何如霞粉面飞红，果似霞照，嘴里狠狠的说着话，目光却其柔似水：

“提起那两个畜生，我就满腔的火——屈先生，当时若非你在，我，我就完了……”

屈归灵笑道：

“事后我仅有一个想法，天可怜见，这次可不曾误了正办，好歹扳回一局！”

轻“啐”一声，何如霞的脸蛋儿涨得红馥馥的：

“别提了，提起来好不令人羞死恨死——”

屈归灵凝视着眼前这一朵花的大姑娘，真正从心底庆幸这朵花不曾遭受摧残，否则，何止是不幸？简直就是罪大恶极了。

来的时候是三人三骑，回去的时候却少了一人，望着这乘空骑，屈归灵与何如霞都不由心头沉重，隐隐抽扯着肝肠。

还没有抵达“海口集”之前，沿途已经听到许多传闻——“千帆帮”和“铁桨旗”火并的消息，正绘影绘形、或真或假的在江湖上喧腾着，而不管传闻中的情节有若干虚实，唯一的结论总错不了：双方终于开战了！

两人三骑，非但是归心似箭，更且是心忧如焚，不歇不停的往回路上飞奔着，恨不能缩地有术，一步就踏进“千帆帮”堂口的大门。

蹄声如雷里，他们已越过了“牛角沱”，“牛角沱”是一片滨临洛河的小村庄，由此地到“海口集”，便不足二十里地了。

沙尘飞扬于十二只马蹄的起落间，灰蒙蒙的仿佛一层层滚荡的雾气。何如霞每每抢奔在前，叱喝连声，马鞭不停的挥舞，鞭梢子破空发出的尖响，强烈显示出她越近家门，越为急切忧躁的心情来。

何如霞的情绪，屈归灵是十分理解的，噩梦成真，她的惶恐焦虑当然更胜于人，屈归灵只沉默的紧随在后，暗中祈祷“千帆帮”经此一劫，千万不要弄得大丧元气或一蹶不振才好。

突然间，狂奔于前的何如霞猛然挟腿收缰，马匹在急速的驰骋中蓦地全身打横，又人立而起，“唏聿聿”长嘶若泣，何如霞紧抓缰绳，贴俯鞍上，差一点就被她自己这个骤起的动作掀下马背。

紧随在后的屈归灵，应变就比何如霞从容多了，他倏见何如霞马身横止，立时带缰斜出，坐骑只抢出几步，便稳稳当当的停止下来，他人在马上，纹风不动，仅两眼冷沉的盯视着道路当中——那使他们不能前进的因由就明搁在那儿。

何如霞一面挥扇眼前的尘雾，边气恼的大叫：

“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存心找碴不是？路有这么宽，你竟硬是拦着我的马头撞？”

就在道路中间，站着一个人，一个脸色苍白，缺少右臂，突然出现得仿佛幽灵般的男人，此刻，这个男人正微仰着面孔，含笑向屈归灵招呼。

等何如霞看清楚面前的人，禁不住脱口惊呼：

“这不是姓江的吗？”

不错，那是江桦，一个多月之前才断了右臂的江桦。

江桦仍然在笑，但那抹微笑却毫无笑的本质，笑得冷涩、刻毒；笑得悲怆、阴寒，笑中宛如噙着血痕；他非常平淡的开口道：

“是的，是我，何二姑娘，是我姓江的，天下何其大又何其小，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碰面了，不知这是无意抑或巧合？”

屈归灵七情不动的接上来道：

“天意也好，巧合亦罢，江桦，这么快就碰上你，只怕对你并不适宜！”

江桦深沉的道：

“无论什么事，该来的时候总是要来，争迟争早没有什么意义，屈归灵，我等这一天、这一刻，已经等得望眼欲穿，迫不及待了——”

屈归灵面无表情的道：

“断臂之伤，乃属巨创，纵有再世华陀为你诊治，月余之功，亦难望痊愈如常，江桦，你这样沉不住气，足见心胸狭隘、睚眦不容，成不了独镇方面的人物！”

江桦阴恻恻的道：

“但能雪耻复仇，湔除此恨非则独镇方面付诸一笑，甚至连这条性命要与不要，亦无所惜。屈归灵，仇火焚心，令我寝食难安啊！”

那边的马背上，何如霞横眉竖目，气冲冲的叱喝着：

“姓江的，当日就不该轻饶过你，若是早早斩杀剑下，你还何来眼前的嚣张？”

江桦淡然道：

“当日我亦不曾求之不杀，更没有表示过丝毫回馈之意，你们心知肚明，我江某人一条手臂不能白抛，势必会有以补找！”

扭头回来狠狠瞪了屈归灵一眼，何如霞的火爆脾气又发作了：

“屈先生，你看到了吧？纵虎归山，遗患无穷，那天叫你杀，你硬是不杀，也不知你表的是哪门子妇人之仁？如今可好，你不杀人，人要杀你，节骨眼上毫不领情的堵上来啦！”

屈归灵摇头道：

“二姑娘，江桦算不上是一头虎，虎有威，不似他这么轻忽急躁。”

何如霞懊恼的道：

“如果你当时听我的话，何来眼前的麻烦？咱们一放缰，早到家门了！”

江桦似乎有所仗恃，神态间显得颇为镇定自若，他慢条其理的道：

“何二姑娘，你那个家，早回去、晚回去，都不要紧，因为已经是一片瓦砾、满目疮痍了，便添上你二位，又能济什么事！”

心腔子猛一收缩，何如霞厉声道：

“你胡说，‘铁桨旗’偷袭我们‘千帆帮’谁也知道乃是铙羽而归，半点便宜没占着，姓江的，你妖言惑众，我们不上你这个当！”

江桦目光平视，悠悠的道：

“何二姑娘，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海口集’已近在咫尺，如果你尚能留命回转，便知我江某人言之不虚……那光景，惨啊……”

何如霞怒道：

“放屁，你莫非亲眼见到？”

江桦叹口气道：

“当然，我虽因臂伤，不便亲自参与，但双方的攻杀战况，却一直在旁目睹，‘铁桨旗’精英尽出，所向披靡，‘千帆帮’节节败退，招架无方，仅仅几次冲扑，‘千帆帮’已是横尸遍地、血流成河，狼奔豕突之下，连个负隅顽抗的局面都撑不出……”

身上陡然起了一阵冷颤，何如霞的脸色大变，任是言词依旧倔强，却已透出那等难以掩饰的悲愤情态；她咬牙切齿的道：

“姓江的，我不会相信你那一番鬼话，我们‘千帆帮’兵强将猛，好手如云，岂会如此不堪一击？你是故意颠倒事实，混淆黑白，全在瞎扯！”

江桦又浮现出那种古怪且令人觉得极不舒服的微笑，漫声道：

“等着瞧吧，何二姑娘，只要你还瞧得到，就明白我是否在瞎扯！”

屈归灵忽道：

“二姑娘，我认为眼下我们无须争论他的话是真是假，主要于怎么解决问题——看看是他过我们的关，还是我们过他的关！”

何如霞恨声道：

“屈先生，这一次你大概不会再发那种莫名其妙的慈悲了吧？”

屈归灵有些尴尬的道：

“即使我想慈悲，恐怕江桦也不会慈悲我了——二姑娘，他可是豁命来的！”

江桦斜斜走出几步，脸上的气色虽然不佳，但由那种深刻仇恨与渴望报复所组合成的怨毒心理，却凝结为股坚强的意志，意志反映于形象，病容憔悴里，便就煞气盈溢了。

何如霞骗腿下马，“鸳鸯剑”紧握手中，模样显见是一触即发——

双手环抱前，屈归灵却不正视江桦，他的语调在平淡中流露着几分对敌人故作神秘的不耐：

“江桦，一个多月之前，你四肢健全，样件不缺，已经敌我不过，现地你少掉一条右臂，自然更非我的对手，但是你却日夜伺伏，不依不饶的找上门来，这表示你已握有自认为能以制胜的条件，何妨把你的底牌掀揭出来，我们早完事早了断，省得彼此牵肠挂肚的空悬着！”

江桦冷森的道：

“屈归灵，你比我想像中要聪明一点，可是，却还不够顶聪明！”

屈归灵神色萧索的道：

“我倒要看看你的锦囊妙计里按的是哪一条？江桦，最好能出乎我的意料，否则，今天你得失去的，就不止是一只手臂了！”

路旁的一个矮平土岗之后，人影微闪，任雪绮已婀娜多姿的走了出来，多日不见，这位女“无常”显然也枯槁了不少，虽说身段窈窕依旧，踏步如莲，脸上的纹痕、双瞳中的神韵，却蕴藏着隐隐的晦涩辛酸，模样儿泛着一股说不出的悒郁——她想是不会自己折磨自己，八成是被她老公的痛苦所波及了。

看到任雪绮出现，屈归灵并没有丁点意外的感觉，老实说，要是这“阴阳无常”两口子不搭在一起，那才令他难以思议哩。

任雪绮抿抿唇，表情阴冷的注视着屈归灵，声音中帶著喑哑：

“屈归灵，如果我们今天又栽在你手里，别说是我当家的一条命，连我这条命亦一并奉送，彻头彻尾，都请你成全了吧！”

屈归灵生硬的道：

“假如只有你们夫妻二人，任雪绮，我成全你们的希望就非常大了，但我不相信你们会自视到如此之高，敢以你二人之力来戮杀于我！”

任雪绮大声道：

“屈归灵，我们输过你一次没有错，然而输过一次并不意味着就永远难以抬头，你张狂至此，说不定报应即在眼前！”

微微一笑，屈归灵道：

“若说报应，大概不会来自二位身上，任雪绮，你倒是把你们隐藏着的‘报应’搬出来给我看看，也好叫我掂量一下，够不够那‘报应’的斤两？”

任雪绮慢慢把视线转向她刚刚转出来的土岗之上，屈归灵随着她眼睛转

动的角度望过去，土岗之顶，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人，一个身穿灰袍的僧人。

僧人的体形十分高大，手中执着一柄粗重的“方便铲”，圆颅大耳，高额隆准，生像异常威猛，看上去，没有多少出家人应有的飘逸出尘之气，倒带着相当浓烈的霸势。

屈归灵不由暗自加了戒备，因为这个和尚的出现方式，业已表达了一项警兆——以屈归灵所具有的感应力来说，在这么接近的距离里，他竟然不会察觉和尚是什么时候走上土岗的！

任雪绮目注土岗上挺立的僧人，形容间流露着恁般的虔敬与崇仰，似乎僧人便是她全心全意的生命寄托，令人感受到她那股抑制着自己膜拜下去的冲动……

那和尚，会是谁呢？

江桦面向土岗，上身微躬，以极为尊敬的口吻朗声发话：

“飞鸥师父，到底还得劳你的法驾——”

和尚往前跨出一步——仅只一步，人已从土岗上飘然而下，好像他识得缩地之术一样，一步踏落，身子已来在四丈多外！

江桦的一声“飞鸥师父”，立时替屈归灵在脑中所蕴藏的丰杂见闻间检出来了一条索引，顺着索引追忆下去，他很快就想起了这“飞鸥师父”的出身来历，这一想起，不禁令他心底又泛愁叹！

真是此时何时、此地何地？鬼差神使也不该这么凑巧，偏偏在临到家门的节骨眼上再遭遇如此一尊难惹难缠的双面菩萨！

悄悄靠近了屈归灵，何如霞放低嗓门，形色上难免惊疑不定的轻轻询问着：

“屈先生，这个和尚是何方神圣？瞧两口子，竟当做菩萨供了……”

舐舐嘴唇，屈归灵低声道：

“你先别急，二姑娘，沉住气，凡事有我顶在前面，没什么要紧——”

何如霞已惊觉到情况不大佳妙，她焦急的扯扯屈归灵衣角，凑得更近：

“瞧你像有点紧张？屈先生，这和尚是什么来历，你还没有告诉我！”

不等屈归灵回答，那僧人已单掌问讯当胸，声如洪钟大吕，余响不绝：

“老衲飞鸥，少林嵩山第十二代弃徒，如今浪迹空门，徜徉方外，做一个佛俗之间的引渡人，暇时么，亦不免红尘走走，管点人世杂务，有如眼前便是了。”

何如霞虽不明白这“飞鸥和尚”是个什么轻重角色，但光看人家的气宇举止，再瞧江桦夫妇对他的恭顺之态，料想决非等闲之辈，和尚主动答话，她先是怔窒片歇，却又马上有了气：

“大和尚，你一个出家人，正该找处深寺古庙，清清静静念佛修心才是，怎的却六根不净，跑到这里管起江湖闲事来了？”

飞鸥和尚淡淡一笑道：

“入世即为出世，我佛慈悲，容得人动心不动，人间不平，总该管得！”

何如霞怒道：

“何谓不平？你是替他们两口子不平，还是为我们不平？”

赶紧拉了何如霞一把，屈归灵上前一步，半挡在这位何二小姐身前，而他表面上沉稳如故，实则捏了两手心的冷汗！

飞鸥和尚又笑了，笑得不带一点出家人的空灵味道，笑中竟有着隐隐的血腥气息。

江桦夫妻也跟着在笑，那种笑，要说没有幸灾乐祸的成份，谁也不信，他们两口子好像一直就希望能有这个场面出现，越能早早激怒大和尚越妙！

飞鸥出云血似烟

有关这“飞鸥和尚”的出身来历，何如霞固然是懵懂不明，屈归灵却是早已听闻过若干流传，这些流传，具有多少真实性且不去说，但点滴涓汇，皆不免令人入耳心惊；传言中，说这“飞鸥和尚”原来为嵩山少林寺第十二代弟子，一身武功，已尽得少林真传，如果一直不出毛病，很有可能早就接掌了“大雄正殿”或“达摩院”长老职务，至少亦可入主“藏经阁”——这等身份，在少林寺中，乃属一流大师之位，寻常日下，与掌门方丈都是平起平坐，地位至尊，麻烦便出在“飞鸥和尚”有样嗜好，使他一辈子也爬不到那些个高位，不但爬不到，甚至连少林屋檐都待不下去。

“飞鸥和尚”武功强，有悟性，也淡泊于名利，他的一切，大多适合任何一位少林僧人参禅习道的条件，问题在于他过份嗜血残暴，有强烈的杀生冲动。嵩山幅员广袤，林深势险，平时免不了有各类大小野兽出没，一旦被见到，不论哪种兽类，必是有杀无赦，用这种手法来满足他出自本能的杀生欲，倒也罢了，纰漏出在有一年他奉派下山云游随缘，期限三月，不到十天，沿途就有七帮盗匪合计一百九十九人被他残杀殆尽，这一百九十九名匪人，或为捻股，或为单放，他却不问首从，一概诛绝，等到三个月期满回山，那些奸淫掳掠与鸡鸣狗盗之辈，有头有脸的加上没没无闻的，总共三百余人全被他送了终，于是江湖喧腾，风声四传，把嵩山少林寺大门前两尊坐镇的石雕狮子都震动了！

“飞鸥和尚”杀的虽然俱为邪恶之徒，且行犯当场，可是佛门清规，到底容不得如此杀生染血，少林寺的各位长老在几场戒律会议争论下来，大和尚仍不免两山一叠，被请出了陀墙之外。

从那个时候开始，“飞鸥和尚”就如同猛虎出柙，狂龙游海，尽情过他嗜血宰人的瘾了，举凡是犯下恶行的角儿吃他遇上，轻重不拘，主随休论，是通通斩尽杀绝，半口不留。江湖同源，有的称赞他是“嫉恶如仇”；有的痛斥他“凶残狂悖”，而不管怎么批评，他依然我行我素，甘之若饴；他离开少林门墙迄今，约莫已有十五六年了吧，这十五六年以还，双手之下，却又添了若干万鬼悍魂。

“飞鸥和尚”以前在少林的时候，当然不是用这个法号，他原称“明心”，如今少林一脉，业已传至第十四代“悟”字辈了。

这位大和尚，之所以改称法号，主要原因固是为了不满于山门对他的处置，另一项因由，是表明他从此随风迎浪，海阔天空，可以自由自在的心意；而实际上，他也有了一项了不得的轻身功夫——“飞鸥术”，闻说他施展此术，身若鸥起，不但快捷如电，并且可在虚空长久盘旋不落，临高下击，越见犀利；黑道朋友，听到“飞鸥术”就面青唇白，甚或抱头鼠窜者竟大有人在！

现在，这个传闻中“嫉恶如仇”、“杀人如麻”的出家人就站在面前，不但站在面前，显然还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你说，屈归灵如何不感到头大心忧？

何如霞单手插腰，气冲冲的喝着：

“你笑什么？和尚，难道我哪里说得不对吗？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帮着姓江的两口子，就是为虎作伥、自落恶名？”

飞鸥和尚微微摇头，表面上仍然一片和气：

“女施主，此言差矣，老衲与江桦，相交相识三十余年，他的为人行事，老衲非常清楚，或曰杀性太重，斩的乃是罪有应得之人，到头来却落个断臂成残，不独他心中不平，老天只怕亦看不过去，所以，那伤害他的人便必须付出代价，在某些方面作相对的赔补！”

何如霞气得脸庞通红，她跺着脚叫嚷：

“和尚，你年纪并不很大，怎样却老糊涂了？你莫非不明白江桦夫妇是干什么吃的吧？他两口子号称‘阴阳无常’，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刽子手，横里竖里，拿暴力当饭吃，在刀口讨生活，夫妻两个是一样的心狠手辣，寡绝无情，你一个出家人应以慈悲为怀，善恶分明，怎能帮着这种魔煞寻公道？事实上还根本没有公道！”

飞鸥和尚平静的道：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女施主，据我所知，情形并非如此，江桦伉俪，自有其除恶务尽、以暴制暴的不得已苦衷，人有了名，外面的毁谤就不一而足了，这种痛楚，别人不明白，老衲我却深有体会……”

何如霞闻言之下，不觉怒火更盛——这是什么话？分明是执意偏袒、存了心一面倒嘛！她遥指着大和尚鼻尖，双眼圆瞪：

“你才是一面之词，曲意徇私！和尚，就算他们两个的为人行事如你所言，你怎么不问一问姓江的那条右臂是凭什么被斩断的？千万人有千万条右臂，为什么别人的臂不被砍，偏偏只砍了他的？”

飞鸥和尚不慌不忙的道：

“江桦失去手臂的原由，老衲深知，是为了他接受‘铁桨旗’魏施主的邀请前往‘黑岩半岛’助拳，半途上巧遇各位，出面拦截才有此结果。”

何如霞大声道：

“那不结了？他主动向我们挑衅搦战，在公平较斗之下落败折臂，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却又怪得谁来？”

飞鸥和尚道：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江桦伉俪应邀赴‘黑岩半岛’助拳，原就是为了对付各位，途中相遇，正好截击，这亦表示对邀请者的一番忠耿赤诚，有何非是之处？若他遇而不见，才叫失份呢！”

气极了的何如霞“呸”了一声，咬牙切齿的道：

“想不到你一个出家人也这么不通情理，不但断章取义，更且信口雌黄，和尚，头顶三尺有神明，你如此不识正邪、不分黑白，当心五雷殛顶！”

飞鸥和尚淡淡的道：

“女施主，老衲是否会遭五雷殛顶，无庸操心，女施主还是多替自己延年益寿打算吧！”

何如霞正要再度回敬几句重话，屈归灵已在连使眼色加以阻止，然后，他面对飞鸥和尚，平心静气、不亢不卑的道：“大师父，久闻大师父行道江湖，抱一片佛心，以雷霆之威铲恶除害，大义凛然，令人弥足钦佩，但有关在下与江桦夫妻之争，大师父所闻所断，恐怕略有谬误失真之处，大师父望重武林，名扬四海，止动之间，尚请三思才是。”

飞鸥和尚微微一笑道：

“屈施主客气了，老衲我只是一个少林弃徒、方外游魂，谈得上什么‘望重武林’、‘名扬四海’？至于江桦伉俪与施主你的这档子公案，实已不必多说，千言万语，诸般理由，抵不上他失去的一条膀子，老衲之意，不知施

主明白不明白？”

屈归灵如何不明白？和尚已经点拨得清清楚楚——不管孰是孰非，前因后果为何，他帮着江桦夫妇找场的决心已定，再说什么，也都无济于事，看情形，是非得硬干一番不可了！

何如霞忍不住又叫了起来：

“屈先生，这和尚的话你还听不出？他是摆明了要不问青红皂白帮着姓江的两口子找我们晦气，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总之非见真章不得罢休！”

屈归灵注视着江桦，忽然问飞鸥和尚：

“大师父，记得方才你说过，与江桦有三十余年的交情？”

飞鸥和尚缓缓的道：

“不错，老衲是这么说过，而且，事实亦乃如此，不知施主为何有此一问？”

屈归灵道：

“看江桦的年纪，也就在三十岁上下，大师父莫非在江桦童稚之时就认得他？”

嘿嘿一笑，飞鸥和尚道：

“问得好，江桦今年三十有二，不但在他童稚之时，甚至在他出世之日，老衲就已经认得他了。屈施主，好叫你得知，江桦的生身之母，名叫许慧娘，老衲的俗家姓名，叫许英钰，那许慧娘，正是老衲的嫡亲妹子！”

屈归灵默然半晌，才苦笑着道：

“这样说来，江桦乃是大师父你的亲外甥了？”

飞鸥和尚颌首道：

“完全正确，所谓郎舅至亲，虽出家之人，亦不能忘情，屈施主，你说说，江桦断的这条手臂，老衲能不管么？”

屈归灵生涩的道：“当然要管，而且，根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是非可以争论了！”

只手当胸，飞鸥和尚道：

“得罪得罪。”

冷冷一哼，何如霞怒道：

“原来是这么一码事，偏偏还要强词狡辩，虚言掩饰，明着是个出家人，却也不知把那一肚子佛法心经修行到哪里去了！”

飞鸥和尚脸色一沉，阴森的道：

“女施主，老衲念你是一个妇道，三番两次出言不逊，皆已忍隐未发，你却一而再四，咄咄相逼，莫非以为老衲怨你不得？”

何如霞猛一昂头，夷然不惧的道：

“少给姑娘我来这一套！和尚，打开始，你就没存着慈悲之心，没打算轻放过我们，横竖都得卯上，口词间就不必再兜圈子了！”

飞鸥和尚寒凛的一笑道：

“倒是个挺泼辣的丫头，要不结实教训一顿，怕将来越发蛮悍了。”

一边，江桦陪笑道：

“飞鸥师父，这妮子不须劳驾师父，我与雪绮足能把她服贴下来……”

“嗯”了一声，飞鸥和尚瞅着屈归灵，目光炯利的道：

“屈施主，各人有各人的阵仗，施主与老衲，便比划一番如何？”

表面上说是“比划”，听字意相当的轻松，但屈归灵知道实际的内涵决非如此，这场“比划”，十有八九得生死见真章，不横下一个，只怕是完不了事！

对自己的情况，他并不怎么担心，他担心的是何如霞，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对方分明有分击围杀的打算，以他的功力迎拒飞鸥和尚，胜负虽未敢言，差亦差不到哪里去；问题在于何如霞，何二姑娘的身手，必然不敌江桦夫妇，更甚者，大概连他夫妇中的任何一个都敌不住，怎么来解决这层隐忧，才是当务之急！

何如霞却真合了那句俗话——“初生之犊不畏虎”，她手执“鸳鸯剑”，竖眉瞋目，英气勃然，竟无半点怯意，早已摆明了是一触即发的功架！

现在，江桦缓步移向左边，任雪绮行往右侧，两口子全都面带微笑，微笑中却杀机凝形，瞧这两口子，显然都横了心啦！

飞鸥和尚轻挥衣袍，身子宛似在空气中飘动，他笑吟吟的道：

“别管他们了，屈施主，自家的安危也得多留点神，当拳不让父哪！”

屈归灵平静的道：

“多谢大师父提示，在下自当谨慎。”

粗大的“方便铲”往地下顿了顿，锋利的铲刃闪过一抹寒芒，飞鸥和尚又道：

“屈施主，出家人不打诳语，一旦动手，老衲向来不存悲天悯人之念，必然招招下狠，式式朝绝，施主可要小心了！”

屈归灵从来就没存着丝毫侥幸之意，他相当了解对方的为人心性及行事法则，只要上场交手，则即是博命之争了；这时，他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声调冷漠的道：

“大师父释虑，性命交关之事，在下想要相让，只怕亦相让不起！”

飞鸥和尚大笑道：

“说得好，屈施主，老衲有僭了！”谈笑之中，飞鸥和尚已然发难，方便铲兜胸直戳，而分明铲刃闪掣于前，他连人带铲已经神鬼莫测的同时转到屈归灵背后，锐风疾起，攻势又来！

屈归灵猛向上跃，身形弹升的瞬息，人已斜翻，“天残剑”有如毒蛇吐信，暴射而出。飞鸥和尚“嗯”了一声，铲尾倒挑，“当”声磕开剑锋，铲头划过一道半弧，直取屈归灵颈项，动作之快速凌厉，难以言喻！

甫行接触之下，屈归灵就已感到对方的压力沉重，进退攻拒间圆熟流畅，几乎是无懈可击，他知道，此番又碰上了真正的高手，有得纠缠的了——顺着铲刃的弧光，他的身子像是突兀失去了重量，随着刃风飘浮起来，只在飘忽的过程中，剑如雪飞瀑，寒芒如雨般罩向和尚。

飞鸥和尚脚步旋转，影像炫闪如真似幻，方便铲呼轰纵横，劲势浩荡，遮天盖地，一面还在中气十足的叱喝：

“真是过瘾之极，屈施主，老衲至少已有三年余不曾遇上似你这等的对手了……”

屈归灵小心运展，心中却不由泛苦——大和尚的命好，乐得自在逍遥，已三年余没有遇上过瘾的对手；他的命舛，一两个月来业已连逢魔煞，吃足苦头，和尚好像在玩游戏，他可是卯上劲拼老命哩。

这头两个人一动上手，那边厢“阴阳无常”江桦夫妇自然不会闲着，江桦死白着一张面孔，阴阴冷冷的发话道：

“何二姑娘，闲来无聊，我夫妻二人便陪着你松散松散如何？”

居然明明白白的摆出以多欺少的架势，何如霞一听之下，顿时怒从心中起，她手上的“鸳鸯剑”横举胸前，火爆的道：

“早知道你们起的就是这个谱，姓江的，尽管放马过来，姑娘断不含糊！”

任雪绮微微笑道：

“何家二妹子的气魄不弱，倒不能不配衬配衬，二妹子，我夫妻好歹都得成全了你——就如同你也会处心积虑的要成全我们一样！”

何如霞愤怒的道：

“只恨屈先生当时那一念之仁，方留下你这一双祸害，若是他目前听了我的，你们两口如何还能人模人样站在此地讲人话？”

任雪绮眼神一硬，重重的道：

“所以我们夫妻必须要报答你，何家二妹子，报答你那条毒心！”

何如霞咬着牙道：

“你唬不住我，任雪绮，容你两口子一起上，也未见能以得逞！”

这时，江桦望了望激战中的屈归灵与飞鸥和尚，声音低沉却肃煞的道：

“我们得赶快了，雪绮，时机稍纵即逝，去掉一个算一个——”

何如霞的反应几乎是立即的，“鸳鸯剑”脱鞘分刺江桦夫妇，冷电交凝，仿佛秋水盈波，江桦竟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翻腕振臂，“碎胆莲”蓦地敲在剑锋之上，莲瓣突张，直取何如霞咽喉！

才被震得一个踉跄的何如霞，拼命向一侧跳出，任雪绮觑准间隙，链子锥疾似流星，透空飞射，银光炫映于刹那，锥头已到了何如霞左肋！

何如霞暗自挫牙，双剑回挑，金铁撞击声中，她又被反弹三步，身子尚未站稳，江桦的“碎胆莲”已经如影随形般指到胸前！

现在，何如霞算是尝到了滋味，明白了自己眼高手低的那股子冲劲要误事；她尖叱一声，双剑合绞江桦的莲瓣，但江桦只是身形微晃，莲瓣寒芒闪处，又扣向她身上七个不同的致命部位！

同一时间，任雪绮低窜进入，链子锥近距难暴出，猛袭何如霞小腹！

在双重夹击之下，何如霞立时乱了手脚，她双剑上下飞舞，人往后跃，可是在时空及角度的限制里，显然她已无法躲过两个敌人的攻势——。

一道长虹似的流光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矫射而至，流光进溅着紫电寒星，尖端光沿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锐啸，江桦夫妇惊号出声，慌不迭的分头扑滚，流光旋腾舒卷中，两口子虽然逃出命去，背脊上却已双双见彩！

就随在这道虹芒之后，飞鸥和尚接踵跟来，粗重的方便铲呼轰挥舞，力阻虹光的盘绕矫掣，铲飞铲挥之下，他犹身形起落如电，反防着流虹的刺扫卷射，须臾间双方已做过七十余次的接触，虹光斜掠暴敛，飞鸥和尚也倏退丈外，只这瞬息，两个人全已是汗水淋漓！

惊魂未定的何如霞，瞧着屈归灵那近乎病态的倦容，禁不住脱口大叫：

“屈先生，你，你不碍事吧？”

大口大口喘息着，屈归灵摇摇手，双目注定飞鸥和尚，哑着嗓门道：

“我不要紧……倒是你，二姑娘，姓江的两口子……可曾将你伤着？”

何如霞稍稍安下心来道：

“他们没伤着我，只是好险！”

咽了口唾沫，屈归灵的表情上浮现出一抹宽慰，他拭了把汗，喘着气道：

“没伤着就好，二姑娘，千万小心……江桦两口子绝对不存丝毫善

念……”

提起这话，何如霞又忍不住有了气，她眼珠子上翻，悻悻的道：

“还说什么，都是你当初留下这双祸害，差点就叫我替你垫了底！”

屈归灵尚未答话，对面的飞鸥和尚已喘吁初定，大和尚怒瞪着屈归灵，方便铲连连跺地有声，边恶狠狠的吼喝着：

“你好本事，屈施主，在老衲巨铲之下，犹能分身有术，伤我外甥夫妇，老衲倒要看看，你是否还有第二次施展机会！”

屈归灵干涩的笑道：

“情急拼命罢了，大师父，如何谈得上好本事？”

冷冷一哼，飞鸥和尚峻厉的道：

“屈施主，对老衲而言，你方才的行为不止是对老衲甥媳二人实质的伤害，尤其形同侮辱老衲，这口气，难以咽得！”

屈归灵静静的道：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大师父，你咽不咽得下这口气，对整个结论又有什么差异？横竖免不了一战，或者，免不了一死而已！”

飞鸥和尚目光尖锐的注视着屈归灵，半晌，才形态凛烈的道：

“屈施主早有这种打算，乃是最好不过，无论一战或一死，让我们继续下去！”

屈归灵镇定的道：

“请大师父赐招。”

何如霞挪步凑近，惶惶然压低着声音道：

“屈先生，这和尚好厉害，比我想像中更要难缠，你还撑得住吗？”

屈归灵冷沉的道：

“里外不过一拼。”

顿了顿，他又以非常轻微的音调道：

“二姑娘，你的位置不可距我太远，无论如何，都要把握在一丈五六的范围之内，以便情况危急时，来得及伸援纾难……”

点点头，何如霞紧张的道：

“我知道。”

飞鸥和尚开始缓慢的移动步子，在屈归灵前方走过去又绕回来，模样似是一个绘师，正在端详替人画像的方位角度，其实他当然不是在端详替人画像的方位角度，他乃是在相衬着什么间距出手，才能有最佳的致命功效！

江桦夫妇又已打点精神，重振旗鼓的摸了上来，两口子的衣衫全自背部碎裂，浸染着殷红的血渍飘垂摆动，衬着他们的披头散发，面青唇白，光景十分的狼狈，唯其如此，狼狈中更见怨毒了。

吃了先前的那次亏，何如霞现在可是慎重多了，“鸳鸯剑”一前一后，交叠封卫，两眼不敢稍瞬的盯视着江桦夫妻，由于剑柄抓得太紧，以至指骨关节突兀，连颜色都泛了青白！

屈归灵全身不动，只有眼球随着飞鸥和尚的身子移转，他体会得到大和尚此刻的心情，因而特别注意对方的第一波攻击，和尚的愤怒与委屈，固然将影响他发动时的判断同准确性，但不可否认的，亦必然加强他力道的连展，一击之下，其威猛自则惊人。

就像一片灰云忽然升起，飞鸥和尚的躯体在毫无征兆的情形里猝而凌空，凌空的同时，铲刃幻化为成串的弧光打着旋转飞落，仿佛千月并殒，万

环齐颓，发出那样慑人的呼啸之声，锋刃所罩，寸土不余！

屈归灵原地暴翻，“哗”的一轻响起处，银波漫升，刹时将他全身卷裹在一道圆桶形的光柱里，光柱随即贴地舒展，宛若矫龙游腾，以不可思议的快速，穿闪于密密的圆弧之间，偶而响起一声清脆的撞击，也偶而迸射出一溜火星，环弧交织着，流虹盘绕着，除了锐风盈溢、寒气如削，这场生死之斗，简直就在寂静中进行……。

蓦地，江桦半声不吭，斜刺里扑向何如霞，“碎胆莲”抖起一团光蕊，光蕊初现，人已暴弹九尺，兜头又是七招并落！

何如霞虽说早有预防，敌人的狙击却太过猛辣，她双剑急挥快挑，仍然难以招架对方的攻势，情急之下，只有滚地翻腾，“碎胆莲”连续砸打，泥土飞扬，一个个的浅洼，几乎就贴着何如霞翻滚的身子迅速排接——

这等的好机会，任雪绮如何轻易放得？她也一样闷声不响，飞身而上，链子锥倏闪如电，十九锥布成开成一面夺命之网，狠取何如霞。

形势的恶劣已经明摆明显，这一刹间，何如霞竟是出奇的镇静，头脑也是异常的清灵，她并没有指望屈归灵在这种生死一线的危急情况下来得及搭救，她唯一想到的就是如何与敌偕亡——至少，也捞一个够本！

骤然从地下平跃而起，何如霞不再躲避，她双手分握：“鸳鸯剑”成犄角之形，像只疯虎般猛一头撞向紧迫而来的江桦，剑尖颤动，冷芒似雪，她甚至不看一眼迎面挥来的“碎胆莲”！

双方的距离本来就近，彼此的攻击又十分快捷，眼看着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江桦的“碎胆莲”将绞碎何如霞的面孔，而何如霞的“鸳鸯剑”亦将刺入江桦的两肋之内，如果硬要比较胜负，比的也只是轻重之别罢了！

那道长虹就在这时舒卷而至，有如匹练流泄，又似飞瀑挂落，耀眼的毫芒涨溢炫映，宛若烈阳，虹光发出“滋滋”异响，在光华的外沿更散漾着淡淡的青白色雾气，亮丽如日，却澈寒若冰，它就那么准确又及时的从何如霞与江桦将要接触的密窄中间点通过，并同时把射来的十九点锥影横阻于光沿之处！

一声闷噪颤生生的进起，两条人影分别仆跌出去；江桦那只紧握“碎胆莲”的左手已经不再连接在原来的部位，而是落在地下微微蠕动，这一次还算好，他的左手虽然也被削断，长短却缩了一截，不是齐肩，只是齐肘，问题在于，断总是断了。

何如霞亦滚跌尘埃，她没有受伤，仅为惊窒过度，本能的反射作用而已。

任雪绮惨号着大奔向她的夫婿，手上尚拎着她那残缺斑剥的亮银链子锥，这声惨号，内涵凄厉无比，倒像是她自己断了条手肘也似。

飞鸥和尚便在这时自空掠来，方便铲笔直前戳，连人带铲，仿若一只射自九天之上的巨矢，毫不犹豫更快似闪电般切入正在旋飞中的长虹——

交刃的过程只乃瞬息，情势的变化仅为须臾，拼杀虽在多角度进行，却于刹那间便综为同一个结论，一个无可避免的血腥结论！

长虹蓦地急速波颤，抖动向上盘升，宛如一条受创的云龙，而飞鸥和尚狂吼着倒弹暴跃，双足沾地，几个踉跄之下又一屁股坐跌！

“哗”的一声轻响，虹散光敛，屈归灵人已落在丈许开外，他的额头上裂绽一条寸多长的伤口，鲜血沿颊流淌，胸前肋间，亦展布着七道纵横不一的血槽，由上到下，业已一片猩红狼藉！

从表面上看，飞鸥和尚的情况似乎比屈归灵要风光些，他除了跌坐地下，

吁吁喘息之外，就只有右胸的僧衣划裂，显现出一道血痕。但是，为什么他的脸色竟灰败至此，且痛苦沮丧之态这般溢于言表？

屈归灵还站得住，固然站得相当艰辛，站得摇摇晃晃，却好歹是站住了。

又是一声号叫，任雪绮满面涕泗交流，哭得有如杜鹃啼血，断人肝肠：

“师父，师父，姓屈的好狠的心啊，他……他又把江桦的左手废了……”

飞鸥和尚仍在喘息，面孔的肌肉不停抽搐，太阳穴连连鼓跳，双目凸瞪，胸口急剧起伏，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句话回答。

屈归灵望向何如霞，沙哑的开口道：

“二姑娘，你安好么？”

只这一句话，何如霞刹时百感交集，双目热泪盈眶，喉头哽咽，血流沸腾，她起了一股冲动，几乎就想奔过去拥抱住屈归灵——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她点点头，仅能颤声吐出几个字：

“我……我还好……”

屈归灵慢慢移动着脚步，向何如霞靠近，飞鸥和尚坐在地下，连眼珠子都不稍转，像是根本不曾看到屈归灵的动作一样。那边，跪在江桦身旁的任雪绮，不由悲愤填膺的泣叫着：

“师父，他们想逃，他们打算就这么无付无偿的逃走，师父，你老要阻止他们，要替你的外甥报仇啊！师父，师父，求你开金口，求你现神威……”

飞鸥和尚盘坐在地，依旧不言不语，当然，也依旧没有丁点回应。

屈归灵向何如霞伸出手去，语声里透着乏倦：

“我们走吧，二姑娘。”

非常自然接住屈归灵伸过来的手，手好冰凉，何如霞紧紧握住，却有些愕然道：

“能走吗？”

苍白的面容上浮起一抹微笑，屈归灵不再多说什么，他引领着何如霞，步履蹒跚的走往坐骑之旁，直到他们上马扬鞭，灰沙飞扬中奔出了好大一段距离，何如霞才定下心来，确认是“能走”了。

百劫余生境若幻

屈归灵一路行来，举止非常从容，他不但毫无急迫紧张之态，更在半途里先找到一家药铺，由铺子里的郎中替他把伤处上药包扎过了，才又上马与何如霞偕行，他是这么消停自若，何如霞却正好相反，一路来惶惶然不断回顾，连声催促，简直将一颗心吊上了喉咙眼，生怕飞鸥和尚突兀追到。

离开药铺上了路，何如霞算是稍稍定了心，但仍不免下意识的快马加鞭，往前趲赶，那等惴惴不安的模样，看在屈归灵眼中，颇觉可笑，他当然不好意思真笑出来，只有策马并行，故意把语调放得极为轻松的道：

“快到家了，二姑娘，急也不必急在一时，何妨慢点赶路，也从容些？”

何如霞微松缰绳，却白了屈归灵一眼，闷着声道：

“看你倒似个没事人似的，屈先生，一路上来，我急你不急，莫非你就不在乎那和尚追了上来？你可要搞清楚，他受的伤比你轻得多！”

手抚鞍前“判官头”，屈归灵笑吟吟的道：

“你怎么知道飞鸥和尚的伤势比我轻得多？”

何如霞嗔道：

“我有眼睛，不会看呀？你身子上上下下，血糊淋漓的翻绽了六七处伤口，那臭和尚却只有胸前的一条血痕，两相比较，谁吃的亏大还用多说？”

屈归灵道：

“既然你认定我吃的亏大，为什么飞鸥和尚竟不趁隙追杀，反倒坐地不起不动？”

哼了哼，何如霞道：

“那只是他一时耗力过度，气脉运转不及接续罢了，屈先生，我们是取了巧，否则，一旦等他力道恢复，想跑也跑不掉了，如今侥幸逃出，瞧你那副慢条斯理的赶路法儿，真叫急死人！”

摇摇头，屈归灵道：

“我们没有取巧，二姑娘，一点也没有取巧，像我与飞鸥和尚的武功层次，尤其在搏命的关头，想以取巧求胜，乃是荒谬而不可思议的，彼此间的拼斗，全属真才实学，以硬碰硬，胜负分明之余，相信双方俱无遗憾！”

何如霞有些不解的道：

“屈先生，你的意思是说——说飞鸥和尚不是不追赶我们，而是他已无力追赶？”

屈归灵道：

“一点不错，二姑娘，他受的伤，比你从外表所看到的要严重得多，严重到不但使他再无余力拦阻我们，甚至连站起身来都有困难；飞鸥和尚决不是个甘于认命服输之人——除非事实上他已无可回天！”

何如霞回思着道：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屈先生，那任雪绮的呼叫声多么凄惨，多么悲怨，以飞鸥和尚的个性来说，如果他做得到，就不可能充耳不闻，毫无反应……莫非这和尚确然是心余力拙了？”

微微一笑，屈归灵道：

“在我们最后接触的一刹那，我的剑尖曾透入他背后脊骨的‘敲尾穴’，深浅大约三分，这一剑，飞鸥和尚受创匪轻，莫说他当时难以动弹，就是将来能够活动到什么程度，还得看和尚本身的造化——”

何如霞惊愕的道：

“屈先生，这岂不是说，飞鸥和尚受创之重，已经与残废无异？”

屈归灵沉缓的道：

“也不一定，因为剑锋透入骨穴不深，暂时性的伤害自不待言，是不是会造成长久的瘫痪，还要看受创者个人体质的强弱及治疗方式的得当与否；飞鸥和尚身底子厚实，又谙熟血气调息之功，按道理说，该不会成残，但能够恢复到什么情况，还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当然，难免亦有几分机运的比算在内。”

何如霞叹了口气，道：

“我现在才体会到，武学的领域，真是宛如浩海，广瀚无边，眼睛看到的情景，往往并不代表实际的反映，分明败了，却是胜了，分明胜了，却是败了，屈先生，我承认这一道上，我差你太远……”

手指轻绕着缰绳，屈归灵并无沾沾喜的感觉，他神色凝重的道：

“练功夫固然靠天赋、靠根底、靠明师、靠勤学，但尤其不可缺的是经验与胆识，二姑娘，你年纪轻，历练不够是必然的现象，你自认比不上我，而我比不上的还大有人在，武学之道，不止浩瀚，更则凶险莫测！”

沉吟了好一会，何如霞低幽幽的道：

“不知命里是怎么往定的，这辈不但沾上这一行，且还聚成了这一股，想一想，还真令人犯愁，看样子，怕要终生淌下去了……”

屈归灵静静的道：

“二姑娘，人总得有活下去的方式，不论以什么方式讨生活，便都依他的特点形成各种内涵迥异的团体，互相撑持着谋求养储生存的利头；以‘千帆帮’来说，多少人的家小赖之糊口，多少相关的行业赖之延传，帮的存在，不止它已经存在，尚有它必须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不单纯是个人的喜憎问题，更牵连着责任，极大极重的责任，令尊亦或有怨叹难为之苦，却也只有肩承重担、扛荷到底，说起来，二姑娘你倒算是轻松自在多了！”

何如霞点头道：

“你说的我懂，要不是为了帮里成千上万的兄弟眷属都得张口吃饭，我爹早就收摊子交待出去了。屈先生，早在我娘死的时候，我爹就起了收刀退隐的念头，只因这付担子不能轻抛，他老人家才不得不咬着牙根继续撑下去……”

屈归灵道：

“这就是江湖人的痛苦，二姑娘，唤做莫奈何，等你年事渐长，将更能体会此中的辛酸，人活一世，有许多不愿做却非做不可的事，在大环境的压迫下，想要随心所欲，未免就太过奢求了！”

看了屈归灵一眼，何如霞道：

“我已告诉过你不止一次，屈先生，我已经不小了，二十出头的人还能叫小？”

屈归灵忙道：

“对不起，二姑娘，我老习惯把自己的年纪与你比较，便总觉得你岁数太轻——”

何如霞忽然笑道：

“你时不时提起我的年龄，屈先生，我怀疑你别有暗喻，要提示我一些什么吧？”

屈归灵尴尬的道：

“二姑娘且勿误会，我只是想到就说，何来什么暗喻及其他影射？”

何如霞格格笑道：

“没有最好，屈先生，前面已是‘海口集’，咱们放马狂奔一程，早到家门早安心，烦你紧跟着我来，可别落后太远呀！”

说着话，她立时挥鞭策骑，加速奔去，屈归灵只好牵着另一乘空马随后紧跟，蹄声如雷中，两人三骑进入市集，何如霞轻车熟路，但见她忽左忽右，倏绕倏转，坐骑奔势未减，却草木不惊，片刻后业已来到“千帆帮”的总堂之前！

马儿前冲余劲犹在，几名身着紫衣的大汉，已自两侧隐蔽处闪出抢上，一面扯缰勒马，一边拉开嗓门，以充满惊喜的腔调大叫：

“里面当值的兄弟们，还不快快上禀帮主，二小姐回来了哇……”

却是好尖好快的几对招子，何如霞骗腿落地，冲着牵缰的那个大块头问：

“贾子杰，我爹他们都还好吧？”

叫贾子杰的大块头连忙躬身哈腰，咧开一口黄板大牙道：

“回二小姐的话，帮主及一干主事们全都健旺如常，毫发未伤，倒把些偷袭暗攻的王八蛋杀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这一仗，我们打得可漂亮啦！”

何如霞禁不住笑了，真是打心底笑了，她扭头瞅一眼刚刚下马的屈归灵，娇媚中带着佻，一叠声的催促着：

“屈先生，你动作快点行不行，没听到我爹他们安好无恙，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屈归灵把缰绳交到一名“千帆帮”兄弟手里，也颇觉宽慰的笑着道：

“真是老天保佑，功德无量，二姑娘，善与恶之间，就这么报应了！”

何如霞急道：

“少唠叨了，屈先生，赶紧随我进去见过爹和一干尊长们，还有好些事得报与爹知道呢！”

于是，又由何如霞领头，两人匆匆行入大门之内，在进门的一刹那，屈归灵不觉浮起一抹奇异的感触——曾在此间，却没有见过何如霞，离开此间，倒在外边遇上了，人与人的相逢相识，冥冥中是否果真系在那个“缘”字上呢？

对桌而坐，何起涛、霍邦、屠难生等与屈归灵目目相视，都有恍如隔世的唏嘘，一别不及两月，彼此俱已历经生死，阴阳界上打过一转了；何如霞则坐在一只锦墩上，斜倚在乃父膝边，小儿女的娇憨之态，在此表露无余，不见丁点习有的纵恣模样，人倒像变了个人。

喝过一口茶，何起涛目注屈归灵，虽有矜持，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屈老弟，你的气色微显青白，透露虚涩，莫不成在这一身外伤之余，还另外受过内创？”

屈归灵微微欠身道：

“帮主高明，不过内伤已经大部痊愈了，只要再养息几天，便可一切无碍……”

何起涛深挚的道：

“大德不言谢，屈老弟，你如此仗义舍身，为我‘千帆帮’流血豁命，替我何某人老妻长女讨还公道，恩祇若海同山，‘千帆帮’上上下下，何家世世代代，永不会忘记你的德义之赐……”

屈归灵身子斜开，平静的道：

“帮主言重，在下不敢应承。”

轻轻摆手，何起涛接着道：

“屈老弟，‘黑岩半岛’之行，得失如何，尚请见示——”

坐在何起涛旁边的屠难生再也忍不住了，他干咳一声，急切的问道：

“屈兄，你们去‘黑岩半岛’原是三个人，回来的只有你同霞儿两个，怎的不见叶潜龙？是不是潜龙出了什么意外？”

不等屈归灵回答，何起涛已缓缓比了个手式，态度从容的道：

“不要忙，难生，等屈老弟慢慢告诉我们，事情既已发生，无论好坏，总会有个结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是个什么结论了。”

屈归灵在六道目光的凝注下，先啜了口茶，然后，才仔细又扼要的把他们前往“黑岩半岛”狙袭“铁桨旗”垛子窑的经过情形及突围实况叙述了一遍，中间，何如霞偶有补充，直讲到先前与飞鸥和尚、江桦夫妇的搏杀，方在相当索落的语气里结束了陈诉。

室中有着片刻的僵窒，而屠难生的情绪终于控制不住，激动的嘶呼起来：

“这么说……屈兄，潜龙显然是凶多吉少了？‘铁桨旗’那些天打雷劈的恶毒畜生，他们竟然杀害了潜龙，他们竟然坑死了他——”

屈归灵十分愧疚的道：

“大掌法，这都是我的无能与疏失所致，我不知该怎么表达我的歉意才好，我对不起叶兄，也对不起各位，叶兄如果遇到不幸，我应该负起全部责任……”

屠难生面孔扭曲，咬牙切齿的道：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只要一日不踏碎‘铁桨旗’，我们便断难罢休！”

何起涛面色沉重的道：

“与‘铁桨旗’不能并存的事实，早以铸定，不止是潜龙的这笔血债要讨，其他伤亡弟兄的仇恨亦须加以结算，难生不必激愤，这乃是必行之事……”

说着，他又转向屈归灵道：

“屈老弟，你千万不要自责，潜龙的失闪，你没有一点干系，当时形势如此，便神仙也难扭转逆局，你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要承担掩护的角色，否则，便只有双双战死一途，假设你们这样做了，不但不智，更且对自己不仁，任何一个有决断的人，都不该采此下策，我当然明白你们当时的心情，屈老弟，无论是掩护者或被护掩者，所感受的痛苦俱极深巨……”

霍邦也接口道：

“何况，潜龙在临行之前，业经受命，责成他倾以全力维护屈兄的安全，潜龙没有苟且敷衍，果然俯仰无愧的尽到他的本份！”

屈归灵苦涩的道：

“叶兄的决心早就向我表明了，在将要出发的当口，他来见我，便明明确确的告诉我——最好两个人都能回来，若是只能回来一个则必不是他，他说他已经奉到指示，要以生命来掩护我，不容我有所失闪，除非……除非到了他无能为力的时候……”

霍邦的嗓音亦带着硬咽：

“潜龙向来是这种个性，言出必行，稳扎落实，赋予他的任务，从不会打过折扣，但凡应承下来，豁上命也要办成……”

何如霞瞅着屈归灵，眨着眼道：

“会不会，屈先生，叶叔仍有生存的希望？到底你没看到最后的结局……”

屈归灵吃力的道：

“我和你一样巴盼有奇迹出现，但，但……当时的情况，实在令人不敢乐观。”

何起涛悒郁的阴着脸孔道：

“霞儿，有许多事，往往是不需要看到最后结局的，照常情研判推测，便可得到误差极小的定论，照你叶叔所处的险恶形势来看，他活命的机率相当渺茫，我们都期盼他得以不死，却不宜拿情绪来影响判断……”

何如霞伤感的道：

“爹说得是，不过女儿认为，除非得到确切消息，至少不该放弃希望……”

何起涛道：

“我们会得到确切消息的……”

屠难生在自己面孔上抹了一把，沙哑着声音道：

“老板，上次‘铁桨旗’的人马大举来袭，你派我做总提调，人站在高楼顶只管发令传信、派遣调补，压根没有上场动手的机会，若轮到下一遭，这总提调我是不干了，非求老板你答应我参加实战不可，要不亲手宰杀‘铁桨旗’几个杂碎，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何起涛道：

“不用急，难生，总有机会就是。”

略略沉吟了片刻，他又转向屈归灵道：

“以你的看法，屈老弟，那‘白眉仙翁’孟天复与‘一杖独行’山莫古两人，他们的武学造诣，已经到了什么火候？莫非真个出神入化了么？”

屈归灵谨慎的道：

“这两个人的功力之深，确然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他们在精、神、气的凝练上，更有相当的成就，他们知道搏杀的奥妙，懂得意念与招式的配合，能够活用内外双重修为替敌对者制造死亡陷阱，总之，他们是施展暴力的行家，或者还谈不到出神入化，但却不易相与！”

何起涛勉强笑了笑，道：

“提起孟天复，倒是我们失算了，孟天复的哥哥孟天敬虽为魏长风的师父，却已弃世多年，我们根本没朝他这一层关系上去推想，感觉里，那简直已是上辈子的事，想想看，连我们都已是花甲以上的老人，论起我们的上一代，追溯旧昔，岂不是太也湮远了？”

屈归灵道：

“所以他两个老鹰头一现身，把我也着实吓了一跳，说真的，连做梦亦不曾梦到‘铁桨旗’里居然窝着这么一双混世的老皱皮！”

何如霞插嘴道：

“要是你能早早梦到，我叶叔也就不会落到此步生死不明的悲惨田地了！”

屈归灵虽在微笑，神态却十分严肃：

“二姑娘此言，恐怕稍欠斟酌，重责在肩，大任当前，刀山油锅也只有去闯，临难退缩的事，慢说我碍于自尊，不便苟从，就算潜龙兄，亦必然不

会应允，孟天复与山莫古固则强悍凶邪，好歹却只认命！”

何如霞不由脸上一热，有些嗔意的道：

“我并不是要你们临难退缩，我的意思，是多少可以做一点事前的防范，心理上也好有个准备，这总比突兀应变要从容宽裕。屈先生，你是怎么啦？鸡蛋里挑骨头，存心找我的碴不是？”

瞪了女儿一眼，何起涛斥道：

“霞儿何来此言？对屈叔叔怎可这般不知收敛？”

一声“屈叔叔”不但叫得何如霞大大不甘不服，就连屈归灵自己，亦难免脸上泛赤，不知怎的，竟还有着一股心虚的窘迫感。

何如霞斜着眼儿视屈归灵似笑非笑的道：

“屈叔叔？爹，你老人家不该这个样子，无论张三李四，只要先和你认识了，就硬行提高一辈，非压到女儿头上不可，长辈嘛，总该有辈的条件才行……”

愣了愣，何起涛有气的道：

“长辈就是长辈，还要什么条件？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浑了！”

何如霞振振有词的道：

“爹，做长辈的当然要有做长辈的条件，譬喻说渊源、关系、戚谊等等的牵连都得考虑，再就是年纪的差别、相识的环境场合等，亦须加以衡量，不能把每一个你老人家认得的人都论成你的平辈，譬喻说市集里摆豆腐摊的刘秃子，‘天字旗’旗船上刷马桶的潘二憨儿，从小侍候我姐妹的赵嫂，不也都年纪一大把？你老人家能叫我去称他们一声刘大叔、潘二伯，或是赵大娘吗？”

这番话，倒把何起涛弄得一时无言以对，他支吾了片刻，只好板着脸，用老爹的身份往下压：

“不要油嘴滑舌，给我说这些歪理，屈叔叔的情形，怎可与他们相提并论？霞儿，女孩子家应该懂得规矩，识得礼数，才不会被别人看笑话，你休再胡言乱语，没得让屈叔叔见嫌！”

格格一笑，何如霞掩着嘴儿道：

“他才不会嫌我呢，爹。”

又是一呆，何起涛注目屈归灵，而向来深沉稳练，举止雍容，有山崩色不变、刀落目不瞬修为的这位“孤鹰”，居然脸色透红，局促不安，双手互搓着，像是连坐都坐不住了！

在须臾的愕异之后，何起涛立有所悟，他眼含笑意，嘴里却在佯责女儿：

“疯丫头，不可无礼！”

霍邦旁观者清，自然更是心中有数，这时，他上身微倾，不但在姿势间与屈归灵拉近了距离，感觉里，连精神也更契合了：

“屈兄与霞儿，亦相处了一段日子，她的脾性大概也多少摸着一些，这丫头就是心直口快，百无禁忌，屈兄莫要见怪才好。”

屈归灵颇为尴尬的干笑着道：

“不怪不怪，这还算客气的呢，二姑娘那等雌威，我可是领教得多了！”

几句话一出口，不禁引起何起涛与霍邦的哈哈大笑，屠难生虽悲戚未去，亦忍俊不禁，唇角向上勾起了莞尔的弧度。

于是，室中的气氛，就变得活泼多了，也祥和多了，不但漾着温暖，还溢着丝丝甜意。

何起涛摸着下已，眼神不止是亲切，更流露着慈祥，他望着屈归灵，道：“屈老弟，这一阵子你委实太过辛苦，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应该好好养歇些日，平时要多休息，多补补身子，把心情放松，其他的事不必去烦心，我们几个不能常常抽空，霞儿可以陪着你，只是她那小性子，你好歹得包涵着……”

屈归灵自己也觉得脸孔发烫，他赶忙道：

“我的伤势差不多全好了，不劳帮主记挂，日常调理，亦自会做得……”

何起涛笑道：

“有个人陪你，至少也可解闷，不论堂口或市集上，霞儿亦较你熟悉，四处走走，正可引导引导，总比独自一个来得有趣。”

不等屈归灵再有话说，何如霞已笑吟吟的出了声：

“屈先生，你就不必推三阻四了，这可是你的福气，别人想叫我陪，连门都没有哩！”

屈归灵只好咧开嘴窘兮兮的陪着笑，这等场合，他乃是生平仅遇，如何应对得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同时，他更诧异于个人在这一方面反应之拙钝——拙钝得居然快到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小池边，筑有一座巧雅的八角亭，亭周莳有百花，花儿绽蕾开放，争艳斗丽，色彩缤纷，微风拂来，清香扑鼻，人坐亭中，就算没喝酒，也会有几分薰然陶然，何况何如霞一袭翠裳，艳光相照，笑靥迎处，越发令人飘飘欲醉了。

现在，屈归灵正有这种飘飘欲醉的感觉。

何如霞靠在亭柱上，眼波盈盈，绕着屈归灵的脸盘滴溜打转，倒把屈归灵瞧得浑身不自在起来。

伸手轻轻抚整着鬓边的一绺垂发，何如霞走近前来，笑得有些诡异的开口道：

“屈先生，有个问题，我想向你请教，不过，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才行。”

屈归灵咽了口唾沫，小心的道：

“我只要能够回答的，必然从实相告，二姑娘，你可不作兴拣些令人‘坐腊’的题目发问。”何如霞笑嘻嘻的道：

“这个问题十分简单，保证不会使你‘坐蜡’，但可要言之由衷我才答应——屈先生，我问你，你到底愿意做我的长辈呢，或是和我以平辈相论？”

屈归灵犹豫半晌，吞吞吐吐的道：

“你也明白，二姑娘，我从来就不敢以你的长辈自居，如此定规，呢，可全是令尊的意思……我岂能妄自托大？”

何如霞眨着眼道：

“这样说来，你是愿意同我以平辈相论了？”

搓搓手，屈归灵干笑道：

“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把彼此间的辈分弄得这么清楚不可？二姑娘，真有这样的必要吗？”

何如霞脸色一沉，冷冷的道：

“你不知道？屈先生，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吧？堂堂一个大男人，竟然这般畏首畏尾，躲躲藏藏，往后还能有什么相当？”

真叫风云莫测不是？这位二姑奶奶刚刚尚是倩笑如花，眼眉含春，顷刻之间意就变了颜色，把一片绮丽轻柔化做寒霜飞雪；屈归灵啼笑皆非的道：

“有话好说，二姑娘，怎的说变脸就变脸？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吧？”

何如霞目光灼灼的逼视着屈归灵，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吐自唇缝：

“屈先生，我要你把心里的话掏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屈归灵实在想不到何如霞会这么单刀直入又大胆明确的问出这句话来，一时不由大为窘迫，面红耳赤之下，舌头竟似打了结般越发不灵活了：

“这这……二姑娘，这叫我……呃，怎么说？”

何如霞重重的道：

“好说得很，喜欢，或是不喜欢？”

赶忙定一定神，把乱哄哄的头脑冷静下来，屈归灵细心品味着何如霞的问题，然后，他猛一咬牙，模样仿佛是向上天认了命：

“喜欢！”

何如霞并没有因为得到这个答案而流露出丝毫欣悦的表情，她仍然板着脸道：

“喜欢和爱中间，是有着长远差距的，屈先生，对于我，你喜欢的程度，是否已超越喜欢的实质？也就是说，你不但喜欢我，更且爱上我？”

屈归灵舐舐嘴唇，索性豁上了：

“是的，我，我除了喜欢你，也爱你……”

点点头，何如霞这时才有了笑容，她缓缓的道：

“这就对了，屈先生，只有同辈始能相爱，如果辈份分出尊卑长幼，还要纠缠的话，岂非乱了伦常？你既然爱我，就该在辈份上和我一样争取平等，而你先前却一再态度混淆，言词虚昧，心中有情却嘴上无情自然算不得有担当，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大高兴了？”

屈归灵尴尬的笑着道：

“二姑娘切莫误会，我不是心中有情嘴上无情，只是，呃，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深恐冒然表达，唐突了二姑娘，那就有失君子之道了……”

何如霞轻轻的道：

“爱不须准备的，屈先生，当它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任何蓄意的张罗或刻求，都会使爱变得生硬、变得虚饰与无趣！”

谈到“爱”，尤其是男女之间这种“爱”，屈归灵实在陌生得很，但是，他却已经感受到爱的喜悦、爱的鲜活及甜蜜，他的眼睛发亮，血脉顺畅，不止是心境显得特别开朗，全身也轻快无比，天更蓝了，花更艳了，面前何如霞，亦变得益加娇媚动人，形质柔丽，气韵如诗，恨不能一把搂入怀中，好好享受那一番温馨——

唇角勾动了一下，何如霞平静的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屈先生。”

心腔子猛然一缩，屈归灵略现慌张的道：

“呃，二姑娘，你，你怎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何如霞笑了笑，道：

“假如我没有猜错，屈先生，你很想和我亲热亲热，对不对？”

这一下，屈归灵可真是招架不住了，他呼吸立刻急促起来，原来稍嫌苍白的面孔也泛起无可掩饰的朱赤，甚至连耳根子都发了烫：

“老天，你像是学过‘测心术’……”

何如霞笑得又甜又美，了无丝毫愠意：

“我没有学过‘测心术’，屈先生，只是我多少了解你们男人的心理，在什么时候起什么意念，大致相去不会太远，尤其遐思荡漾的辰光，就把心中想的反映到脸上来了，那种神情，骗不了人，更骗不过一个细心的女人。”

屈归灵赶忙收敛心神，正襟危坐，仍不免透着几分忸怩，说话也讷讷的了：

“对不起，二姑娘，我不该起这样的意念，这使我觉得很污浊，很伧俗，唐突之处，还请二姑娘包涵曲谅……”

何如霞恳切的道：

“我没有怪你，一点也没有怪你，屈先生，在眼前的情景里，你若是毫无绮念，那就不正常了，不但不正常，岂不更显得我欠缺吸引力？你想和我亲近，绝对是顺理成章的反应，只要发乎情、止乎礼，我们都不算罪过……”

干笑一声，屈归灵红着脸道：

“不敢冒犯二姑娘，况且你我之间，时机尚未成熟，就此打住吧。”

何如霞神态安详的道：

“屈先生，我们既然彼此相爱，还要等待什么时机成熟？爱就爱到底、爱到死，否则不如不爱，畏首畏尾，似迎还拒，最是暧昧矫情！”

屈归灵又慌了，他不知该如何来回应何如霞这番赤裸火辣的盛意，正在支吾失措的当口，何如霞已经轻轻凑了过来，闭上眼，仰起面庞，柔润粉红的樱唇微张，若含苞待放的花蕾，芬芳甜美，诱人极了。

于是，屈归灵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嘴唇是什么时候迎上去的，当双唇胶合，屈归灵才晕陶陶的发觉，他们在“吻”，是在“亲热”了。

浮海乘波凝杀气

“海口集”港外十多里的水面，三艘双桅大鸡眼帆船，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巡游着，船上的双帆都只半升，并不十分着力的兜着风劲前进，高翘的船尾下，划出淡淡的波痕，光景显得平静又和祥，甚至带着点慵懒的味道。阳光照耀里，似乎真像是个逛海的日子。

但是，位居当中那艘船的船舱内，气氛却颇为僵凝，不仅毫无平静和祥的意味，更且充斥着森寒的阴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悸栗隐伏着，萧索里，透着令人窒息的重压。

船舱的面积相当广阔，一千人便围成圆形坐在那儿，圆的顶高点，坐着是魏长风，环绕四周的人们，则有“铁桨旗”下“风啸殿”殿主“生死环”石重、“云起殿”殿主“长鞭”卢存敬、首席执法“白髯血爪”万沧、“燕子”危中行、“黑摩韧”宫子郁，以及另两个形象冷肃、体格瘦削的中年人。

石重气色灰败，右臂满缠白布，整只胳膊用一条丝带倒挂在脖颈下，身子虽在长衫的遮盖里，仍然显出多处极不调和的凸凹，可见他身上另有包扎，受创不止一端；卢存敬的模样更不堪瞧，一条左腿齐膝截去，断口处的裹布尚印着血渍，他人坐在那里，不如说是半躺着，时不时呛咳连声，分明一付老病缠绵，油枯灯尽的德性。

“白髯血爪”万沧的样子远算不错，他倒是混身周整，完好不缺，只是表情沉郁凝重，看上去阴晦苦涩，带着一股霉气，了无奋发欣荣之状，瞧在眼里，未免令人泄劲伤神。

宫子郁与危中行也都紧崩着面孔，目光下垂，双手交叠，一副老僧入定的架势，在做作的镇静中隐透着冷峻——或者是沮丧。

那两个面貌严酷的中年人，留着短髭的一位，是“铁桨旗”“电舞殿”的殿主“九翼鹏”卫啸；横过鼻梁一条刀疤的朋友，则为魏长风的多年至交“反手夺命”沙无恨，沙无恨乃是千里迢迢，特地从西陲赶来，替魏长风助拳掠阵的。

在经过长长的沉寂之后，魏长风终于悠悠忽忽的开了口，声音之幽渺飘回，宛如来自墓墟地心：

“从上次卷袭‘千帆帮’总坛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休息整补，养精蓄锐，应该可以再行发起第二次攻击，不过，我看各位眼下的态势，似乎都不大起劲，士气低落至此，这仗还能打么？”

围绕周遭的人们没有一个吭声，大家都默然危坐，像是皆已神游太虚去了。魏长风双目巡转，冷冷一哼，语调逐渐变为严厉：

“无论任何一个帮口、一个集团，它生存的基础就是团结，团结才能奋进，奋进依恃的是士气、是决心，这仿佛一列竖立的骨牌，有其连贯作用，立则并立，倒则俱倒；自我“铁桨旗”成帮以来，雄峙四海，扬威江湖，可谓是无往不利，又几曾有过今天的颓唐，目前的衰败？然而势由人创、运由人争，莫非各位就甘心认命，只在一次打击之下便失却勇气，丧了意志？”

又在一阵僵窒以后，“白髯血爪”万沧先是一声干咳，才小心翼翼的道：

“瓢把子的话没有错，我也不相信大伙只吃过一次败仗便消了锐气，问题在于人的意志要配合现实的形势，方能发挥士气的功效，瓢把子，眼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在头一次攻击蒙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如今的力量是否足够展开第二次阵仗，恐怕大为可忧——”

魏长风不悦的道：

“你不要单考虑我方的实力消长，万首座，经过那一次交锋，‘千帆帮’又何尝不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丧？两相抵算，他们的情况，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风啸殿”殿主石重稍微移动了一下坐姿，嗓调暗哑的启口道：

“瓢把子，‘千帆帮’的折损固然不比我们小，但以现存的力量而言，他们却超过我们，又是以逸待劳，占尽地利的优势，我方若是不能补充人马，增强实力，以压倒性的优势攻扑，结论至多和第一次的拼杀相侔，假设行动的发起，只为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瓢把子，我认为意义上就值得斟酌了！”

“白髯血爪”万沧深深颌首，表示赞同：

“石殿主的看法极有见地，瓢把子，我们争的是全胜，是敌亡我存，不该有两败俱伤的打算，如此，则非得从长计议，善谋对策不可！”

魏长风烦躁的道：

“现下何来‘压倒性的优势’？月前一战，不但本旗所属损伤惨重，几不成军，连远来助阵的各方好友也大半殉难牺牲，卖命流血的事，临时再图广邀帮手，增强实力，真是谈何容易！”

一直沉默着不曾出声的“反手夺命”沙无恨，习惯性的摸索着自己鼻梁上的那条疤痕，身形微向前倾，平静又徐缓的道：

“长风兄，我有一言，不知是否问得？”

魏长风忙道：

“且请直说无妨。”

沙无恨淡淡的道：

“‘黄香社’的‘三龙王’曹笃，与长风兄你不是儿女亲家吗谊属至亲，‘黄香社’又人强马壮，兵多将广，应该能够帮得上忙才是。”

魏长风苦笑一声，摊开双手，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他连连摇头道：

“无恨，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位亲家的习性古怪，为人偏执，这档子事发生以来，他没帮着‘千帆帮’扯我后腿，已算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如果指望他助我一臂，未免缘木求鱼，想也休想！”

沙无恨不禁诧异的道：

“长风兄，此话怎说？”

魏长风叹口气道：

“曹笃是老古板，事事要问道理、论曲直，行止之间，俱以是非为原则，他认为这桩争执过错在我，出师无名，因此不肯助我一臂，殊不知江湖上乃以成败论英雄，要砥定千秋大业，往往不能拿一般的道德水准来衡量行事的手段，自古以还，朝代的替换，江山的轮转，多少是有道理的？”

沉默了一会，沙无恨淡淡的道：

“人各有志，这也无须去怪他，只希望小儿女辈不要为了此事发生龃龉才好！”

魏长风神色阴滞的道：

“两口子已经吵过几次了，若不是我出面压着，怕要闹得不可开交……”

沙无恨道：

“但凡某些状况发生，许多后遗症也就跟着来了，其形势的演变，甚至难以想像，长风兄，你得谨慎控制着，千万别弄僵了你与‘黄香社’的关系，照我的看法，曹笃表面上不肯出兵，心里头仍是向着你的，到了节骨眼上，

他至少尚有缓行圆转的动用，我们缺不得这个人！”

魏长风颌首道：

“你说得对，事实上，他业已明暗帮我掩饰说合数遭，因为他不愿正式来援，有时想想虽不免气愤，但过后寻思，却也能谅解他的苦衷，无恨，就如同你方才所说，人各有志，亦怪不得他。”

又用右手食指轻轻抚弄着鼻梁上的疤痕，沙无恨沉吟着道：

“长风兄，‘黄香社’目前难以寄望相援，你的心中，可有其他邀兵的路子？”

魏长风涩涩的道：

“我先时已经说过，邀人流血卖命的事，谈何容易？何况‘千帆帮’不是省油的灯，度情量势，愿意和他们结怨的主儿就越发难找了！”

“白髯血爪”万沧接口道：

“而照卫殿主自堂口带来的消息，对方显然也有意抄我们的底，上一次虽说只摸进老巢两个人，却造成我们不小的损失，接下去必定尚有阴谋待逞，瓢把子，基业的稳固最是重要，我们远战于外，务必得防着‘千帆帮’趁隙刨根……”

魏长风皱起双眉道：

“万首座，你的意思是说，不宜再从堂口里抽调兵力来做支援？”

万沧垂着目光道：

“我们外用兵，瓢把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弹性极大，但若根本不保，则如飘萍，连个下栓所在都没有，那就惨了！”

魏长风冷冷的道：

“情况大概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万首座，你不要忘记，‘铁桨庄’里，有我师叔‘白眉仙翁’孟天复与‘一杖独行’山二叔坐镇，他两位修为之深，已不啻陆地神仙，有力敌万夫之能，再加上安磐的辅助，不论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怕也难得讨了巧去，你的看法，怕是过虑了。”

万沧显得有些吃力的道：

“瓢把子，孟前辈与山前辈的能耐，自是无庸置疑，但我们仍须加意小心，谨慎防范，据卫殿主说，孟前辈这次也吃了亏，手部受创不轻——”

哼了一声，魏长风道：

“不错，然而伤了孟师叔的人结果又如何？他仅仅流了孟师叔几滴血，赔上的却是一条命，叶潜龙早就死烂了！”

万沧脱口道：

“伤了孟前辈的不是叶潜龙，瓢把子，那是屈归灵，‘孤鹰’屈归灵！”

双眼暴睁，魏长风怒道：

“就算是屈归灵，又有什么不同？”

万沧吸了口气，道：

“瓢把子，屈归灵逃脱了！”

魏长风也吸了口气，尽量压制着自己：

“屈归灵是逃脱了，万首座，这其中莫非还包含着什么特殊意义么？”

万沧低沉的道：

“我并不是有所影射，瓢把子，我的意思是，对方拥有的好手，比我们估计实力要高，而且有不乏舍生忘死，拼命豁命之辈，甚至修为精湛如孟前辈，亦未能占到绝对的上风，我在担心，他们下一步行动展开之际，只凭孟

前辈与山前辈的虎威，是否罩得住整个局势……”

魏长风道：

“还有安磐，还有‘雷鸣殿’、‘电舞殿’的两支人马为辅，我倒不信‘千帆帮’有通天的本领，能掀腾起‘黑岩半岛’本旗的的垛子窑！”

万沧肃穆的道：

“所以，瓢把子，留守堂口的弟兄责任重大，万万不能再行抽调，否则内部一旦空虚，敌方正好乘隙而入，情况就相当不妙了……”

好一阵不曾开口的“生死环”石重，这时干咳一声，接上来道：

“瓢把子，如今的形势是明摆明显着，堂口的人马不能抽调，若待第二次攻扑‘千帆帮’，就只有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以现有的力量搏击对方，成败如何，实难断言，我认为，这个险冒得太大……”

魏长风僵默了片刻，脸色十分阴沉的对“电舞殿”殿主“九翼鹏”卫啸道：

“你的看法如何？”

清了清嗓子，卫啸微微欠身：

“石殿主的高见固然有理，但我的意思却与他稍有差异，瓢把子，我们如今的情形势同骑虎，阵仗拉开，且已交锋接战过了，就算我们要退缩，人家亦必定不肯甘休，除非全旗散伙，各自隐奔，便只有继续的拚搏下去，不管实力厚薄，不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罢了！”

一边的“反手夺命”沙无恨蓦的喝了声彩，连连鼓掌，赞叹着道：

“好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长风兄，卫兄的看法直截了当，说穿了仅得两字——拚命；拚输拚赢，各凭造化，可恃的全在大家伙有没有那片赤胆忠心了！”

魏长风略见激动的道：

“万首座、石殿主，二位觉得卫殿主的见解有理无理、对是不对？”

话说到这时里，万沧与石重又如何反驳？横竖是豁出去了，要认命，只有并肩子认，再条陈利害，怕就会落个“畏缩怯懦”的罪名，这等口实，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两个人互觑一眼，由万沧开口道：

“既然卫殿主有此决心，我们自则赞同，唯以一死追随瓢把子豁战到底！”

魏长风大笑道：“好，好，让我们切实计议，仔细筹划，待兄弟们连心合力，这一次，就要血洗‘千帆帮’，杀他个鸡犬无存、片甲不留！”

“燕子”危中行第一次拿了言语：

“瓢把子，我要求打前锋、攻头阵，月前这恨，定须湔雪，我们的损失的、赔折的一切，都要‘千帆帮’十倍百倍的报还！”

魏长风点头道：

“不会令你失望，中行，但存一口气在，‘铁桨旗’上下必然要讨还公道！”

沙无恨忽然若有所思的道：

“长风兄，你不是还邀约过‘阴阳无常’江桦和任雪绮夫妇么？怎的未见他二人踪影？”

此时此处，提这档子事，未免有点煞风景，应了“哪壶不开提那壶”的俗话了，但魏长风又不能不回答，他仍然笑道，却笑得泛苦：

“无恨，你有所不知，江桦两口子人早赶了过来，不巧却半途遇上了屈

归灵他们，两口子贪功心切，抢先拦击，一场激战之下，夫妇双双栽了跟斗，那一仗，江桦就折了一条手臂……”

卫啸跟着道：

“事情尚不止此，江桦两口子回去调养了一段时日，大概是越想越恨，忍不住又赶到‘海口集’对外的必经通路上守伏，居然就被他们等到了屈归灵，第二次交手下来，江桦仅存的另一条手臂也报了废，据说他老婆任雪绮当场就几乎发了疯！”

魏长风摇头道：

“这夫妇两亦未免太沉不住气，行动前后，都没跟我们联系，擅自涉险，才落得这等结果，真叫人又是难过、又是扼腕……”

卫啸忙道：

“出事之后，瓢把子已交待送了一万两银子过去，聊表慰藉之忱！”

沙无恨锁着眉心道：

“那屈归灵，竟有如此身手？长风兄，我看这人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魏长风咬咬牙道：

“也不知我与他有何恨何仇，整个事情都是由他一手搅和起来，更帮着‘千帆帮’和我们为敌，那种死心塌地法，提起来就令人切齿！”

沙无恨缓缓的道：

“江桦夫妇也是莫名其妙，明知道凭他二人之力对付不了屈归灵，却偏偏一而再的去狙击那姓屈的，这不是自己触自己的霉头么？”

魏长风的表情变得不太自然，嗓音也有些发沙：

“他们倒不是瞎行动，两口子第二次伏击屈归灵的时候，乃是有备而去，请得有帮手，而且是十分够份量的一位帮手。”

“哦”了一声，沙无恨道：

“请的是谁？”

魏长风道：

“飞鸥和尚。”

眉梢扬起，沙无恨吃惊的道：

“请的是飞鸥和尚？这样说来，连‘飞鸥和尚’也未能敌过屈归灵？”

魏长风沉重的道：

“和尚不但栽了跟斗，听说这跟斗还栽得不轻，屈归灵用剑伤了他的尾椎骨，将来能否活动自如，大有疑问，我看情况不很乐观……”

沙无恨叹息着道：

“想那飞鸥和尚，出身少林，功力何等深厚精纯？却把半世英名坏在屈某人手中，他这口气恐怕再怎么咽也咽不下！”

魏长风的遗憾挂在脸上，戚戚然道：

“要是大和尚不负伤，倒是一位极佳的帮手，各方面都派得上用场，而他虽不曾受我亲托，论起来也是为了我们的事遭此磨难，若有机会，希望能和他见见面，略抒感谢之意。”

卫啸插进来道：

“见面的机会一定是有的，瓢把子，而且这段过节不会就此拉倒，飞鸥和尚心高气傲，睚眦必报，吃了恁大的亏，绝对不可能隐忍甘服，他迟早都会找到屈归灵结算这笔旧帐！”

手指在鼻梁间轻轻刮过，沙无恨无声的叹了口气，语调平淡的道：

“问题在于，和尚的身子如果养不好，又拿什么东西去报仇？”

半躺在椅子上的“长鞭”卢存敬，突然挣扎着坐直了上身，瞪着双眼，带几分不服的道：

“话不是这么说，无恨兄，所谓残而不废，以我打比，断了一条腿，这仇就不能报啦？行动不方便没有关系，还可使这双手，甚且以嘴巴去啃去咬，好歹扯下对方一块人肉来也甘愿！”

连忙拱手，沙无恨陪笑道：

“是我失言，是我失言，存敬兄尚请见谅，我只是有话直说，别无他意——”

卢存敬目光沉滞，气色灰暗，他两只手撑扶椅臂，悠悠忽忽的道：

“我也不是怪你，无恨兄，人遭遇这等打击，连心胸都不由变窄了，冒犯之处，亦请老兄莫要挂在心上才好，唉……”

魏长风和悦的搭口道：

“卢殿主，为了‘铁桨旗’，你业已尽了本份，付出心力，且先养歇着，在伤势未曾痊愈之前，一切都有我们来担待。”

卢存敬好强的道：

“不，瓢把子，我还能撑，还能干，我可不是废物，你不能把我闲搁着！”

魏长风黑髯微颤，颇为动容：

“卢殿主，就凭你这几句话，这股不屈之志，谁敢说我们‘铁桨旗’心不可用、士气已泯？好，时辰一到，必有你的一份！”

卢存敬大声道：

“多谢瓢把子成全！”

说完这句话，他像是个刚刚爬上山巅的旅人，又疲惫的靠回椅上，粗浊的喘息起来。

暗里，“白髯血爪”万沧眼神透着悲悯的瞧向卢存敬，心中不禁为这把老骨头难过——单凭一口气，便挡得住枪林箭雨的凌厉么？

魏长风又开始说话，内容完全是计议下一次攻扑“千帆帮”的细节与步骤，他的嘴唇不停翁张，牙齿的瓷光闪亮，但在万沧和石重看来，竟似是泛着血腥味，映幻着一片赤漓，字字句句，也都若淹没于隐约的鬼哭狼嚎声中了。

船在缓慢的前行，海面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但在遥远的天边，却已聚起一抹阴暗的云霾逐渐向四周扩散开来……

金戈铁马谈笑间

几座假山，一角花榭，除了偶而传来的数声鸟鸣，气氛显得宁静又安详。

这是霍邦所居的精舍后院，现在，他正背负双手，在假山前的碎石小径上走来走去，脚底踩过石砾，响起细微的磨擦声，看样子，这位“千帆帮”的第二号首脑，心情却并不怎么宁静安详。

屈归灵是受邀而来的，陪他一同过来的人，是大掌法屠难生，屠难生的脸色也凝重得紧，沿途伴随，竟没有多说过几句话。

看到屈归灵，霍邦免去俗礼，只匆匆迎上几步，开门见山的道：

“屈兄，很抱歉劳你大驾，‘铁桨旗’那方面有新的情况传过来了——”

屈归灵平静的道：

“怎么说？”

霍邦低声道：

“根据我们所得的可靠消息，‘铁桨旗’自上次铩羽而归之后，不但不曾休生养息，检讨省悔，最近更且调集兵力，重新布署；准备再度进犯本帮，所悉密报指出，对方日来活动频繁，人马出没诡异，种种迹象显示，他们发起第二次攻击，恐怕就在近前……”

屈归灵淡淡的一笑道：

“二当家，这原是预料中事，假若他们就此销声匿迹，龟缩不出，那才叫奇怪。”

霍邦颌首道：

“原是这样说，不过当家的另有个想法，他现下正忙着，临时抽不出空来与兄细谈，特地叫我请了屈兄来，就因应之策合计一番。”

屈归灵道：

“帮主想必有了腹案？”

虽然明知左右没有闲人，霍邦仍旧戒惕的向四周环视一遍，语气极为慎重的道：

“当家的意思，是将屈兄先时的应敌之策加以延伸，加以扩大——”

屈归灵反应十分迅速：

“二当家是指——主动攻击？”

一边，屠难生道：

“是的，不但采取主动攻击、抢先攻击的策略，更要把战场从‘千帆帮’总堂移转到外面，屈兄，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不能老搁着任由对方糟蹋蹂躏！”

屈归灵道：

“各位的尊见我完全同意，但在我们展开主动攻击之前，有几个问题，却必须先了解，知己知彼，方可制敌竟功……”

霍帮忙道：

“且请明示，屈兄，或许我与难生已有端倪，能够即做解说。”

略微沉吟之后，屈归灵道：

“第一，‘铁桨旗’方面主力按在何处？能否加以正确捕捉？第二，他们在上次败退之后，如今阵容可有增强？若然，又添补了哪些好手助拳？第三，对方大概的行进路线及攻击计划我们是否能做预先揣测？”

霍邦缓缓的道：

“关于屈兄这几个问题，我们业已就所得情报做过研判，而结论与事实

相信不会差距太大；‘铁桨旗’那边，主力约莫按在离着‘海口集’十多里远近的‘曲堤’外海上，共有二十余艘单桅及双桅帆船，人数可能在七八百人至千人左右，如果要截击他们，最恰当的时机就是等他们舍舟登陆的那一阵，其次，于海上狙袭，亦不失为一种奏效方法——”

屠难生接口道：

“以我们的密报内容来看，对方似乎没有再邀到什么好手助阵，但是，却把本身所有的实力全部集中，光景像待孤注一掷，做最后决战！”

霍邦又补充道：

“说到这里，他们可的能行进路线及攻击计划，我方就不必多加揣测了，因为邀战的地点与时机乃由我方主动，不等他们发起，我们就要抢先下手，而这一次，必然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不分存亡，断不罢休！”

屈归灵慎重的道：

“二位，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霍邦与屠难生互觑一眼，两人的神色颇为隐密，霍邦压低了嗓门道：

“消息的可靠性错不了，不瞒屈兄，这些情报，是由‘铁桨旗’内部中枢传过来的，暗递消息的人，是他们其中一个地位甚高的的首要，基于人道和悲悯的原则，他无法苟同魏长风的黠武好战、狂暴嗜血，乃主动与我们搭线输诚，目的只为了要将双方可能伤亡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屈归灵稍感意外的“哦”了一声，眉梢轻扬，随即朝着霍邦及屠难生笑了：

“二位，想不到贵帮的门道还真不小，居然连‘铁桨旗’的核心人物也拉拢上了，不过，这会不会是个引人入彀的陷阱，二位尚须慎加考量。”

霍邦也笑道：

“我们早已再三查证过了，此人确是诚心诚意弃暗投明，他如此作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贪图任何条件——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条件，只是他厌烦了魏长风昧于私欲，求强好胜的跋扈心态，更凛惧姓魏的那种不顾一切，趋迫手下卖命舍生的恶毒手段——白骨叠山，血流盈渠的惨况，仅为满足魏长风个人的野心妄念，这位朋友难以苟同，而此番慈悲胸怀，求诸于内险碍重重，难获回应，则只有通达我方，共谋成全之道了。”

屈归灵道：

“但是，我们有几分成全此人意愿的把握？”

霍邦表情严肃的道：

“不敢说，屈兄，总是尽力而为，你也明白，两军交锋，白刃镗锥之下，要想执意容让，实在不易，只有事前对弟兄们多加告诫，反复提示，促使大家减少杀生，以擒王为目标，如此，或可消弥部份伤亡之祸……”

屈归灵道：

“这个人不惜顶着叛帮背义的罪名，为的乃是祈求若干无辜生命之得保，实谓仁者，二当家冲着他这一番心愿，倒不便令其过于失望才好！”

霍邦道：

“我说过，总会尽力而为。”

屠难生笑了，跟着道：

“屈兄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么？”

屈归灵道：

“如果方便告诉我，二位自会直说，否则，就是不宜让我知晓，一个人

应知道他该知道的事，而不该知道的事，大可不必问闻。”

看了霍邦一眼，屠难生凑近来道：

“这件事，虽属极高机密，但屈兄与我们之间，决无不可言者——‘铁桨旗’的这位朋友，就是他们的首席执法，‘白髯血爪’万沧！”

屈归灵这一下才真有些吃惊了，“铁桨旗”的阵营中，别人起这个念头，还勉强说得过去，而万沧乃是他们的执法首脑，其对帮门的忠耿与向心力，应该更胜他人，但偏偏执法犯法，领头起变，岂非不可思议？

体会得出屈归灵心中的愕异，屠难生微微一笑，放低了声音道：

“觉得奇怪，是吧？不瞒屈兄，当初我们经由一位关系人传来万沧输诚的意愿时，也着实愣了一阵子，有些难以置信，直到后来问清楚了此中因由，又与万沧见面恳谈之后，才确定他的动机真挚无疑，他试图挽救‘铁桨旗’沦于溃灭，希望能尽量减少人命折损，除开与我方合作，再无他途！”

霍邦接着道：

“魏长风丧心病狂，一意孤行，完全不计成败的后果，他这种刚愎专擅的作为，已引起内部普遍的不满，万沧只是一条导线，我们预计一旦开始交锋，‘铁桨旗’方面必然断续有人起而响应，或者怠战虚委，或者散逃他去，下次对阵，便是魏长风旗倒兵败之日！”

摇着头，屠难生又道：

“两国交兵也好，两帮争战亦罢，实力强弱倒属其次，凭的就是一股士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当人们不情愿去打那不知为何而打的仗时，输赢早已判定，纵使硬起强攻，落的也只是个倾亡罢了！”

屈归灵沉思了好一会，谨慎的道：

“形势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过于乐观，仍须步步为营，小心从事，就算万沧传来的消息完全无讹，情况往往亦有变化的时候，魏长风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既发起第二次攻扑，便有他认为胜券在握的条件。二位，他内部的危机，本身并不知道，而攻势甫起，前锋仍锐，万一头个回合我方失利，恐怕那些有心揖手弃戈之辈，届时也只好随波逐流、蜂涌向前了……”

霍邦肃然动容，连连点头道：

“屈兄说得极是，这却不可不防，第一次遭遇，我们就务必要全力施为，打得他手足失措，招架无方，从而引起他内部哗变，里应外合，方能奏功！”

屈归灵道：

“二当家，我方现下的实力如何？有没有把握压制‘铁桨旗’？”

霍邦笑道：

“如果单照万沧的说法，以‘铁桨旗’目前的阵容，大概不是我们的对手，尤其士气方面我们这边正是如虹之势，人人磨拳擦掌，斗志昂扬，恨不能早日接收，砥定大局！”

屈归灵道：

“那就好，二当家，但为什么二当家与大掌法先前却又形色凝重，显得忧心忡忡？莫非还有不曾见告的隐衷存在？”

叹了口气，霍邦道：

“不错，我们是有点忧虑，屈兄，以整个形势来看，我方的确占着上风，独有一桩，怕影响大局，进而扭转成败之势——”

屈归灵注意的问：

“此话怎说？”

霍邦道：

“据万沧的情报指出，‘白眉仙翁’孟天复、‘一杖独行’山莫古两个老怪，已由‘黑岩半岛’来至魂长风处，换句话说，我们主动邀击的第一个回合，便将碰上这一对老怪，而成败所系又全在第一个回合，有他两人在，我们的有利情况就要大打折扣了……”

想起在“黑岩半岛”，“鲸穴”之内与孟天复、山莫古的那场浴血苦战，屈归灵亦不由暗自打了个寒噤，他僵默片刻，始强笑着道：

“看来，魏长风确然是打算孤注一掷了，竟连他镇寨的两块法宝都搬了出来，光景明摆着豁出去拚到底啦！”

霍邦涩涩的道：

“当家的命我两个请屈兄来此，除开阐述敌我眼前形势之外，主要就是请教屈兄高明，该如何对付孟天复与山莫古这一双老魔头？”

屠难生紧接着道：

“屈兄，此二人乃关键所系，能否一举成功，端看对他们有无抑制之道——”

屈归灵好久没有答腔，过了一阵，他才垂下目光，冷冷清清的吐出一个字：

“有。”

霍邦与屠难生两人精神倏振，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急切问道：

“对策何在？”

屈归灵沉缓的道：

“无他，拚命而已。”

先是一片失望又隐泛不满的神情浮现在霍邦及屠难生的脸孔上，但在须臾的寻思之后，两人的形色又逐渐改变了，他们仿佛在这俄顷之间顿悟了什么、豁通了什么，于是，二人齐齐点头，四只眼睛里光芒闪烁——霍邦重重抱拳，略显激动的道：

“屈兄高明，顿开茅塞，不错，搏杀制胜之无他，端在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可笑我和难生，半世江湖，几十年刀枪打滚，临到强敌当前，偏偏悟不透这一层最简单的道理，惭愧，真叫惭愧！”

屈归灵忧戚的笑了：

“二当家言重了，我所说的，只是个最笨的法子，除了以命相搏，实在别无他策，但求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霍邦凛然道：

“但有必死之心，何事不可成？”

屈归灵道：

“二当家，帮主是否已经决定，准备什么时候展开行动？”

霍邦道：

“三天之后。”

心里算了算日期，屈归灵道：

“我想，各位当然不会漏了我。”

霍邦笑道：

“仰仗屈兄大力之处正多，怎会漏了屈兄？只是‘千帆帮’上下，对屈兄索求过繁，屈兄勿以为忤，我们已感到万幸了！”

就是这谈笑间的一段话，已经决定了另一次生死搏杀的承诺，这是性命

的交托，血肉的付出，但屈归灵了无遗憾，人活着，原该为了值得的理由及笃守的信则去冒险牺牲，尤其江湖过客、武林闯将，特别要捧着一个“义”字当头，屈归灵遇上的，非仅义字，亦有情字，情义所在，他还有什么犹豫？

在“千帆帮”的龙头帮主何起涛裁决之下，奇袭“铁桨旗”的各项行动细节已经定案，人手的选派亦告完成，当然由何起涛本人统率全军，而霍邦、屠难生同时披挂上阵之外，“天”字旗大掌舵“铁鬼手”荆之浩以下仅存的一位“正护旗手”“双死角”之一吴浪；“地”字旗大掌舵“飞鸿”常毅庵及所属的三名“正护旗手”贾兴、程光、钟家麒；“黄”字旗大掌舵“黑龙”官小楼麾下的三名“正护旗手”上官有为、燕寻春、黄要强等全部出动。其中，“地”字旗的“飞鸿”常毅庵、贾兴，“黄”字旗的燕寻春、黄要强几位，尚是伤后初愈，却也不顾一切，磨刀待试了。

“玄”字旗已经抽调不出人马参战，“玄”字旗的大掌舵“闪刀”姜省非，由于当时受创极重，到如今还躺在榻上养息着，他手下的五名“正护旗手”，也在上次与“铁桨旗”的火拚中折损四员，仅剩下的一个“病狮”秦力，伤得和他一样凄惨，这一旗的兄弟，能保住大旗不倒，已是万幸，如今他们所能做的，仅存放哨巡更的差事而已。

何起涛的贴身近卫“丹心七志士”自则随行，在“千帆帮”此次出击的阵势中，唯一的外援，只有屈归灵，因此，他越觉得肩压沉重，精神也不期然的逐渐紧张起来。

“千帆帮”的四支船队，仍旧由他们所属的四位二掌舵及六十余名“副护旗手”督卫着散泊他方，要等到这场漫天的烽火烧过再驶回来，船队乃是帮口的命脉，安全上的顾虑，是绝对不能疏忽的。

现在，隔着大军出战的日子尚存一天，在若干好手的正面主攻任务下，还精挑了三百名强键勇悍的帮中弟兄作为后援，经日以来，这三百名弟兄秣马厉兵，枕戈待旦，早已亢奋得沉不住气了。

“千帆帮”尽管在全力奋战，呈现于外的面貌却一如往昔，看上去虽然还是防守森严、更鼓不绝，给人的印象只是加强自卫的层次罢了，不像他们有出击的打算，一点也不像。

这种外弛内张的情形，他们要一直维持下去，一直要维持到交锋的那一刻为止，等到“铁桨旗”的人发觉了实况，结果也早就确定了。

生死争斗之前的等待是非常折磨人的，非但寝食难安，做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来，人的心里不止是亢奋，还带着无可言喻的焦惶与忧惧，看山不是山，见水不似水，在一切没有了断的辰光，时间便渡得如煎若熬了……

室中寂静悄然，屈归灵对灯独坐，目定定的注视着灯光摇晃，焰蕊伸缩，其实，他眼中什么也不曾看见，脑海里，什么亦不曾去想，他只觉得一片空茫，一片莫名所以的空茫……

预定出动的的时间是明晚起更之际，从这里到“曲堤”的攻击发起点，约莫仅须半个时辰的工夫，也就是说，从出动到接触，不会超过一个时辰，寒光映月、血肉横飞的一刻即将来临——而在那一刻到来的当口，还不知是否确有明月相亲呢。

“千帆帮”业经确悉，“铁桨旗”的船队已从外海驶近离岸不及里许的水面，船队移动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亦是选定同样的日期对“千帆帮”发动总攻，双方差的仅是时辰有异，“铁桨旗”泊岸集结的辰光定在三更，

扑袭的时间定在拂晓，又是拂晓！

如果把两边拟定攻击的时辰加以印合，便得出一个结论：“铁桨旗”出动登陆的时间，正是“千帆帮”进入埋伏地点准备狙击之后的一个多时辰，假设情况不再发生变化，“铁桨旗”就等于把自己整个送入虎口中了。

形势虽对己方如此有利，但屈归灵却高兴不起来，丝毫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更似一场梦魇、一抹魅影——

而梦魇中融合着魅影，便这般如幻似真的紧迫着他、郁窒着他，每一触思，甚至连呼吸都滞重了。

是的，“白眉仙翁”孟天复与“一杖独行”山莫古，两个人加起来，正好比一对冤孽——前辈子的冤孽、追魂索命的冤孽！

屈归灵这几天来，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萦心牵肠的问题，全在于考量要用什么法子来对付那两个老魔；不错，拚命是最有效的因应之策，症结却在拚上性命能否换来相等的代价，答案若是相背的，则命就拚得可笑与不值了，他不清楚“千帆帮”的首要们有没有在这一层上多做忖度，但直觉里，他认为这乃是他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负荷虽然沉重，但他咬着牙关也要肩承下来！

不论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忍受多少的痛苦，就算对“千帆帮”的知遇、对何家姐妹的一点回报吧！尤其何家姐妹，到底是生死缘啊！

想到这里，屈归灵的唇角不由微微抽搐起来，同时，他恍似听到了叩门的剥啄声，声音很轻而且只敲叩了两三下就停了，好像等着进门的那一位，心中也存着几分犹豫似的。

摇摇头，屈归灵吁一口气，用他惯常平静淡漠的声调发问：

“哪一位？”

门外，传来的竟是何如霞娇嫩的嗓音：

“屈先生，是我，如霞。”

微微兴起一丝讶异，但无可讳言的，屈归灵更有一股惊喜的感觉，他站起身来，过去将门启开，灯火映处，可不正是何如霞那一俏丽中略显苍白的脸庞？一面伸手让客，他一边由衷的笑着道：

“这么晚了，还没去睡？”

何如霞走进屋里，就在方才屈归灵所坐的椅子上坐下，极为自然的拢了拢鬓发，目光却不停的在屈归灵脸上打转：

“你怎么也不睡？”

屈归灵耸耸肩：

“睡不着。”

何如霞笑道：

“和你一样，我也睡不着。”

在另外一张酸梭雕桦椅上坐下，屈归灵瞧着何如霞，轻轻搓着两手：

“二姑娘，你像有心事？”

何如霞坦然道：

“是的，我有心事，而且，我知道你也有心事，屈先生，我更相信我们两人都有着类似的心事——明晚的行动，在精神上是一桩极大的压力，对不对？”

屈归灵点点头，道：

“成败所系，就难以令人淡然处之了，二姑娘，明晚一战，乃是存亡攸关！”

何如霞道：

“你的顾虑，除了这一战的过程掌握之外，犹担心如何应付孟天复、山莫古两个老怪物的威胁，屈先生，你是否正为此事烦恼？”

屈归灵道：

“真乃一语中的，二姑娘，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

轻啜一声，何如霞道：

“不是什么事都瞒不过我，屈先生，而是你已把心事写在脸上了，你很少像这个样子，像现在这么焦虑不安……屈先生，那两个人，真的如此可畏，能给你这么大的压力吗？”

屈归灵苦笑道：

“你不曾面对过这两个人，不明白他们的厉害，二姑娘，那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经验，与他两人较斗，好像是力搏着一座山、一片海，雄浑浩阔，令人有无从下手或后继空乏之感，半生风浪，历经战阵，我还没遇上比他两个更难缠的敌人！”

微愣了一会，何如霞神色悒郁的道：

“那么，你可会想出了破解甚至于自保之策？”

屈归灵沉重的道：

“到眼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破解他们两人相加的威胁，不能破敌，就更谈不上自保了……”

何如霞的心口上仿佛升堵着一口滞气，胸隔间立刻郁闷起来，她好半晌没出声，然后，声音就变得低哑了：

“屈先生，在这种情形下交手，岂不是太不公平，也太没有价值了？”

屈归灵想挤出一丝笑容，奈何却实在挤不出来，他微显吃力的道：

“说到公平，二姑娘，江湖上弱肉强食，勾心斗角，处处都充满残酷艰险，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论的是实力以及不管用什么方式谋求的胜利，那跟公平完公扯不上关系，至于相对的价值，就必须要看个人如何来认定了——”

何如霞怔怔的道：

“你是怎么认定的？屈先生。”

咽了口唾沫，屈归灵慢吞吞的道：

“我以为，在投注全力之后，无论有没有任何收获，都算有收获了……”

“嗤”了一声，何如霞不以为然的道：

“这算哪门子的价值观念？如果白白送死，你也叫做有了收获？”

屈归灵道：

“其实我不否认这样的想法迹近悲哀，但却是无奈的，二姑娘，当一个人倾尽所能，把血肉生命一齐赔垫上去，到头来能够获取多少代价，已经不是这个人所可计较的了，自我解嘲的说法，但凡多少捞回一点，都算收获吧！”

何如霞生气的道：

“屈先生，你不觉得你是在糟蹋自己？不觉得这样的牺牲欠缺意义？”

屈归灵叹息着道：

“我也明白舍身不能成功的遗憾及痛苦，然则你叫我怎么办？退缩、袖手，抑或逃走？二姑娘，我宁肯死，也永不可能做这种事！”

咬咬牙，何如霞恨恨的道：

“他们不能把你当祭品，屈先生，对我们这一窝子，你做得已经够了！”

屈归灵正色道：

“二姑娘不可如此说——‘千帆帮’上下没有任何人逼我卖命，是我甘心情愿捋袖效力，存亡荣辱皆为自取，牵连不上他人！”

何如霞不能平的跺着脚：

“但是为什么有了难题只叫你一个人去承当、去苦恼？你在这里愁肠百结、深宵不寐，忧虑的是全局成败、是‘千帆帮’首须面对的全局成败，而大伙应该同策共济的事，全推到你一个人头上，他们就不能替你分点扰、担点劳？”

女心可不真是向外？只要她爱上哪个人，哪个人就会成为她生命的全部了——屈归灵早已宽涵于词句的尖锐，但觉得心底涌起一阵暖流，漾着甜蜜的馨香，他目注着何如霞，颇为感动的道：

“别气恼，二姑娘，他们也像你一样的关怀我、体恤我，没有人愿意让我稍有损伤，这一阵，说不定他们亦正在苦思对策，寻找却敌致胜的两全之道……”

哼一哼，何如霞挑着眉梢子道：

“你也用不着帮着人家说好话、打圆场，总之我只有一个主意，如果冲锋陷阵、犯险赴难全叫你一个人去顶，我是决计不会答应，这次行动，我也要跟着去，假若你愣想充英雄、扮好汉，行，咱们俩一堆，我陪你就是！”

屈归灵一惊之下不由发急：

“二姑娘万万不可造次，这趟贵帮全军出动，与敌对决，乃是生死之斗、存亡之争，危险性极大，更不知攸关若干性命，岂是玩笑得的？你还是留守堂口，静候捷报的好！”

何如霞冷冷的道：

“少给我来这一套片儿汤，屈先生，你当我是一般弱不禁风、端知躲在闺阁中刺花绣草的娘儿们？你去得的地方我都去得，而且，谁也拦不住我，若是不信，你可以试试！”

何如霞执拗与倔强的性子，屈归灵早就领教过，而且深知她是说到做到，宁折毋弯，半点商量不打的，眼下越拦着她，事情便越要僵，为今之计，只有暂且缓过去再说，到时候万一再劝她不住，伤脑筋也让大伙来伤，现在他单独一人，可委实招惹不起这位姑奶奶；于是，陪着笑，他道：

“好在还有一日的辰光，尽这一日工夫，你方不方便去，无妨多加考量，相信帮主亦有他的看法，二姑娘，我不说话就是了。”

凤眼一瞪，何如霞道：

“屈先生，你以为拿我爹来压我，就把我吓住了，嗯？”

连连摆手，屈归灵忙道：

“你别误会，二姑娘，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的个性我多少了解一点，一朝铁了心，谁也扭不转来，明着不行，暗里照干，哪个敢不顺着你？”

忍不住“噗哧”笑了，何如霞佯嗔道：

“听你说的，我好像变成一只母老虎啦！”

屈归灵情不自禁的道：

“就算是一只母老虎，二姑娘，你也是最漂亮可人的母老虎。”

何如霞心头甜滋滋的，却免不了有几分羞涩，她微红着脸庞，轻声道：

“你扯到哪儿去了？平时里，看你一本正经，道貌岸然，一副不可侵犯的模样，谁也不敢相信你暗地里还挺会给人灌迷魂汤……”

屈归灵笑道：

“是你教我的，二姑娘，要爱，就不必掩饰，无须矫情，有感即发，便是真率。”

何如霞垂下目光，语气又转为伤感：

“所以，我要留住你这份爱，屈先生，假如事情没有较大的把握，我决不允许你去单独涉险……这一生里，我失去的已经太多！”

屈归灵呵慰着道：

“车抵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二姑娘，这个难题，终究定会解决的，说不定帮主和二当家他们已有良策，足资因应——”

何如霞道：

“如果他们同你一样，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妥善的法子来呢？你又该做何打算？”

又搓着手，屈归灵道：

“一定会有法子的，我确信一定会有法子，孟天复与山莫古两个不是陆地神仙，何来无懈可击的周全？铜浇铁铸，也经不起天火烧呀！”

何如霞闷着声道：

“你只是故意安慰我，前言比对后语，可见言不由衷；屈先生，假设你有放那把天火的本事，也不会对这两个老怪物头大至此了！”

屈归灵支吾了一下，有点尴尬的道：

“也不见得言不由衷，拚杀搏战，并非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武功高，修为深，固然较占上风，但机运与巧合往往亦关系成败，说不定我鸿运当头，反过来扳倒这一对老家伙也未敢言……”

白了屈归灵一眼，何如霞幽幽的道：

“把一场生死之战的结果寄望于运气上，屈先生，你自己也该觉得太过虚无飘渺了吧？凡事不应求侥幸，何况还是这般毫无根据、比算极微的侥幸，别忘了，押注的可是生命！”

屈归灵干笑着道：

“你且放宽心，二姑娘，明天还有一整日的工夫，让我同帮主他们再仔细合计合计，更难保灵机一动，别有顿悟，你总听过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呀！”

叹了一口气，何如霞喃喃的道：

“但愿是如此了……”

屈归灵犹豫了片刻，才低声道：

“夜深了，二姑娘，你不回房去歇着？”

何如霞大大方方的摇摇头，道：

“我还不困，我想多陪陪你，或者，要你多陪陪我，屈先生，你乏了吗？”

紧跟着摇头，屈归灵忙道：

“不，我不乏，一点也不乏。”

桌上的灯花忽然跳动，爆开一个双蕊，但是，何如霞与屈归灵全没注意，他们只是默默的互相凝注，眼波流灿里，彼此倾吐着心底的意愿，不用迸吐一个字，便已意会神合，灵犀通连，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月黑风高祭血旗

“曲堤”只是这个滨海小渔村的名称，它其实并没有堤，村里村外都没有堤，海岸线倒挺曲折的。

天空黑黑，乌云滚荡，果真是无月无星，海风从一无遮拦的水面吹来，有时还打着尖锐的唿哨，潮涌潮落，浪花翻腾，就更透着那种淘尽千古英雄豪杰的冷肃味道了。

“千帆帮”的人马，在何起涛亲自率领下，已经到达海边，而且分别进入预定的攻击位置——地形地势早就再三探查过了，且曾绘图研讨，哪一旗布署在哪一点，事前皆已定案，因此一到地头，各循所归，不但驾轻就熟，尤其有条不紊，很迅速的便全部埋伏妥当。

标示点是正对“曲堤”背后的一座笔架型小山中峰顶颠，“铁桨旗”的船队将以这个标示点做为泊岸登陆的指标，当然，“千帆帮”的伏兵亦以这个指标半径来安排狙袭的陷阱，消息不会有错，也是万沧提供的。

“千帆帮”的兄弟们没有骑马，都拿两条腿走来的，是所谓衔枚疾行，好在路不算长，十几里地远近，鼓一口气就抵达了，为的只是求个隐密静肃，打突击，可不作兴摆起万马奔腾的架势。

风刮着，一阵接一阵的掠舞过去，有时更在人的头顶盘旋着，风里泛着咸腥味，还带点冷蒙蒙的水雾，海面上一片漆黑，不见任何桅灯渔火，看起来，“铁桨旗”方面的行动也是够谨慎的。

岸边首连着大片沙滩，沙滩并不平坦，除了沙，尚分布着凸凹鳞峒的大小礁石，礁石的表层粗糙又坚硬，碰上去决不好玩，沙滩和礁石，现在瞧进眼里全是乌黝黝一团黑，但白天却是另一种颜色，它们大多是灰褐的，部份浮现着青绿，色泽不算调和，而这里也说不上是处赏心悦目的所在。

流血搏命的地方，便往往透着阴森险峻，沉郁削峻，难得找着个开朗祥和的景观。

礁滩再上去，有一条隆起的土岗，岗脊上下，杂草丛生，还长着些不知名的矮树野藤，这些玩意纠缠掺混着，就形成了天然的掩蔽，此刻，何起涛指挥所便设立在土岗之顶，从这里望下去，视野辽阔，可以把整个滩面一览无余。

但是，现在滩面上却没有啥个看头，用尽眼力，也不过偶而见到波光闪荡，外加那一成不变的沉晦如墨，情调枯燥得紧。

何起涛盘膝坐在临时挖掘出来的这个洼坑里，管自闭目养息，屠难生却趴在岗顶极目眺望海面，模样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隔着何起涛盘坐的位置五步之外，是“丹心七志士”中的杨雪航，杨雪肪可不敢像自己主子一样泰然安坐，他是半哈着腰站在那儿，要不是间歇移动一下，倒像是木雕泥塑的了。

在屠难生趴伏的所在不及丈许远近，屈归灵静静的守候于一丛杂草之后，他旁边，当然少不了何如霞，这丫头，到底被她吵着闹着跟来了，情形正如她所说的——谁也拦不住。

黑暗中，何如霞的双瞳反射着冷莹的光芒，她裹紧了束发的丝巾，虽是压低着嗓音，却也明明白白的透出了她的不耐：

“海面上鬼影子不见一只，像这样等下去，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有完？”

屈归灵看她一眼，形色安详道：

“叫你守在家里听消息，你偏不肯，要死要活的非跟着来不可，既来了，又这么沉不住气，真是何苦自己找麻烦？”

何如霞冒火道：

“这是我的事，你少罗嗦，连我爹都得让我三分，怎么着，你倒敢排揎起我来了？”

屈归灵笑了笑，道：

“你好歹定下心来等着吧，二姑娘，姓万的消息递过来，不会错，他们三更泊岸，随即登陆，不到那个时分，急也是白急！”

何如霞没好气的抬着杠道：

“假如姓万的情报有误，或者他们临时变更行动计划呢？你能打包票？”

抓起一把细沙，又任沙粒自指缝间隙泻落，屈归灵心平气和的道：

“整体行动，时间的安排与遵守最为重要，若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改变，尤其行动的得失关系全局成败，就更要按步就班的实施了，二姑娘，现在对方显然尚未发生万不得已的情况，是而改变行动时间的可能就小之又小……”

何如霞悻悻的道：

“或者姓万的出错——”

摇摇头，屈归灵道：

“这样重要的消息，万沧不会出错，事实上，他已将同样的情报内容通知过我们三次，截至今晚最后的联络时间为止，并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它的正确性应无疑问。”

冷笑一声，何如霞道：

“原来中间还有这么一段求证过程和应变方法，我却懵然不知，屈先生，真该恭喜你，在我们帮口里，只这些日子工夫，你居然已经参与到最高阶层，问闻机密的等级，连我都超过了！”

拱拱手，屈归灵无奈的笑道：

“得罪得罪，二姑娘，这可不是我有意僭越，乃是帮主及贵帮各位首要们过份抬举，盛情难却之下，不得不附诸骥尾，滥竽充数一番……”

何如霞其实心中高兴得很，因为自己属意的人，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及认同，不就代表了个人的眼光正确、见地独到么？她了解她父亲和长辈们对她情感投注的默许，知道不会在与屈归灵的契合上发生阻碍，然而，美满的将来，还要看今晚这一关能否顺利渡过才算做数，一想到海面的某处，浮移着那些待要扑岸的豺狼虎豹，她一颗蹦跳的心不由得又揪紧了！

屈归灵诧异的望着她，轻声道：

“怎么不说话了？二姑娘，你该不是真在生我的气吧？希望你谅解，我的立场相当困难，其实我从不奢求什么，更没有本份之外的企图，我只是——”

拦住了屈归灵的语尾，何如霞沉沉的道：

“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我现在烦的事，根本和你说的扯不上一点干系，屈先生，我担心即将来临的这场风暴，福祸之分，便将决断于此……”

屈归灵从容的道：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古人原是怎么说的，好歹豁力撑着、顶

着就是！”

何如霞蹙着眉道：

“说得倒是轻松，你就不明白人家心头是多么个滞重法，屈先生，我一直想要问你，今天一整日，你和爹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屈归灵道：

“还不都是些应敌求胜之道，可喜的是，帮主和贵帮各位首要们虽然深具信心，却毫不骄大轻纵，每一项步骤都经过详细规划研讨，人手的支援配合亦在桌面上再三模拟演练，整个局势都已纳入控制，所以，你不必忧虑担心，今晚之战，我们的胜算相当不小……”

何如霞强颜笑道：

“我可没有你这样乐观，屈先生，毕竟这只是我们单方面打的如意算盘，事情临时会有什么演变，可谁也不敢保准！”

屈归灵迎着夜风，深深吸入一口带着咸湿味道的空气，加强着语调道：

“要有信心，二姑娘，就如同令尊与贵帮上下一直肯定的结论——胜利心属我方！”

何如霞突然问道：

“孟天复、山莫古这两个老怪物的难题，你们也已经解决啦？”

屈归灵笑得带点干涩的道：

“算你问到事情的关节上，不错，这层阻碍，经过大家再三商议，反复考量之后，终于商讨出应付的法子，管叫那两个老魔星届时撒不成野！”

目光投注在屈归灵脸上，何如霞慎重的道：

“是什么法子？”

屈归灵故作轻松之状：

“无论是哪一等的高手，总有他的弱点，人不是神，所以不可能十全十美，点滴不漏，我们便针对他两个的弱点，寻隙加以击破……”

何如霞的声音变得尖锐了：

“这个道理不用你来强调，我也明白，屈先生，我只问你，击破的方法是什么？”

咽了口唾沫，屈归灵略显迟疑的道：

“当然是诱其出手，在拼斗中窥察敌人弱处，适时扑击歼杀——”

但觉得背脊上一阵泛冷，何如霞的双眼中光芒幽暗，心往下沉，连嗓音都哑了：

“屈先生，你不愿令我担忧的一番好意我很明白，不该的却是过分哄瞒我了，我不是三岁稚童，事情的轻重利害我还分得清楚，至少，比你或你们大伙想像中要分得清楚，说来说去，你们并没有筹思出一个妥善的计策来对付那两个老魔头，是吗？”

屈归灵忙道：

“我不是说过了么？法子已经有了，寻其破绽而攻之，二姑娘，这叫——”

打断了屈归灵的话，何如霞面布严霜，冷冽的道：

“这叫硬打硬碰，视死如归——屈先生，正面较斗，以技求胜，完全是毫无圆转余地的传统拼搏方式，其中何来智谋巧妙可言？而孟天复、山莫古的功力高出各位甚多，像这样的斗杀，你们还到哪里去求侥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想不到一帮子人商议了大半天，竟只得出如此一个结论，屈先生，

你不觉得荒唐可悲吗？”

屈归灵沉默片歇，才低缓的道：

“话也不是这么说，二姑娘，决战的过程中，仍有某些技巧可为运用……”

哼了一声，何如霞道：“人家的修为如何，你可是领教过，应该肚里有数，我怕在你尚未及找出对方破绽以前，自己的破绽已先被对方找出，那时辰，你的乐子就大了！”

屈归灵道：

“这一层我们也早顾虑到，所以，对付孟天复、山莫古的人选便不止一个！”

何如霞咬着牙道：

“你一定是当然人选？”

屈归灵赶紧解释：

“没有人视我为当然人选，二姑娘，我是自愿请缨，主动上阵，为了我这个要求，令尊还犹豫了好久，是我坚持，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何如霞恨声道：

“你倒勇敢！”

屈归灵苦笑道：

“在我这样的年纪与江湖历练来说，已经不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了，二姑娘，我做事一向是宁折毋弯，贯彻始终的性子，既插手了这桩纠葛，且黑白业已分明，便决不半途而废，尤其在贵帮上下的善待有加里，自觉和贵帮有了齿唇相依的认同感，福祸与共，乃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情态反应，最不能推诿含混的，是你对我的好，为报知遇，该当豁命以赴，断无丝毫血气上的冲动……”

愣了一会，何如霞的语声微微颤抖着：

“你也该当知道，我不希望你轻言涉险……”

屈归灵真挚的道：

“一个男人，要面对现实，当危难临头，必须有所承担，二姑娘，谁无父母，谁无子弟？艰巨在前，总得有人领先去扛、去顶，你不愿挡第一阵，谁又愿意他们的亲属子弟犯难攻坚？不可忘记令尊是全帮的首领，精神的支柱，帮的兴衰存亡与他有莫大的关系，但御敌抗侮他又必得率先靠前，为了两全，势须有人代表他择一肩扛，二姑娘，我毛遂自荐，想你不会认做唐突吧？”

眸瞳里闪漾着莹莹流波，几度唇吻翕合，何如霞始哽咽着道：

“我明白你的心意，我非常明白，屈先生，我……我只怕会苦了……”

轻拍何如霞手背，屈归灵低声道：

“当仁不让的事，是无须谦怀的，说不定有人想抢这份差使，还不够资格呢！”

何如霞心口涌起一股连她亦分不清的甜酸感受，几乎控制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珠：

“什么时候了？亏你还有心情说俏皮话，就不知人家多发愁……”

屈归灵扮着笑脸道：

“不愁，不愁，等会交锋的辰光，决不止我一个人去对付那两个魔星，人手已经挑定，保证阵容坚强，叫两个老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何如霞正色道：

“屈先生，我有一句话，可得到时候你又嫌我擅做主张——”

屈归灵生怕这位二姑奶奶又出点子，再兴主意，赶忙打声哈哈，想带过话题：

“不用急，靠后有你说话的时间，眼前咱们该准备着接仗交兵啦……”

何如霞神色倏沉，声调突兀的凛烈起来，与方才的凄婉柔媚，像是忽的换了一个人：

“少给我顾左右而言他，这句话不能等到以后，我现在就要说！”

想笑却笑不出来，屈归灵摊摊手挪了挪位置，表面上倒还从容：

“二姑娘，你这是怎么啦？老毛病又犯了不是？真叫风云突变，天机难测，前一刻尚笑语温润，后一刻便雷霆交加，就算千面观音吧，怕也没有你这种七情交替的换转法——”

何如霞生硬的道：

“屈先生，我不要听那些插科打诨，我只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抗不住孟天复和山莫古两个，或者我认为你的情况有了危险，无论在任何形势之下，我都会加入战阵，与你一起承担后果！”

屈归灵着急的道：

“千万不可如此莽撞，二姑娘，你要明白，这是——”

何如霞面无表情的接上来道：

“这是你说的：齿唇相依，福祸与共！”

屈归灵还来不及再说什么，伏身于草丛后的屠难生已兴奋又紧张的低呼起来：

“有动静了，兔崽子们到底憋不住啦！”

屈归灵和何如霞的目光立刻投注向乌黝黝的海面上，而方才尚是一片黑暗的海面，只这须臾之间，业已出现了另一幅景象——另一幅怪异诡密的景象。

就仿佛是自虚无中突然凝生，也宛若从水底悄悄冒升上来，近百盏大小不一的灯火便骤而亮起，在海波之上浮沉移晃，灯火呈现着昏黄的色彩，荡洋着死气沉沉的晦郁，飘忽明灭，无声无息，颇似一只只幽灵的眼睛，显得空茫而索落……

水面上的点点灯火，当然是桅灯或船照，这些灯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亮起，足见“铁桨旗”方面的行动亦极其小心，他们为恐泄露集结位置，竟冒险于黑暗的海面上鼓浪行船，直到抢滩之前，才亮灯探路，这番措施，也算得上周密大胆了。

何起涛早从避风处站立起来，目光炯然的注视着海上点点灯火的起伏移动，他迎着潮声，略略提高了嗓门问道：

“距离大概多远？”

屠难生移过去几步，估量着道：

“约莫里许远近，如今正在涨潮，配合着潮涌的势子，炷香光景就能抵岸！”

何起涛肃穆的道：

“消息说的是对方单桅船只约有二十余艘，眼下看起来好像不止此数，难生，会出岔么？”

屠难生道：

“应该把小艇或舢板也算进去，数目就差不多了，这里只有滩礁，没有码头，大船靠岸比较困难，用梭艇打前站并不困难……”

点点头，何起涛道：

“他们这一次，仍然来了不少人，照船数看，可能人手在七百员以上！”

嘿嘿一笑，屠难生豪壮的道：

“多多益善，老板，只这一遭，便要杀他们一个人仰马翻，片甲不留，将‘铁桨旗’的旗号丢入波涛，使其永沉水底，万劫不复！”

何起涛沉着的道：

“我们这边都准备妥当了么？”

屠难生道：

“早周全了，如今只等老板你一声令下，便可群起而攻，刀矛齐下！”

何起涛目注水面，慎重的道：

“似乎稍微远了点，再等他们继续接近一段再动手，雪舫——”

肃立在何起涛身后的杨雪舫赶紧跨前两步，恭声应道：

“小的在。”

何起涛道：

“信号火箭都备妥了？”

杨雪舫瘦削无肉的面孔上流露着一股强自抑制的亢奋神色，他迅速的道：

“没有错，小的便端候着帮主下令，分样施放信号！”

背负起双手，何起涛喃喃的道：

“也好，事情总归得有个决断，早了比晚了要强……”

屠难生接口道：

“老板放心，我有预感，今晚上我们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深沉的一笑，何起涛道：“但愿是如此了。”

这边，屈归灵看了轻偎在侧的何如霞一眼，带几分感触的放低声音道：

“令尊确有一方雄主之风，大敌当前，沉稳如故，丝毫不显紧张慌乱，二姑娘，比起令尊的镇定，我就望尘莫及了……”

何如霞微笑道：

“不必客气，屈先生，你的火候之纯，也够瞧的，别忘了我见过你的临场架势！”

屈归灵摇头道：

“单打独斗，和指挥大军对阵，完全是两种情形，修为不够，断难当此艰巨，大将之才与匹夫之勇，差别就在这里了。”

用手整理着被海风吹乱了的发丝，何如霞没来由的叹一口气，幽幽的道：

“屈先生，杀伐将起，血云弥漫，在这一刻，你有没有和平时不一样的感受？”

屈归灵默然片刻，沉缓道：

“但觉心情窒闷，难以开朗，肩头上像扛着座无形的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至于惴疑忧悸，则就更不在话下了……”

何如霞坦白的道：

“我的感觉也和你一样，所以对于杀伐之事，我早已下了结论——还是不沾为妙，避之则祥，屈先生，我们何其不幸，俱皆生为江湖人！”

屈归灵深深的望着何如霞，极轻极柔的道：

“如果这一劫过得去，二姑娘，我们便可以做个选择，人间世上，尽多安和乐利之处，不在道上闯混，也另有生活下去的方式……”

眨眨眼，何如霞道：

“你说的话可要记得，别事过了又抛到九霄云外去啦！”

屈归灵静静的道：

“我会记得，二姑娘。”

这时，那一头传来何起涛浑厚苍劲的声音，一字一句，都宛如擂在人心上：

“难生观察敌前战况演变，雪舫，准备施放信号，展开行动——”

不由得紧紧握住屈归灵的手，何如霞两眼圆睁，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时辰到了，屈先生……”

随着她微颤的尾音，何起涛已响起一声冷喝：

“飞焰弹！”

杨雪舫发响斯应，立即覆诵：

“是，飞焰弹——”

只见这位“丹心七志士”的兄弟右手翻扬，拇指与食中两指已捻稳着一只圆锥形的花旗火箭，左手的火摺子适时抖亮，毫无间歇的凑近底部的引线，焰火爆燃的瞬息，他回身振臂，这只白铁亮的火箭已“嗤”一声腾空，眨眼炸散，在沉沉的夜暗现出一蓬猩赤的光雨——宛如缤纷的血芒！

火箭炸开的顷刻，海滩右侧方那片嶙峋的礁石地带，已暮而亮起数十团熊熊燃烧着的火球，火球并非静止，而是各自循着一定的圆规急回绕飞行，于是，一个个的火球便形成一圈圈的光环，尚带着火球回旋时那种特异的“呼”“呼”声响，景象既壮观、又奇幻。

几乎在同一时间，旋转中的火球突兀凌空飞抛，有如流星殒石般划破黑暗，纷纷带着闪耀的焰尾撞击海面上任何移动的目标！

火球是由一种特殊的油胶调制而成，以长索连系钢丝兜网，在人们抡臂旋身中抛出，这种火球，质地脆软，一经碰击，便四散分裂，碎裂后的块粒并不熄灭，仍会继续燃烧，如不加以扑灭，能够一直烧到原质成烬方止，是一桩十分霸道的火器。

抛掷“飞焰弹”的投手，“千帆帮”一共训练了五十名，这五十个人全是百中选一、臂力特强的壮汉，他们不但个个有一把好力气，更且目光锐利，腰眼活络，运劲借势都有独到之处，在经过长时期的严格训练后，要没有一掷之下十丈远近的功力，或落弹点在三尺方圆之内，即不算合格，一切便得从头来起，直到抛出了规定成绩，才等于过了第一关，更要在夜间投出了相等的距离准头，始能结业，训练的日子长达十八个月，待到功成出师的那一天，五十个人早就练熟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本事，回旋垫步、挥索投球，八九不离十，几乎准确到能砸中十丈外的一只海碗——就这五十名饱经夹磨的角色，此刻一齐运展，索飞球曳之下，“铁桨旗”的乐子如何小得了？

火球拖着灿丽的尾焰运展迸溅着星芒，在夜空中划过一条炫亮的弧线，于是，“砰”“砰”的撞击声里，火花四射，烈焰腾卷，刹时间十余只载满人的尖头舢板及四五艘单双桅大船，已烧着火燃烧起来。

赤红的火舌吞吐蔓延，烧得海上波光折丹，一片猩艳，人们在狂号尖噪着奔撞推挤，争先恐后的跃向水中，也有那身上沾着火烧着肉的，喉管里逼

出来的腔调就越发惨厉得够瞧了。五十名久经训练的投手，在第一轮火球抛出之后，非常熟练的立刻装上第二枚球体于钢丝编制的网兜之内，点火投球，又是光环回闪，又是流星如雨，眨眼里，水面上的船艇再度被击中大小十余艘！船在燃烧，人在呼号，不断的物体落水声衬着偶而闪泛的兵刃寒芒，更显得景况凄怖，顷刻之前犹平静深沉的海面，只这瞬息，竟已变成了活鲜鲜的修罗场！

土岗顶上，何起涛形态冷酷，面色僵凝，不带任何七情六欲的反映，彷彿目中所视，耳间所闻，与他毫无关连，现在，他正要把这种“毫无关连”的歼敌意志继续延伸下去：

“云舫，石弩。”

杨雪舫回应道：

“是，石弩。”

随着他的声音，又一只火箭穿升夜空，烟火炸出一团青白色的光云，光云闪现的同时，“飞焰弹”的投手们迅即停止动作，隐入黑暗的礁凹岩隙中。攻击的间距，业经测量安排，长短远近，亦由不同的武器担负任务，“飞焰弹”的歇止，并不表示攻击停顿，相反的，这代表着另一场凌厉的轰击即将开始。

几乎紧接着那五十名“飞焰弹”投手的隐伏，土岗侧地的据高点附近，马上响起连串又沉闷的机括响动声，夜影里，只见每次声音响动，全带起一只粗圆长杆的倒翻，杆头碗形的承槽内，一枚巨大的石块便掠空飞去，巨石经天，发出慑人心魄的呼啸声，而落石的范围，恰好是离着滩边丈许之处——“铁桨旗”人马眼前正在卖力找登岸位置！

石块冲激得浪花四溅，落在船上，船只不破即覆，砸中人身，人身便就不成人身了。距离与角度是早就标示好的，依照标定的方位投置石弩，板簧发射，当然落点不差，谁要在这个当口闯入落石区域之内，面对由天而降、形同流星殒石般的石弹，就端靠自己的眼快身活，以求生路啦。

经过这两阵飞焰石弹的攻击，水面上“铁桨旗”的人马自是吃亏不小，但尽管倾舟伤人，主力仍在，大小百来只船艇，约莫还有六七十艘未曾受损，此刻，所有尚能运作的船只，在他们一鼓作气的催动下，业已驶近滩头，不等船停靠实，上面的负载已纷纷跃舟涉水，狼嚎虎啸般狂声呐喊着冲上岸来！

站在何起涛身边的屠难生，面对这两军交锋的前的俄顷，反而有着出奇的冷静，他望了望何起涛，从容又镇定的道：

“他们上来了，老板，听那嗓门，似乎还颇有几分后劲！”

何起涛连眼皮子也没有撩动一下，吁了口气，沉沉缓缓的道：

“雪舫，长弓手。”

杨雪舫极快的复诵：

“是，长弓手。”

第三只火箭腾空，爆出四射的流焰，流焰呈现着刺眼的橘红及亮蓝色彩，而像是呼应着天上璀璨的色彩，一溜溜冷锐的白芒倏起，纵横交织，有如一面突兀凝成的光网，光网密结，带着死亡的气息，兜顶罩向礁滩下蜂涌而来的人影。

箭镞破空的声音尖利又快速，它的反应亦如立竿见影，声声痛号惨叫立时不绝如缕，有人仆倒，有人翻滚，也有人在跳动闪挪，兵刃的芒彩炫映，金铁的撞击铿锵，不过，几阵箭雨，也仅是暂时将冲上的人潮阻滞了片刻而

已。

黑暗中看不到血的鲜艳、血的炫丽，但是，人们却可以在亢奋的情绪中，激昂的杀机里，闻嗅到飘漾于空气间的血腥味——有点像生铁上的铁锈味道，因为这种味道的刺激，人们的原始兽性更形勃升，嗜血的冲动，便也流露无遗了。

滩上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一片杀气腾腾的混乱，船桅的灯光摇晃，残艇的火焰熊熊，人影奔突，寒芒流闪，不知谁在狂叱怒骂，也不知谁在呼号呐喊，有的地方业已接仗，兵器的碰击声绵密清脆，像洒落遍地的冰珠。

何起涛站在那里，宛如一尊冰冷的石雕塑像，屠难生亦紧闭双唇，不发一言，他们只静静注视着下面情况的演变，似是注视着另一个世界的般般幻影，模样深沉得恍似已无感应。

几步之外的何如霞却憋不住了，她暗里扯了屈归灵的衣角一下，显得有些焦灼的道：

“爹和难生叔是怎么了？人家已经冲上岸到了眼前，他们怎么还不发令迎击？看上去两位老先生都像没事人似的……”

屈归灵低声道：

“我们已经暗中布好一个袋形陷阱，袋口在滩边，袋底就是这座土岗，等他们再深入一点，便可适时收口袭杀，你别急，时辰就快到了！”

何如霞不解的问：

“袋形陷阱？”

屈归灵道：

“不错，那是一种围聚歼杀的战阵，眼前的地形，十分适宜运用此项战阵。”

何如霞寻思了须臾，显然是不大放心，她的语气里透着疑窦：

“你们没搞错吧？共三百多人，要围歼人家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围得住吗？”

轻轻捏了何如霞的手掌，屈归灵一边是安慰，一面表示着极大的自信：

“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且两军交战，制敌致果，兵在精而不在多，二姑娘，对方正在逐步踏入我们预先布妥的陷阱，每一步发展，皆在我们早期的判断之中，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今晚的决战，我们应该已经有了一半的胜算！”

何如霞正想说什么，那一头，何起涛的语声又像闷雷般敲上人的心头：

“情况差不多了，雪舫，立时发令下去，开始袭杀围攻！”

杨雪舫沉声道：

“是，开始袭杀围攻！”

于是，再一只火箭射上黝暗的夜空，火箭喷凝成一股单纯的红焰，宛如一柄斩入人心的血刃，像刚自胸膛拔出，还赤淋淋的呢！

赤眸毒胆夺命来

土岗之下，更沿着整片礁滩，形成了一个半圆，灯笼火把就是以这种形势与无比的快速点燃起来，灯火迎着海风晃荡，杆座却全固定在附着物上，并非灯火之下都有人影，人影自四面八方扑向滩头。

首先发动攻击的一组人马，仍是以“铁鬼手”荆之浩带头的“天”字旗所属，他个人一马当先，有如猛虎出柙，照面之间，鬼手掣掠，已经血肉横飞的敲翻了五名来敌，但是“铁桨旗”方面显然不容他如此猖獗，斜刺里有人切入，正是新近来援的“电舞殿”殿主、“九翼鹏”卫啸！

卫啸与荆之浩也是素识，然而此情此景，不但难叙契阔，更且得远避嫌疑，虽不至于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冲动，那种故人旧谊的情份，却已荡然无存，双方甫始接触，立即各不退让的杀成一团！

荆之浩手下唯一尚能登场应战的“正护旗手”、“双死角”之一吴浪，紧随着他的老上司行动，这边厢荆之浩一对上卫啸，“电舞殿”的九名大把已围住了吴浪。不过他们以多吃少的企图却未能得逞——“丹心七志士”中的五位：贺晚晴、鲁思进、何良、杜宜昌、袁衡等业已适时赶到，和吴浪并肩子抗敌了！

抢滩深入的“燕子”危中行刚刚掠到土岗下面，已被由上跃落的屠难生截住，屠难生素有“虎鲨”之号，最是骁勇凶悍不过，他一截住危中行，手上的大铡刀已泼雪撼风般狂扫而来，出势之猛，运招之毒，像是早与危中行结过不共戴天之仇！

礁滩的左侧，“千帆帮”“地”字旗大掌舵“飞鸿”常毅庵率众迎战的对象，正是“铁桨旗”“风啸殿”殿主“行死环”石重，两个人此番相遇，算是“二度梅”了，然而彼此之间皆有默契，进退过招，外表看来剧烈，其实只为虚应故事——透过“白鬃血爪”万沧的沟通，双方的立场都已有所了解，是以这第二次拼斗，就决不同于头一遭那么真刀真枪，杀气腾腾啦。

他们两位是如此，但却不能把心思明告于手下，因而两个带头的动作固是仅止于表演，他们的儿郎们却互拼得扎实火辣，毫不含糊，“地”字旗的三名“正访护旗手”贾兴、程光、钟家麒，全是卯足了劲在搏命，石重所属的四名大把头也在倾力抗拮，光景是不分生死、断不休的模样！

至于两方的一般兄弟，则更杀进杀出，刀光剑影，斗得不可开交了。

“黄”字旗的大掌舵“黑龙”官小楼，这一次算是找上了够呛的对手——来自西陲的武林大豪“反手夺命”沙无恨：两个人都是一样桀骜不驯的性子，一样崖岸自高的心思，一朝豁上，场面之剧烈，便是毫不矫作的龙争虎斗，官小楼属下的三名“正护旗手”，则领着人马与对方“雷鸣殿”的五名“大把头”缠做一团。“雷鸣殿”原本也有九位“大把头”，只是经过屈归灵和叶潜龙前些日那一场狙杀，如今亦只剩下五员了！

“铁将旗”“云起殿”的精英，则只有一位抱伤上阵——虚弱不堪的“长鞭”卢存敬真可说是拿一条老命在横拼，他的九员“大把头”，已在首领进袭“千帆帮”的战役中死得尽净，如今，自己由人抬在一乘软兜上抢滩，而杀伐的场面一旦摆开，便没有情份好讲，无论他是完整抑或残缺，全不在敌对者的考虑之例——既然上阵，就算强仇，除了袭杀，再无他途。

截袭卢存敬的，是“千帆帮”总坛的禁卫首领马杰，马杰领着他两个伙计范保才与蔡昆仑围而上，竟也来势汹汹颇生锐气；老实说，卢存敬假如在

正常状况下，马杰根本不够沾边的资格，怎么轮亦轮不到他邀击人家，问题是卢存敬现在的体能情形大弱于往昔，马杰自则不须客气，乡下人卖柿子——当然挑软的捏，这是战阵，哪有多少慈悲可言？

卢存敬眼见对方扑上来消遣自家的人物，居然是这等寻常角儿，一股子怒气便忍不住往上冲，人坐有细藤软兜里，双目已泛上红，包扎着钢圈的蟒皮长鞭怪蛇也似穿飞抽扫，更日爹日娘的怒骂不停。马杰他们三人却是识得利害，不肯正面攻拒，只围着姓卢的软兜四周窜走闪击，游回之间，倒也有打有还，卢存敬要不是还有一干手下儿郎帮衬维护，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丑认栽！

战况进行得十分激烈，整片滩上，像一锅沸汤般翻腾着，但在翻腾的气氛里，却有一股寒凛的锐势在凝形、在伸展，并且以坚定又沉稳的步调逼向土岗，四周的拼斗宛如排排浪花，全在接触到这锐势之前就飘荡开去了……

是的，这股锐势是由一行人所形成，他们分别是魏长风、宫子郁、万沧，以及随在后面的“白眉仙翁”孟天复、“一杖独行”山莫古。

土岗之上，何起涛卓然挺立，衣袍迎风舞，目光一瞬不瞬的注视着魏长风等一行人的逐步来到，他身边，杨雪舫则鼻孔大张，嘴唇紧抿，额上青筋暴浮，一对“勾边枪”的枪杆都似握进掌心里了。

这时，屈归灵单独移近何起涛，何如霞见状之下，也忙跟着凑了过来，屈归灵望一眼这位二姑娘，不由叹了口气，然后，才低声向何起涛道：

“帮主，情报似乎不错，是孟天复与山莫古这两个老怪物到了！”

何起涛微微点头，音调略显沙哑：

“他们选择对象的眼力很准，毫不拖泥带水便冲着我来了！”

屈归灵道：

“不，是冲着‘我们’来了！”

何起涛深深的看了看屈归灵，多少激情挚感，便全包含在这一瞥之中——最是生死见交情，存亡当前，还有什么比福祸与共的伙伴更令人贴心的？

何如霞但觉眼眶一阵潮湿，竟有悸震的感触，她抑制着将起的哽咽，只紧紧在暗里握住屈归灵的左手，把自己的千恩万谢，无限情愫，都在这顷刻间用心语传送过去。

于是，杨雪舫呼吸急迫的道：

“他们快到了，老板——”

何起涛“嗯”了一声：

“这是必然的结果，雪舫，他们迟早都会到的。”

拍拍杨雪舫的肩头——何起涛对手下们极少有这种亲切的动作，杨雪舫方觉惊愕失措，何起涛又缓缓的接下去道：

“所以，你无妨把自己放轻松点，同大伙一齐准备着应付这一关！”

舐舐嘴唇，杨雪舫躬身道：

“是的，老板，小的会好好准备着应付这一关。”

在土岗高处的灯火映照下，魏长风一行人的轮廓越见清楚，甚至连他们的五官神情也俱入视线，因此，那种逼心慑魄的压制感，亦就益形沉重了，五张人脸宛如浴着血光，阴酷得像是刚从九幽地府爬上来的勾魂使者……

屈归灵无声的叹喟着，悄问何如霞道：“二姑娘，目前的情势，你该看得明白，莫非你非要凑这个热闹不可？”

一双凤眼瞪了起来，何如霞生气的道：

“我这是在为帮口出力，替我姐姐报仇，更为了替母亲尽一份做女儿的心意，怎么能叫‘凑热闹’屈先生，你说话可得多少斟酌点！”

屈归灵不是不想再斟酌，实际上，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斟酌”了，因为魏长风他们五个人，就在这几句话的工夫里，业已登至土岗的半腰，不过是十余步的距离，便来到眼前啦。

杨雪舫此刻低促的道：

“老板，我们迎上去？”

何起涛静静的道：

“不忙，看他们的行动再做决定。”

就在接近至丈许远近的光景，魏长风一行人停下脚步，十道目光锐利又迅速的向四周搜视，然后，魏长风才毫无笑意的笑了笑：

“何二哥，算起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老兄弟又见面了，只不过，这一次竟由你采取主动，拔了头筹，倒是我事先不曾料及——”

何起涛冷漠的道：

“人总该有点长进，不合老是坐在那里任由宰割，魏长风，你说对不对？”

魏长风生硬的笑道：

“你把我们登岸的时辰、地点，甚至兵力的多寡，都估算得相当正确，何二哥，恐怕不是全由你或你的智囊团合计臆测的结果吧？”

何起涛僵着面孔道：

“这是我们的事，你无须知道，而且，我们也不会让你知道！”

魏长风双目倏寒，杀气腾腾的道：

“告诉我，你卖通了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是谁出卖了我们？”

轻蔑的笑了，何起涛道：

“这算什么？威胁抑或逼迫？魏长风，你又当我是何许人？可怜你还懵懂酣梦里，沉醉幻觉中，你到现在尚不明白你已尽失人心、众叛亲离？到眼前犹不知道士气涣散、败象早逞？不但我‘千帆帮’人人欲诛你而后快，连你们‘铁桨旗’上下亦恨不能挣脱枷锁，逃离苦海，好叫你这穷兵黠武、狂悖贪婪的独夫去面对绝亡，号天不应！”

深深吸了口气，魏长风的眼角在难以查觉的抽搐，他努力平抑着自己衍生心底的疑虑及愤怒，特意用一种闲淡的声音说话：

“何二哥，你编得好故事，我倒不晓得何二哥还有这么一手编故事的才能——”

何起涛沉缓的道：

“你明白我不是编故事，魏长风，因为你已亲自见到故事之外的事实，事实是不须编造的，而且你心里很有数，你的劫运到了！”

狂笑一声，魏长风面孔微见扭曲，双手挥舞着呐喊：

“我心里扎实得很，姓何的，我比你更有自信，你看到周遭的情况了么？处处杀伐，战火遍野，刀在挥，血在溅，‘铁桨旗’的兄弟正以雷霆之威、虎狼之猛来歼杀你们这些败类渣滓，这叫‘军心涣散’、‘众叛亲离’？何起涛，不是我懵懂，是你迷糊了！”

何起涛平淡的道：

“这只是暂时的情形，维持不了多久，魏长风，你将能看到，局面很快就会起变化，快到令你不敢相信的程度！”

魏长风黑须拂动，霹雳般叱喝：

“何起涛，只是眼前你已死到临头，犹敢满嘴胡诌、妖言惑众？！”

一直站在魏长风后面的孟天复与山莫古两人，到现在才有了动作；孟天复先是哧哧笑的打了个哈哈，背负双手向前走了几步，目光带点斜角的瞅着何起涛，大刺刺的道：

“何起涛？”

何起涛硬梆梆的回应道：

“不错。”

孟天复形色不变的道：

“你大概知道我是谁吧？”

何起涛哼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你是魏长风的师叔，‘黄海’‘赤严岛’上的‘白眉仙翁’孟天复！”

孟天复笑呵呵的点着头，突然间神情一沉，满脸如布严霜：

“何起涛，既知我谊属尊长，却敢如此张狂，你还有个上下之分么？”

何起涛夷然不惧的道：

“说起尊长，也要看是哪一类的尊长，像足下这种是非不明、善恶莫辨、更助纣为虐、恃强出头的尊长，实在不认也罢！”

孟天复忽然笑了，却是笑中隐藏着肃煞，流露着极度强烈的酷毒：

“何起涛，就凭你放肆至此，我便决计饶你不得！”

何起涛阴沉的道：

“你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轻纵于我，孟天复，你们原本就抱定斩尽杀绝的主意而来，至于我的态度如何，早已不在你们的考虑之列——是好是歹，终究全要走到那条路上！”

孟天复厉声道：

“很好，你既然明白，我便不与你多费唇舌，手底下且超渡了——”

干咳一声，山莫古要死不活的道：

“早就该这么办啦，我说老孟，不过在收拾这姓何的之前，你不想同那姓屈的小伙子亲热亲热？喏，我看到他人就站在面前，几天不见，气色不错，模样还挺光鲜的呢！”

孟天复自然也早看见屈归灵，只是他并不着急，他业已胸有成竹，他认为眼下的场面，便不是胜算在握，亦可谓十掏八攢，他相信屈归灵这一次不会再有机会脱离他的手掌心，横竖早晚的事，为什么不放得从容些呢？

望着屈归灵，这位功力高深无比的“白眉仙翁”又哈哈笑了，他一派慈眉善目的模样，活脱在对一个可亲的晚生子弟说话：

“年轻人，久不相见啦，倒叫老夫我好生思念，你大概也忘不了我这糟老头吧？”

暗里咽了口唾沫，屈归灵干涩的挤出一抹微笑，哈了哈腰身：

“前辈眷顾有加，在下未免惶愧，‘黑岩半岛’一别之后，无时不以前辈尊体为念，冒犯之处，尚请前辈有以宽宥……”

孟天复伸出右手来，右手的食指与拇指，在灯火的照耀下，可以清楚看到各缺了一小截，他捻动着两只残缺的手指，笑容可掬的道：

“你看见了？我这两截指头，就是被你那把软剑削掉的，还不错，你总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当然你也知道，光凭这点小伤，尚要不了我的老命，所

以贱体粗安，仍能吃睡正常——”

顿了顿，他又诡异的笑着接下去道：

“屈归灵，跟着我就要向你讲老实话了，话可能不中听，但绝对不掺假，希望你念在老头子一片挚诚上，莫予见怪。”

虽然明知道不会是好话，屈归灵抱着横竖总得豁上的心理，相当泰然道：

“前辈一向是直心直肠，快人快语，有什么教诲，尚请明示，在下自当洗耳恭听——”

孟天复用他右手的两截断指，轻轻捻动着左边垂挂下来的白眉眉梢，慢吞吞的道：

“自我跻身江湖以还，就已经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数十年来，决无更易，这个规矩很简单，任何流我血的人，都必须拿性命来做赔补，我可以十分自负的说，除了两次意外，其余的没有一个能够违背我所定的规矩，流过我血的人，全都死光了，只有两个人尚未遭到报复，一个在二十年前，便已天涯海角，不知所终；另一个，呃，屈归灵，就是你，但你没有上一位那么侥幸，因为那个王八蛋早已龟缩不出，虽经我多年追寻查访，仍无消息，可是你却正在眼前，结论就是，你死定了！”

屈归灵感受到孟天复的那股深浓恨意，也体会得出在对方故做从容的言谈里所包含着的愤怒与不甘，他神色肃穆的道：

“我不会逃走，更不会躲藏，前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毫无生望，活路要靠自己挣扎奋斗来求取；而你，前辈，也不是主宰生死的神祇，你的一句话甚或你的意愿，亦非为别人最后命运的决断！”

孟天复竟连连点头道：

“说得好，年轻人，说得好，显然我们都须要来加以证实，是么？”

屈归灵道：

“我想这个程序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能确信对方的估量正确不误。”

这时，“一杖独行”山莫古老疾呼拉着发一声怪笑，阴凄凄的插进来道：

“上一次，老孟，这姓屈的王八羔子算他命大，居然重伤到那等地步幸而不死，这一遭，可万万不容他再活出命去，招牌砸一次叫疏忽，砸上两次就是咱们老朽无能了……”

孟天复嘿嘿一笑：

“你放心，老不死的，他要能再看到明朝的天光，我就从此退出这红尘十丈，匿居黄海，永不踏出‘赤岩岛’一步！”

在后面的魏长风不忘适时替他的二师叔打气，也顺便一泄个人的郁恨：

“二师叔不必顾虑，姓屈的报应临头，绝对逃不出你老的神威之下！”

从开始到现在，屈归灵尚不曾与魏长风交谈一句话，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有见过魏长风，如今姓魏的冲着他拿了言语，境界却确然不高，他不禁有些讶异，一个江湖巨擘，海上大豪，难道就是以这种涵养与意识形态来统率他手下数千儿郎，叱咤风云于一方？！

孟天复豁然笑了：

“长风释念，且看师叔来挫他的气焰，拎他的项上人头！”

于是，沉默了一阵子的何起涛也冷冷的搭上言语：

“辰光不早，下面打得热闹，我们也不好闲着，事情总要有个解决，各位用不着客气了！”

魏长风目瞪口呆，大喊道：

“不错，事情总要有个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何起涛，这场灾祸缘因你我二人而起，我两人就先做个了断吧！”

何起涛的眸瞳深处宛如闪漾着一抹淋漓血光，他面部肌肉僵硬，额头青筋浮动，每一个字完全从唇缝中进出。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魏长风，我祈求这一天的来临已经太长久了——”

那时隐泛着青蓝光泽的弯月斧，忽的一转上了魏长风的双手，他缓缓的道：“我和你一样迫不及待，只要你多话一日，就是我的痛苦！”

何起涛掀起袍襟掖于腰间，然后，伸手拔出插在后腰板带上的“八卦铸心刀”，宽大的刀锋寒芒映流，有若秋水，镂在刃面上的八卦图纹精华炫动，夺人尽魄，他注视着魏长风，脚步开始做小幅度的移走。

魏长风冷森的道：“为何不用你最擅长的‘摄魂剑’？”

何起涛的身形慢慢移动，声调凛烈：

“当该用的时候，我自然会用——魏长风，你怕的就是这个，不是么？”

魏长风出手如电，双斧从左右交叉合斩，何起涛蓦然停步，“八卦铸心刀”只是微微一晃，“铿锵”两声融为一响，弯月斧已在火星烁闪下翻荡回去！

大旋身！魏长风贴地滚进，双斧已叠舞急扫，流光交织四溢，仿若水银倾泻，而何起涛仍然不让不躲，刀起刀落，不但快似石火，尤其准确无比，刀刀着点，密不透风的一一封死了敌人的攻势！

两个人甫始对上，孟天复已向他的老伴当山莫古使了眼色，山莫古伸了个懒腰，闷闷的走向何起涛，边有气无力的道：

“看你二位打得热闹，我这老朽不免手痒，来来来，便算我一份，大家凑合着切磋切磋！”

何如霞冷哼一声，拔尖了嗓门：

“老不要脸，亏你还是武林中的前辈，竟用这种下作手段以众凌寡？”

斜眼望着何如霞，山莫古阴恻恻的道：

“你刚才叫我什么？小丫头。”

早就豁出去了，何如霞步步不让的道：

“我叫你老不要脸，因为你为老不尊，做的竟是要不要脸的事！”

满面深刻的皱褶都抖动起来，山莫古一双眼盯着何如霞，眼中光芒像毒蛇吞吐的红信，他把手中的鸠首杖点着何如霞，语声冷锐得似一柄寒刃：

“你过来，小丫头。”

头一昂，何如霞的“鸳鸯剑”，“呛”一声出鞘，她倔强的抗顶着道：

“过来就过来，你当姑娘我含糊你？”

屈归灵适时拦向何如霞身前，一面迅速递着手式，一面对山莫古道：

“山前辈，挑对手可得挑不离谱的对手，斗起来才痛快相当，净想拣软的捏，恐怕有失前辈你的身份吧？”

山莫古阴着声道：

“如此说来，你自认和我比较，并不离谱，而且，有意替那丫头片子上阵了？”

屈归灵颌首道：

“正是这个意思，前辈。”

鸠首杖来得速度之快，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根本不见山莫古有什么动作，杖首的鸠喙已点至胸前，好在屈归灵早已全神戒备，山莫古的攻势快，他的反应也丝毫不慢，猛一吸腹弓腰，匹练似的光华起处，来至胸前的鸠首杖已被重重震开！

山莫古喝一声“好”，脚步轻滑，杖身纵横，便仿佛巨杵层叠，擂木翻滚，排山压顶的覆盖下来，气势之凌厉，实在罕见！

屈归灵领教过山莫古的手段，杖影才现，他人如飞鸿，又似一个有形无质、存活在两度空间的幽灵，便那么精确、又那么其快之极的在杖风杵雨中穿回闪腾起来，于有限的隙缝里，将身体做着各种不同的扭曲翻滚姿态，间或剑出如虹，照样是有打有还！

掠阵观战的孟天复，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却越看越气、越看越惊，在他的印象中，似乎屈归灵的身手又有了进展，什么情况之下，人的技艺会如长春藤，总是那么不停不歇的攀生着？于是，他更加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力量斩断这根藤茎，否则，他知道，“海怪山魅”往后就别想再过安稳日子了！

心里这么寻思着，脚步已经开始向屈归灵那边移动，同时，孟天复一张原本红油油的脸孔也极快的透出了肃煞的铁青之色！

何如霞旁观者清，睹状之下，她双剑倏横，口中尖叱：

“孟天复，孟老鬼，你也想和山莫古一样的耍不要脸吗？”

孟天复继续追上，边不屑的道：

“叫嚣谩骂解决不了问题，死丫头，更可悲的是你连叫嚣谩骂的时间都不长久了！”

一直守护在何起涛那侧的杨雪舫，此刻一个虎跳来到近前，他的“勾连枪”朝天竖起，人站得像是一座小山：

“孟前辈，‘丹心七志士’杨雪舫不揣浅薄，特来侍候！”

眯着眼打量杨雪舫，孟天复忍不住叹了口气：

“真正世道变了不是？什么虾兵蟹将、穿墙打洞的货也都想上台盘，就凭我这号人物，居然连番遇着些三流混子、九流杂碎，要不横下心来痛宰几个，叫我如何咽得下这口鸟气？”

杨雪舫大声道：

“孟前辈，我不是三流混子、九流杂碎，我或者武功比不上你，但我和你一样，都是江湖中人，而且，品格决不比你低下！”

孟天复脸然一沉，双眸如火：

“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和道一点——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勾连枪”霍然平直，杨雪舫形态凛烈，毫不畏惧：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前辈既有心成全，我好歹受教就是！”

孟天复气得大喝一声：

“我操——”

一声喝骂尚未休止，半空中人影倏映，冷芒闪飞，宛若凝电，快得难以言喻的指向杨雪舫，并同时传来“黑摩靛”宫子郁的声音；

“不烦前辈动手，我宫子郁代劳了！”

杨雪舫横枪勾翻，身形疾转，宫子郁凌空腾舞，剑势矫卷如灵蛇飞鸿，接触的一刹，杨雪舫已被逼退五步！

于是，何如霞闷声不响，“鸳鸯剑”流烁苦夜空中殒星的曳尾，猝然刺向那半途杀出来的“黑摩靛”宫子郁！

宫子郁不愧是“昆仑”的好手，何如霞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并没有使他慌乱，“九寸肠”指点之间，立时也将何如霞涵括入他的剑芒之内！

孟天复的脸上掠过一抹几乎挤得出血来的微笑，又开始往屈归灵与山莫古拼斗的位置移动——他不想放走任何适于歼杀的机会！

在灯光的晃映中，一条人影忽然冒了出来，冒出来的角度，正好是孟天复前进过的后侧方，也就是说，十分有利的一个出手方位。

孟天复停止动作，微微扭头望过去，不待他开口，那人已笑吟吟的出了言语：

“在下霍邦，忝掌‘千帆帮’二当家之识，这边厢先向孟前辈请安了。”

鼻孔里发了一声冷哼，孟天复端详着霍邦，不由怒气上升：“霍邦，你人往这里一站，显见是冲着我来，怎么着？想找我老头子称量称量？”

拱拱手，霍邦的神色带着三分谦虚、七分强硬，却是亢胜于卑的道：

“说到称量前辈，那是言重了，在下担待不起，不过呢，前辈若存心夹攻屈归灵，在下却认为有失公允，难以苟同，而留着在下置闲于此，不正好供前辈试手么？”

孟天复目定定的注视着霍邦，蓦地笑了起来，他连连点着头道：

“很好，霍邦，说得好，做得更好，看来，你们早把人手的配置安排妥了，无论独打群殴，皆是步骤齐一的连环套，而你，必然是布在一定位置上准备对付我的一着棋，嗯？”

霍邦依然笑容不改，他躬了躬身，显得从容不迫的道：

“不敢，在下只是聊备下格，端候着替前辈散心喂招罢了。”

孟天复的白眉轻皱，若有所思，他本能的搓揉双手，以一种顿悟的语气道：

“我想起来了，霍邦，你素有‘摩云擒龙手’之称，亦是以掌上功夫见长，说起来我们也是走的同一路数，你大概想用你的掌功来测试一下我在这方面的造诣如何，是这样么？”

霍邦又拱拱手，言词却没有一点与他拱手的动作相配合，硬得很：

“在下何能，岂敢测试前辈的掌上神功？说穿了只是一个意思——恁情拼上一死，也要阻遏前辈的锐势，不令前辈凶念得逞！”

孟天复双掌缓缓提起，脸上杀机凝布，他的口唇翕张，仅吐出两个字：

“有种——”

“种”字的余音犹在袅绕不散，空气间，像是突兀起了一声爆炸，随着震耳的音响，炸波推动翻涌，气流激荡，一阵接一阵的狂飚便卷向霍邦，不但声势惊人，那等罡猛的力道，尤其不易招架！

没有错，孟天复已运展了他一世修为的“大周天混元一气掌”，而且还是全力运展，恨不能一发之下，就把霍邦震死当场！

霍邦并不仅是嘴硬而已，他也存着极度的戒惕，当空气中的炸音才响，人已飞跃至三丈之高，随着气的推动，几次试探下落的适当空隙，但见身影浮沉上下，抖手十七掌已抛向孟天复！

狂声大笑中，孟天复双掌大开大盖，纵横交合，宛似能将天地拢于掌心之内，而劲气回荡，风啸若泣，掌势之雄浑恢宏，几有令风云变色之概！

霍邦当然不是孟天复的对手，他亦早就明白自己不是孟天复的对手，因此进退攻拒，完全采取游斗闪腾的方式，稍沾即走，随打随退，决不与孟天复正面交锋，到底他也算一流的高手，虽不堪同孟天复相比拟，但要纠缠拖

延、打闪击战，却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实力，是以一时之间，双方竟然陷于胶着了。

灯火映照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悄然隐伏着，他不是别个，正是“丹心七志士”的首领，以剽悍勇猛著称的“赤棍”潘光斗，如今潘光斗双目炯然的注视着前面战况的演变，他在等候着——等候在适当的时机里应做的事！

天愁地惨泣飞魂

“燕子”危中行与屠难生之间的恶斗，已经超过了百余招，现在看上去，危中行脸浮油光、额泛虚汗，呼吸也显然的急促起来，颇有几分后力不继的模样，屠难生虽然不似先前交战时的灵快矫捷，但凶狠如故，那柄特大号的大铡刀挥舞旋斩，有若死神手中抡动的刨尸杵，危中行的一对削刀轮尽管竭力招架，却已相形见绌，呈现强弩之末的味道了！

就在危中行另一次仓惶跃避中，屠难生的面孔倏然扭曲，掠头而起，大铡刀映过一抹半弧，暴斩危中行的背脊，这位昔日“长槽会”的首领本能的抛肩旋回，双轮斜出，打算硬拒来势，屠难生挥刃疾进的一刹，人已推柄翻弹，落到危中行的背后。

换句话说，危中行双轮磕拒的对象，只是一柄靠着余力推送，无人操纵的兵刃！

轮与刃触的瞬间，危中行才发觉他碰着的竟是一件没有人掌握的武器，在此同时，他神色骤变，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一股从来亦未曾经受过的沉重力量，便在中行的惊怖里撞上他的背脊，他觉得似是被一头巨象兜背踏落，又宛如为一群狂奔的怒牛使锐角顶起，刹那间，他全身的力道从某个看不到的缺口中泄出，身体意识突然变得那么轻飘、那么恍惚，感觉中，甚至悠悠荡荡的向云端浮升上去了……

望着危中行仆倒在地下的躯体，屠难生的反应几近麻木，他知道危中行绝对不可能活命了，在他的“锤手”横击之下，被击中的人从来就没有一个还能不断气的，何况，他尚是全力施为！

抹去额角上的汗水，屠难生的脚步刚待挪动，猝闻头顶劲风强锐，他人向下蹲，双掌反挥，又是一记结结实实的锤手！

来人身手十分了得，凌空倒滚，同时出击，乖乖，居然是一只四趾尖利、弯曲如钩的钢铸鹰爪——不错，“白髯血爪”万沧！

微微一愣之后，屠难生一个旋步抢回地下的大铡刀，二话不说，立即向万沧攻去，万沧一边迎战，一边低压着嗓门道：

“你把姓危的摆平啦？”

大铡刀翻飞得宛如雪溅冰散，虎虎有声，屠难生也及声回应：

“却是费了我好一番功夫，若非他失算中计，恐怕还得拖下去——”

万沧进退游走，似模似样，鹰爪纵制中，竟是如释重负的语气：“岗子上业已展开了全面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光景可热闹了，独独我就找不着真戏假作的对象，正愁再不上手就要露马脚，幸好你这里及时放倒了危中行，我瞅空赶紧下来补上空缺……你知道，要换个贵帮不识内情的兄弟，还真难收场哩，到底该扮到什么地步才叫到火候，可谁也拿不准……”

屠难生想笑，却实在笑不出来，他身形急速腾挪，大铡刀闪闪流灿，声音便钻过冷芒的炫跳溜了过来：“万老兄，不是说你手下还有六名‘掌刑’在么？怎的如今一个不见？”

万沧故作奋力迎拒之状，却先叹了口气，腔调中充满了无奈：

“剩下这六个亦早都带了伤，能再派上用场的只有三员，他们三个原是在小舢板上登岸，却兜头吃了你们一顿流弹石弩外加飞箭，现下一个不见，我看是凶多吉少了……”

两个人打得外张内弛，另外的地方却没有他们这儿这么轻松愉快，首先，

抱伤上阵，豁命以赴的“长鞭”卢存敬那里，就在此刻起了骤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鏖战以后，卢存敬虽有一干手下帮着应付马杰、范保才及蔡昆三人的攻击，到底是重创之身，尚未痊愈，功夫好耐不得血气虚，帮衬的这些儿郎手脚又不够利落，几番拼杀下来，已被马杰他们三个劈倒了十多员，卢存敬那股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怨气一起，就什么也不顾的要拿老命垫上了！

坐在软兜上的这位“铁桨旗”“云起殿”的殿主，甫始偏头躲过蔡昆的刀，另一位“千帆帮”的总坛护卫范保才已猛的踢翻了一个彪形汉子接隙扑上，朴刀如电，对准卢存敬的胸口狠插下来！

卢存敬的一双眼眸向上吊，面颊肌肉抽紧，这次他根本不避不让，长鞭暴抖斜带，“唰”一声缠住了保才刺来的刀锋，仅剩的一条右腿飞快踹出——范保才握刀直送，身子却奋力上跃，同样两脚如风，蹬向卢存敬的脸盘。

事情就像这样演进，却结束得出人意外的快，双方接触前的一刹，卢存敬全身蓦然倒仰，范保才两脚踏空，下裆已被对方重重踢中，他身躯打横，跟着已吃人家缠上刀锋的长鞭扯摔出五步之外！

生死之系，只在卢存敬那向后一仰，可怜范保才到死也来不及哼唧一声！

范保才这一幕结束得快，马杰的另一场却接续得更快，他伴当的身子刚刚横跌，他已从软兜后面暴躁而上，人执刀进，刀与体合，仰后的卢存敬尚未及恢复原来的姿式，马杰的朴刀已到了脊梁！

卢存敬是真个打谱“马革裹尸”的味道，只见他喉中发出一声闷吼，长鞭怪蛇似的翻卷，索影闪处，已在马杰脖子上绕了三圈，鞭身立时抽紧，把一个马杰头下脚上的顺着软兜抛过——只是，卢存敬或许忽略了马杰手上那柄朴刀，那柄锋利雪亮的朴刀。

“扑通”一声沉响，马杰人摔在礁滩上，脖颈却歪扭成一个怪异的角度，一个活人不可能摆置成的角度，他双眼凸瞪，嘴巴大张，仿佛要凝住什么、呐喊什么，大概，他已经看到了深插在卢存敬胸口间的那柄朴刀，而正想发出一声欢呼？

蔡昆悲号着，挥动着他的兵刃，像疯狂了一样冲杀向眼前那寥寥可数、且已肝胆俱裂的“铁桨旗”人马当中。前一百二十招里，双方是平分秋色，难见轩轻，但一百二十招之后，内力较为悠长且心性沉静稳健的荆之浩就已逐渐占了优势，攻拒移换的主动亦渐次由他掌握，卫啸的败象呈现了！

高手相搏，一旦某方面呈现了败象，距离终结的时间就非常快了，因为他的对手不会轻易放弃辛苦得来的优势，必将在主动能以操纵的时机里猛施压力，痛下杀手！

眼前，情况正是这样。

荆之浩在挥出七招十一式之后，紧跟着身形暴施，鬼手指划间彷若来自天上地下，来自四面八方，空气发出锐啸，无形的气流随着鬼手的映隐波震涌荡，声势极其惊人！

卫啸似乎也知道分生死、决存亡的关头到了，他没有做任何退避苟延的打算，“飞凤刀”突兀像一枚炸碎了的冰球，在万千长短不一、冷焰灿闪的芒辉下扫罩荆之浩，两团互相幻映着迥异光形的实体接触，密集的金铁交击声，就似是石地堂上撒落满地的铁弹珠——

铁鬼手在光芒敛散的须臾蓦然直竖指天，荆之浩卓立原地，额头上裂开一道寸许长的血口子，鲜血沿着鼻洼、沿着眉梢往下流淌，染红了他半边脸

孔，也染紫了他的袍襟，不但如此，那柄削薄狭窄的“飞凤刀”更插在他的左肩胛骨里，刀锋泛寒，还在微微晃动着呢！

隔他七尺之外，卫啸半坐半卧于两块礁石之间，这位素有“九翼鹏”美号的“铁桨旗”“电舞殿”殿主容颜却相当安详，没有那种痛苦的扭曲、怨毒的狰狞，虽然，他全身上下，只有咽喉洞裂的一处伤口。

荆之浩注视着这昔日的老友，不禁鼻端泛酸，悲从中来，他嘴唇翕合着，不知在呢喃些什么——江湖中人，本来就是飘客，死为游魂，魂兮魂兮，又何曾归来！

这时，九名“电舞殿”的大把头，业已在死伤各一，目睹了卫啸的阵亡，剩下的七员大把头免不得心惊胆寒，士气顿挫，“双死角”吴浪觑准时机，奋身扑击，坚硬巨大的麋鹿角狂挥猛扫，又一名大把头丢弃兵刃，满脑袋血糊淋漓的翻跌出去！

“丹心七志士”中的贺晚晴脚步打旋，身形晃闪，一对金瓜锤串连滚动，像是抛起成百颗黄澄澄的光球，与他对手的那名大把头躲让不及，忽的发一声狂号，连人带他的三尖两刃刀冲了过来，贺晚晴虽然兜头将敌人砸了个溜地滚，自己的手臂上却亦见彩挂红！

又一声混杂的长啸传自近侧，竟是何良的一双镗铁梨花短枪分别透入了两名大把头的胸腔，许是他贪功太切，疏忽了个人的安危，其中一具大把头的护手山叉却也插进了他的喉咙，那混成一片的嚎叫，业已分不清是谁在嘶喊了！

其实，谁在嘶喊并不重要，反正都是濒死前的一种回应、一种信号，不甘也罢、不愿也罢，这样的回应与信号仍在持续下去——

“丹心七志士”所属的林宜昌，居然和一各拼战中的大把头滚抱成一团，他们两个在沙地礁岩间翻腾纠缠着，嘴里全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尖叫，每一滚跌，彼此的身上都冒出一股新的血箭；每一翻展，都会出现一道新的伤口，他们用自己的兵刃不停向对方躯体戳刺、剜豁，而过程又是出奇的快速，等贺晚晴踉跄赶到，这拥抱着的两个死敌，已经寂然不动了。

另一边，鲁思进正运起他的长丧门剑将对方的一个大把头兜腹刺穿，而袁衡却没有同僚鲁思进那样的运气，当他的三板斧斩入这各大把头的右肋时，人家手中匕首亦飞快的反削，连耳朵加颊肉，几乎削去了他血淋淋的小半斤！

仅存的那个“电舞殿”大把头，实在用不着再进一步下他的手了，这位仁兄不但断了一条腿，肋骨也折了四根，他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呻吟着，两只眼睛却瞪如核桃，眼中充满了怨恨乞怜的神色，鲁思进举了举他的长丧门剑，又颓然放下，只恶狠狠的冲着沙地吐了口唾沫。

“黑龙”官小楼发髻散乱，披拂于一头一肩，他一张瘦削冷酷的脸上透着铁青，嘴唇紧闭，鼻孔大张，徐徐的呼吸着，脚步每一移动，皆似有万钧之重，手上的一把长柄如眉刀熠熠生寒，随着他身形的移动微微抖颤——

“反手夺命”沙无恨的衣袍前襟上裂开一条尺许长的破口，隐隐尚有血渍渗出，他却恍同未觉，只双目凝聚，跟着官小楼的动作打转，他那一对粗大沉重的“判官笔”则交叉胸前，纹丝不动。

在两个人的意识里，已经根本不问不离于身外的境况，完全将精神专注在对手身上，浑然间，天地之大，恍若只有他们彼此——这当然不是男女间

那种忘情的绮丽，只缘于生死仍此所系，一发之失，便交关性命，他们早就察觉，这次算是找着真正的硬把子了。

双方的拼斗，已过一百五十招，痛苦的是在这一百五十招的过程里，他们发现竟然功力相当，难分高下，一时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甚至斩获方面，亦是各见颜色，像这样的搏杀，却如何才是了局？

缠斗的时间过于长久而徒劳无功，一种本能的想想法就会随之滋生，这种想法十分残酷又惨烈，那就是用自己的命去换敌人的命，或者是拿自己的死亡去换取敌人的死亡，若有机运、有奇迹，正负面的结果还是不敢断言的！

于是，官小楼有了动作。

官小楼的长柄如眉刀仿佛一弯新月，凌空落下，在自上而下的间隙中，一弯新月又猝然幻化为无数弯新月，新月如眉，刀似秋霜！

沙无恨的左手判官笔突兀抛起，半旋身，右手笔猛击抛起的左手笔，那只粗大尖锐的判官笔便像怒矢射日，飞鸿奔天，暴掠身前，随着笔射笔飞，沙无恨双手执仅存的一只判官笔，透中回撞。

两条身影倏触立分，官小楼歪歪斜斜退出三步，他以手上的长柄如眉刀拄挺于地，然后咧嘴笑了，这一笑，鲜血沿着唇角流淌，一滴一滴的艳红绽浸在脚下的礁滩下，随即又转为一团团的紫褐，他如释重负般吁出一口气，猛然伸手拔出插在心窝部位的那只判官笔！

拔笔的一刹，官小楼瘦长的身子，剧烈抖索着，只是片刻，又归于静止，但他却没有倾倒下去，他依然拄刀挺立，两眼盯视前方，宛若其生，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仅是眸瞳中神色，变得空茫幽寂了吧？

至于沙无恨，却要比官小楼好受得多，他的头颅飞抛在离他身体的寻丈之外，失去首级虽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痛苦到底短暂，俄顷前后，却渡轮回，天下诸般死法，还有较此更干脆利落的么？

“雷鸣殿”的五名大把头，在官小楼与沙无恨拼战结束的当口，也完全随着沙无恨下落黄泉，而“千帆帮”“黄”字旗的三位“正护旗手”当然亦非白拣到这笔战果，三个人陪上两员，剩下的一位，大腿上亦陪上一刀。

双方的拼杀并未歇止，只是情况已经冷落了许多，两边的人马仍零零落落的厮斗着、奔突着，但声竭力尽的凄惨光景，令人意识到这场疯狂搏战，业已接近尾声了。

“千帆帮”“地”字旗的大掌舵“飞鸿”常毅庵，和“铁桨旗”“风啸殿”殿主“生死环”石重之战，虽是虚应事故，却未免越打越不来劲，他们这种慵懒的气氛，无形中亦感染了彼此的下属——常毅庵手下的三名“正护旗手”与石重所属的四名大把头，已从狠命拼杀逐渐演变为各求自保，这些人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下意识里就觉得提不起精神来，动手过招，好像仅止于演练的程度，先前一鼓作气的奋勇火辣，随着时间的过去，竟若陈酒发酵，完全走味啦！

不但是常毅庵和石重这边是如此，土岗下的屠难生与万沧也是差不多的情形，两个人的一番做作，已受到周遭形势转为冷寂的影响，手底下自然就缓慢下来，他们一面打，一面游目四顾，眼瞅着光景暗淡，是待要收场的情况，但心里又都明白，土岗上头，恐怕离着收场还有一段间距呢。

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土岗子上，战况正趋剧烈，别说离着收场尚远，热闹刚有得瞧，双方的火并，堪堪进入方兴未艾的地步！

何起涛力搏魏长风，各自全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当然，何起涛还留了

一手——战到现在，魏长风已经居于劣势，但这劣势并不十分明显，魏长风的抗拒力只是缓慢的受到压制，换句话说，如果何起涛不以奇式险招应敌，两人间的较斗仍将继续一段辰光。

“黑摩韧”宫子郁，一向功力精湛，手上那柄小巧锋利的“九寸肠”尤其使得出神入化，假若他与杨雪舫或何如霞以一对一，早就会有了结果，但以一敌二，情形就不大一样，加以杨雪舫及何如霞业已豁将出去，两人夹攻并击，皆是不要命的打法。宫子郁受人之托才来助拳掠阵，和对方复仇保帮、齿唇相依的心态颇有不同，要他拼命求胜，主观就不易接受，是而搏杀下来，他也仅只占了一点上风，谈到得手奏功，还差了不止一步！

霍帮独斗孟天复的场面已经改观，“丹心七志士”的首领“赤棍”潘光斗早已现身相助，潘光斗修为浑厚，技艺扎实，是个骁勇又稳重的角色，若要论起真本领，他比霍邦，也不过就是稍逊半肩而已，有他为助，霍邦顿感压力减轻，待要挫败孟天复固仍艰难，至少，已从完全的游斗躲避战术转为有守有攻的局面了。

最苦的就是屈归灵，他以一己之力抗拮“一杖独行”山莫古，其周旋之吃重不是身历斯境，难以体会；山莫古与孟天复合称“海怪山魅”，一在水上独尊，一在陆上称霸，气候都到了家，二人之间的功力，实居伯仲，孟天复固然倚老卖老，在外面代言代揽，处处拔净山莫古的头筹，但若论到武功深浅，山莫古决不稍让，这么一号魔头，由屈归灵单打独斗，不啻对挑孟天复一样，乐子如何小得了？

两边不管是捉对也好，群攻亦罢，拼打的情形是益见火爆激烈，而土岗之下，人们逐渐聚拢，在闪晃的灯火映照里，由服饰上可以大致分辨出来，聚拢的人们，居然大多都是“千帆帮”的人马！

第一个察觉这种情形的，就是山莫古，因为他独战屈归灵之下，尚有余力，得以观察四周的动静，这一看清睹明，饶他功高盖世，技倾天下，亦不由吃了一惊，杖飞枝舞中脱口吆喝：

“下头在搞什么鬼名堂？怎的都是‘千帆帮’的一干小孙小儿往上凑来？”

孟天复挥掌旋身，目光瞥处，心腔子也是一紧，他提高了嗓门道：

“长风，你倒瞧瞧，这是怎么回事？你那些手下都干什么吃的去了？”

正在艰苦支撑的魏长风，不待他师叔发问，业已抽空看明了土岗下的情况，他一面奋力攻拒，一边又惊又怒的振吭高呼：

“万沧、卫啸、卢存敬、石重、危中行……你们在哪里？你们都在干什么？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回话，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何起涛的“八卦铸心刀”如风如浪，波波不息，他冷冷一笑，沉着声道：

“这还用回话？魏长风，还是告诉你，‘铁桨旗’已经全军覆没了，既已全军覆没，你的那干手下何来活口？”

魏长风黑脸涨赤，成为一团紫褐，他发了狂似的运斧飞斩，高声怪叫：

“你休想在这里危言耸听，故造假象，凭你‘千帆帮’一干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岂能撼我铁桨一脉？姓何的，我们不上你的当！”

身形穿闪若电，倏来倏去间，何起涛刀走虹飞，匹练矫卷，声势更见凌厉，他以一种非常冷静的语气道：

“要不是‘铁桨旗’已经全军覆没，土崩鱼烂，为什么团聚上来的尽是我千帆儿郎？魏长风，你的人马呢？他们为何不出面邀击，不现身拦截？这

只有一个结论，‘铁桨旗’完了！”

魏长风在进退招间，身法手眼已微显散乱，他愤怒又激动的吼喝：

“放屁！，你完全妖言惑众，一派胡言，没有人相信你的鬼话！”

孟天复巨掌挥展，沉缓的出击；

“稳住，长风，千万稳住……”

接着他的语尾，屠难生的声音铿锵传来，有如金铁交击，撼人心弦：

“回报老板，岗下战阵已全部结束，‘铁桨旗’来敌非歼即俘，无一幸免，老板洪福，我方已大获全胜！”

何起涛挥刀旋锋，意气风发：

“魏长风，你听到了？”

削瘦的面庞倏然歪曲，魏长风黑须拂动，双目怒瞪如铃：

“鬼话，全是鬼话——”

山莫古杖影纵横中怪声怪气的接口道：

“不要紧，魏贤侄，一点也不要紧，就算下面吃了瘪，这岗子上头还有得搞，你要明白，这里打赢了才能叫赢！”

话这么说是不错，但魏长风忧虑的却是怕打不赢，至少，“千帆帮”若在下面占足上风，原先被牵扯住的一干好手即可抽身来援，他们眼前的优势立将生变，转优为劣亦大有可能，届时，又拿什么去赢人家？

土岗子上，“千帆帮”兄弟越集越多，火把灯笼的光辉也越聚越亮，照耀得岗子四周一片明晃，放眼看去，竟没有一员“铁桨旗”的人马，光景不但透着肃煞，更透着诡异，真正是触目心惊！

缓缓的，有人向这边靠近了，靠近的这些人行动十分谨慎，灯光反照着他们的脸孔，把轮廓描绘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千帆帮”的大掌法“虎鲨”屠难生、“天”字旗首席大掌舵“铁鬼手”荆之浩、“地”字旗大掌舵“飞鸿”常毅庵，以及“丹心七志士”所属的贺晚晴、鲁思进等，火光是红中现青的，甚至把荆之浩、贺晚晴身上的血迹，都映得那么鲜艳灿丽！

魏长风的一颗心骤然揪紧了，他已知道，何起涛说的不是鬼话，屠难生说的更不是鬼话，鬼话是虚无飘渺的，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却千真万确，全活生生的摆在面前，鬼话能造成这样的事实么？

见到这般情景，不仅魏长风的心揪紧，连孟天复、山莫古都不由暗自吃惊，忍不住诅咒起“铁桨旗”那些人的低能无用来，但诅咒却于事无补，他们明白，再不采取最后手段，只怕是挽不回这生死交系的一局了！

突兀里，孟天复双掌掀起一片罡劲，狂飚回荡下，他大喝一声：

“聚拢！”

声出形动，但见魏长风、山莫古、宫子郁齐齐抽身，闪电般掠到近前，与孟天复背背相靠排成一个四面皆顾的四角阵势。

何起涛更不怠慢，左手一举，错步侧移，冷冷的叱了出三个字：

“天罗网——”

于是，霍邦、潘光斗、杨雪舫立即列为一排，却保持相当间距的站开，屈归灵则独闪到一个斜角点上，正在靠近的荆之浩一拉鲁思进，快步绕一边，常毅庵和贺晚晴走到另一边，剩下一个面便由屠难生顶上，恰好也是个四方合围的阵形，但却更多出两个点，两个有如利刃插出的点——一个点是起涛本人，一个点是屈归灵。

“千帆帮”这边的阵势布成，非常迅速熟练，只有何如霞透着满面迷惘

之色，而且，迷惘中显然还有气！

月落星沉事如烟

孟天复同山莫古到底是成了精的老江湖，大风大浪见多经惯，神色上仍然镇定如故——就连魏长风这样的一方豪杰、七海之雄，到这时也不由容颜惶凄，显现着掩隐不住的紧张，“黑摩韧”宫子郁的表情，更像抹上了一层灰，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豪气壮概，不知道一下子跑到哪里去了。

站在一边发闷的何如霞，忍不住狠狠跺了跺脚，又是懊恼、又是气愤的叫：

“爹，你们净顾着摆你们的阵势，我呢？我又待干什么？总不能把我闲搁着呀！”

何起涛目光凝注面前的四人，不移不动，嘴里却在对着女儿讲话：

“如霞退下掠阵即可，这里无须你来插手，以防万一有失——”

一张小嘴嘟起老高，何如霞不依的道：

“为什么偏叫我一个人看光景？爹，我跟着大伙来，可不是只管充架势的！”

脸色一沉，何起涛这次不再多费唇舌，只单单吐出两个字，却是斩钉截铁：

“退下！”

由眼角余光，屈归灵看着何如霞委委屈屈的独自蹙到一隅，不觉心中老大不忍，但此时此地，又何尝能够稍做表示？何况，这也是为了何如霞的安全设想，面对的敌人，尽属精英翘楚之材，且个个老谋深算、心狠手辣，在生死决战之前，以何如霞的身手而论，不但不宜参予掣肘，更该避得越远越好！

忽然，孟天复发出一声大笑，故作轻松的道：

“何起涛，你以为你们摆出这个滥阵仗，就唬住我们四个人了？”

何起涛冷冷的道：

“我们不必吓唬任何人，孟天复，我们只是要以实力做到我们应该做的！”

孟天复嘿嘿一笑，道：

“有自信是桩好事，但自信得过了份就变成妄自尊大了，何起涛，打现在开始直到了局，中间还隔着好长一段哩！”

山莫古痰咳一声，也阴恻恻的道：

“八十老娘倒绷孩儿，天下哪有这么多颠阴倒阳之事？道上打滚了大半辈子，莫非临到白头还受一干黄口小儿之欺？他娘的，说给谁听，谁也不信！”

孟天复哧哧笑着道：

“山老鬼可千万大意不得，你不信阴沟里翻大船，他们却信得紧呢！”

一双三角眼往上斜吊，山莫古头上两侧的太阳穴跳了跳，怪声道：

“便阴沟里翻了船，亦不合单扣下我们，好歹，得找几个垫背！”

何起涛面无表情的道：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姓山的，哪个合适替哪位垫背，尽可挑拣，只是，光用口说恐怕不行，要多少费点力气才办得到！”

死死的盯着何起涛，山莫古夜梟泣号般笑了起来，入耳好不惊心：

“你有种，何起涛，真是有种，我倒要看看，你能发横到几时！”

何起涛生硬的道：

“用不多久了山莫古，形势是个什么结局，我们都能眼睁睁的看到！”

孟天复大声接口道：

“你小心，何起涛，一旦动手，我们第一个要摆平的就是你！”

猛一昂头，何起涛宏烈的道：

“来吧，我等着！”

就在此时，灯光映照不到的黑暗中，蓦地响起一个凄厉又悠长的声音，那声音带着哭调，拔得很高，颤抖的音浪宛如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像极了冤魂悲泣、幽灵索命，妖异中透着怖栗；

“血仇血报啊，血债血偿……”

于是，何起涛随着这亢厉的音调出手了，“八卦铸心刀”反映着青赤的焰苗，自黝暗的空间划过一道优美的弧光，斩首孟天复！

孟天复表面信心十足，功架做尽，其实骨子里亦不免有些发毛，何起涛的刀芒初现，他的掌劲已掀浪舞云般兜头迎上！

何起涛闪身回避，就在他避开的同时，霍邦奋力挥掌硬顶，两股强浑的掌风瞬息交触，一声震响里，霍邦脚步不稳的退出三步，而孟天复也身形打晃，脸上微微色变！

潘光斗跃空七尺，朱漆生铁棍夹着雷霆万钧之势，猛砸山莫古！

一声冷笑出自山莫古的鼻孔，他的鸠首杖平平扬起，却在扬起的须臾暴翻斜挑，快得无可言喻的指向潘光斗小腹！

潘光斗凌空换式的刹那，杨雪舫低窜急掠，勾连枪直刺山莫古胸膛，速度之快，亦是追魂夺命的招术，但见鸠首杖杖尾横落，“当”的一声磕开枪尖，山莫古不由气得大骂：

“该死的小王八羔子！”

骂声里，荆之浩的铁鬼手突然遥取魏长风，魏长风虽说早有防备，由于铁鬼手的来势过于猛烈迅束，双斧挥拒之下，亦难免手心出汗，背脊泛寒。

弯月斧的光华尚凝现未散，屠难生身形猝旋立进，雪亮的大铡刀横斩而至，锋刃破空，锐气如啸，魏长风双斧回转，宫子郁已抢先挥剑封拒！

当然，天罗网的阵形一旦布下，便没有让敌人得心应手的道理，宫子郁这一表功出招，立刻推动了整个网面的运展，“飞鸿”常毅庵薄刀如电，斜刺骤至，宫子郁闪得够快，刀口贴耳擦过，那股冷风，不仅着肌若削，甚且把心腔子都绷紧了！

山莫古看得有气，断然咤叱，鸠首杖狠戳常毅庵，杖似擂杵，常毅庵走若流云，贺晚晴由一侧掩上，金瓜锤“呛”一声砸中杖端，火星四溅中，固然震得他倒歪数步，但山莫古也是双臂一麻，忍不住“三字经”连连出口！

孟天复沉浑罡烈的劲力蓦地带起一个翻腾的无形旋涡，将刚刚逼近的鲁思进兜起三尺，又重重推撞出去，夜色中寒光暴闪，屈归灵人与剑合，险极的贴着孟天复头皮掠过，当剑尾回绕，孟天复连挥九掌，却掌掌落空！

鸠首杖狂舞飞穿，山莫古沙着嗓门叫：

“老孟，小心那天杀的屈归灵打暗算！”

何起涛随声展开正面攻击，“八卦铸心刀”匹练般卷向山莫古，这位老山魅挥杖硬迎，刀掣杖起，金铁交撞之声不绝于耳，何起涛贯注全身功力，大显神威，强敌当前，竟是不遑稍让！

宫子郁的“九寸肠”，又在魏长风的弯月斧掩护之下，流电也似伸缩吞吐，而潘光斗的朱漆生铁棍亦若毒龙出洞、翻江倒海，毫不客气的接刃开磕，

住来纵横；荆之浩适时来援，铁鬼手点抓扣拿，狠准兼备，几乎把魏如风和宫子郁的招式完全封杀！

霍邦又对上了孟天复，这次换成屠难生从旁夹击，常毅庵助攻，孟天复任是功力不凡，老谋深算，亦不禁大感吃力，尤其令他倍受威协的，是一直虎视眈眈，待机而动的屈归灵——因为连老天爷也不会知道，屈归灵下一步狙击将在何时！

山莫古挥杖搏击何起涛，眨眼便相互过了七八招，而只这七八招的感受，已令他颇生戒惕，大为意外；在他原先的想法之中，何起涛无论名望如何、功力如何，再高明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若要和他比较，尤其难望项背，但这一面对面的称量下来，事实居然完全出乎预料，何起涛艺业之精纯、动作之老到、气度之沉练，几乎不在他的修为之下，目前摆明的又是拼命的架势，照这样的情况演变下去，后果不但堪虑，说句泄气话，简直就毫无制胜之望了！

魏长风双斧连套转，抖出波波芒彩，流灿回飞，他亦看出形势不妙，黑脸上宛似抹着一层森青，背靠着孟天复的背，他觉得出自己这位老师叔肌肉的运作，贯力时的紧迫，甚至心跳的急促，出招换式间，他忍不住焦灼的低问：

“师叔，看情形像是不大乐观，这时辰，安馨和舒明光也该把该请的人请来了才对，会不会节骨眼上出了岔子？”

掌力呼轰卷荡，余劲澎湃里，孟天复白眉飘扬，气涌如山：

“琢磨着眼前怎么过关斩将吧，顾不得下一刻的事了，我说长风！”

魏长风迅速移换着方位，斧起斧落，一边在咬牙切齿的咒骂：

“好叫我不甘——”

孟天复袍袖兜起，劲气啸旋四溢，他冷冷一哼，厉声厉色的道：

“休说这等的丧气话，胜败存亡之分，算算还早得很哩！”

突兀间，夜空中又是冷电一抹，疾射猝映，这一次，遥刺的月标不是孟天复，换成了昆仑来的“黑摩韧”宫子郁！

“九寸肠”浮起朵朵剑星，星似游尘围堵向那凌虚而至的长虹，刹时七声镗锋撞击脆响合为一响，虹光暴回，屈归灵又站立原处，宫子郁在深深呼吸着，左颊上赫然绽裂一道伤口，不到两寸，却血色鲜艳的一道伤口！

孟天复在屈归灵猝袭的过程间，曾经连出三掌截攻，但是掌势涌现，仅只捕捉到屈归灵的影子，影子是虚空的，当然他也未能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收获！

山莫古挥杖狠搏何起涛，由于心情激动，怒火上升，竟差一点抢出了己方四人所布的阵形，他在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下，早已忘记什么叫气度、什么叫风范了：

“姓屈的，你他娘有种就正面上，老是兜圈子从背后暗算人，合着哪一类的鸡鸣狗盗？也不怕丢你祖宗十八代的脸？”

屈归灵卓立原处，有如岳峙渊渟，他一点也不生气，一点也不恼怒，因为他知道死亡的阴影恨快就要覆盖下来，当人们面对死亡——不管是敌人抑或自己，情绪上的反应，又有什么美意可言？

于是，不知谁在泣叫，仍旧是原先那个颤抖中掺杂着凄厉的悠长音调：“血债血偿啊，血仇血报……”

霍邦便在泣叫的同时运足全身功力，猛袭孟天复，孟天复沉喝如雷，身

躯蓦地弓起，双掌上翻，卷荡的气劲立刻像长江大河般反涌而上，双方都没有避让的意思，完全硬接硬打，当两股罡风在瞬息间交合，霍邦的身子宛如被一只无形的巨大魔手抓抛空中，连连翻滚，孟天复也步履踉跄，爆出几声剧咳。

屠难生“呼呼”声贴地抢进，大铡刀快似流电，狠斩孟天复胸胁，姓孟的居然不退不躲，更踏前一步，身上的白袍猝然澎涨，左手倏出，就那么准，以拇指食指头的力量，牢牢钳住了屠难生奋力劈来的大铡刀！

不错，又是孟天复的绝技之一：“蹈光摄物”。

屠难生的应变措施如同连贯反射，他一抽刀身，发觉仿佛生根于孟天复的两指之间，整个身形便立即斜弹，双脚飞蹴对方头脸！

孟天复大笑若啸，右掌暴起，结结实实切上屠难生蹴来的双脚，而“黑摩劫”宫子郁的阵形角度刚巧移转至近前，手中的“九寸肠”猝然映出一溜寒芒，眨眼间已经三次进出于屠难生的腹腔！

就像天外飞来的诅咒——那么血淋淋的——正在半空中翻滚的霍邦，骤而伸腰展臂，一个斤斗到了孟天复头顶，当孟天复右掌切斩屠难生的足踝，左手尚捏着大铡刀刀锋的一刹，他的掌影已成串暴泻，有如弧刃旋舞，翩翩若满天的落叶！

锐劲纵横交错里，孟天复突的起了一声怪叫，宫子郁的“九寸肠”尾芒泛闪，还洒着屠难生体内的鲜血，屠难生竟不吭不响，面带微笑的骤而翻侧，似虎扑般抱住了宫子郁，同时，他的嘴巴咬住宫子郁的咽喉，两手十指也插入宫子郁的肋胁，一任姓宫的惊号狂跳，把“九寸肠”朝他身上乱刺乱戳，却毫不放口松手，仍然面露微笑，似乎对方所戳刺的，只是另一具皮囊罢了！

孟天复业已脱出了四面阵形之外，原来满透红光的一张胖脸，此刻却一片暗青，白眉飘拂，长髯抖动，一双眼睛更鼓似铜铃，模样好不吓人！

霍邦正半坐在地下，一口一口的吐着血——他虽说好不容易击中孟天复一掌，付出的代价却着实不轻，孟天复在挨掌的须臾，用“混元气”反震之力，亦照样重创了霍邦！

杀伐像是一个轮回，一个永难停止的轮回，它总是这么冷酷又决不容情的转动着，这边孟天复喘吁未定，屠难生和宫子郁尚滚跌在地，扑腾滚转，那边，杨雪舫连人带枪，长虹贯日似一头撞向魏长风！

魏长风尖叱厉吼，双斧刚刚架开荆之浩的“铁鬼手”，杨雪舫已不要命的冲上，魏长风久经阵仗，尽阅血腥，当然明白一旦像这样的打法开始，即是最后的决死关头来临了，他猛一咬牙，身形半旋，左手斧挥击敌人勾连枪，右手斧横切敌人肚腹，双式并出，捷似石火！

勾连枪的前端勾环铿一声扣住了魏长风的斧刃，但斧刃却蓦地绞脱斜扬，将杨雪舫带升三尺，只听到“噗嗤”一声闷响，杨雪舫的腹部便有若涨裂了的羊胆泡，肠脏内腑，花花绿绿的流泄一地！

一道蓝汪汪的光华，就在这时仿佛极西的电火般映现，它来得像是一场噩梦、一个报应——人们的意识中方才体认到它的存在，其实他已经来了。

魏长风身形暴闪，斧出斧飞似梨花朵朵，弦月并舞，蓝辉过处，他头扬腰扭，却已齐额裂开一条皮肉翻卷的血口子！

是了，“大寂四剑”终于展现，这一剑，何起涛足以慑敌之魂，他自则是拿时间换取空间，而杨雪舫，更是拿自己的生命替主子制造复仇的机会！

山莫古的叫声活脱狼嗥，鸠首杖跟手而来，他一面嘶声鬼号着：

“贤侄小心，何起涛亮出他的‘摄魂剑’了！”

荆之浩一声大吼，横截山莫古，鬼手掣掠，锐力交织，山莫古挥杖贯劲，杖势宛若飞瀑怒涛，反卷荆之浩，甫行接触，便是金铁交击，一片震响，荆之浩正被敌人的巨大力道推出几步，“飞鸿”常毅庵已挺身而上，那把又薄又利的快刀纵闪吞吐，有似千百条灵蛇流窜！

山莫古高声大骂，硬迎这两位“千帆帮”的一等好手，杖抡风起，云变天愁，居然声势惊人，丝毫未露败迹！

暗影中，有个人连翻带滚的扑来，长丧门剑贴地扫砍，冲着山莫古的两只尊足狠狠招呼——这人是鲁思进，早被孟天复震伤，堪堪喘过一口气来的鲁思进！

山莫古突的凌空浮起两尺，鸠首杖的杖尾斜挑，“吭唧唧——”一声颤响，鲁思进扫来的长丧门剑已带着一抹流辉抛坠入黑暗之中，杖尾挑剑的同时又暴落，就那么歹毒的插入了鲁思进的背脊，还透出一声清脆的骨骼折断声！

屈归灵的身躯便融进了他“天残剑”强力催动的剑光里，光芒在疾速的贴身回转，把人带起，把锋刃旋飞得像是一具硕大又无坚不摧的刀轮，轮幻成灿亮的形体以难为其喻的快速前进，山莫古悚然相应，杖似杵起，却已稍慢一步！

耀眼的光华来回绕泄于呼轰的杖影间，像它逗弄着杖身，也像杖身追赶着它，山莫古左肋见彩，在一百杖挥尽的俄顷，寒光骤敛，屈归灵落地打个转，业已汗身透衣衫！

手捂着胸口的孟天复，便似鬼魅般悄无声息的猝掩而到，他来得那么快，以至像他原来就在那个位置上，身动掌出，力道凝聚若两股洪流，漫天盖地夹罩屈归灵！

“天残剑”仿佛有着极敏锐的感应性，劲道才起，剑刃已骤然震动，寒光暴溢，炫目的冷焰有如晶莹的水波，一下子便包裹住屈归灵的身躯，并以惊人的去势飞射孟天复。

狂飚冲激着光束，像怒浪拍打礁石，礁石或被它掩盖，或受到侵蚀，但却依然屹立，不会倾倒，而礁石是活的，正对着孟天复摇晃不定的射来！

这时，孟天复犯了一个错误，他竟迎难而上，左手伸缩闪攫，再次运用起他的绝活“蹈光摄物”来——只是他忘了一件事，在受创之下，他已经没有平时的劲力与身法步眼了！

寒光暮颤的一刹，孟天复的手指钳住了“天残剑”的锋面，可是他未能完全控制住剑刃的冲力，但觉手指倏滑，剑尖前挺，不仅整只手掌皮肉全被豁开，连腕际的血管也一起切断，热血狂喷之余，孟天复瞠目厉叱，右掌立翻，屈归灵吸腹弓背，却仍被震得翻出几个斤斗，张嘴吐出一口黑血！

山莫古一边力拼荆之浩与常毅庵，边扭曲着脸孔，口沫四溅的狂叫：

“老孟赶快运气闭脉，你手腕上的血管断了哇！”

孟天复不但满脸胡子溅沾着血迹，一袭白袍更是猩赤斑斑，他双目凸突，五官歪扯，形态之狰狞，恍同厉鬼，屈归灵却不怕他这副模样，身子一挺，又大步走了过来。

山莫古嘴里不停咒骂着，要想横拦屈归灵，但荆之浩和常毅庵拼死不退，使尽全力纠缠着他，不仅如此，连贺晚晴也卯足了劲，愣是不让山莫古抽身赴援！

陡然间，屈归灵剑似虹起，抖出一片星芒光点，孟天复单掌圈飞，劲势甫扬，屈归灵人已闪出丈许之外，却只足一点地，又再次扑上，周而复始，眨眼里已是六度往返！

鸠首杖猛开猛磕中，山莫古看出了屈归灵的用意，他不禁大骇，惊恐交集的大吼：

“老孟，你别着了姓屈的道，他是故意诱你出力耗劲，不使你及时运气封脉，你还不赶快收手，找地方先把自己照料了？”

孟天复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并且不停呛咳着，脸孔岂只透青，更泛着灰紫，他的丰腴、健朗、精力，似乎在这片刻前后，顿然消泄一空，变得如此萎靡、如此苍老、如此憔悴，又如此死气沉沉了！

山莫古奋力冲突，左折右回下急得暴跳如雷：

“快走，老孟，你快走，血流多了会死人的哇，姓屈的挖了陷坑，你可别睁着眼往里跳！”

孟天复步履不稳，身子也在左右摇晃，他使袍袖抹一把白髯上的血迹，双目神色既是空茫，又是古怪的瞪视着前面不远处的屈归灵，但话却是对山莫古说的，腔调嘶哑，气息微弱：

“山老鬼，你甭再吆喝了……我业已试过几次……然则脉滞气散，竟是力不从心，无法以内劲止血……我现在觉得好累、好虚软，只想倒下头来睡上一大觉……”

山莫古团团转，在荆之浩、常毅庵、贺晚晴三人的围攻下仿若困兽，他发疯似的运展着手中鸠首杖，红着眼吼叫：

“你不能睡，老孟，决不能睡，一朝躺下，你这辈子都起不来啦！”

孟天复忽然吃吃笑了，笑声里却没有丝毫笑的意味，更似带着对生命的嘲弄，对死亡的那种无奈感叹，他嘴皮子翕合着，竟力提高声音：

“我就快躺下了，山老鬼，我的状况自己明白……可是，我不能独个儿走，不是早说过么，得找个人替我垫底，我看……屈归灵最合适！”

山莫古杖起如山叠岳重，满头大汗的四面冲突，更在摧肝沥血般嘶叫：

“你不要傻，老孟，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再说，老孟，咱们兄弟两搅和了几十年，你他娘总不能抛下我一个人受那孤零罪呀！”

孟天复眯着双眼，高一脚低一脚的逼近屈归灵，答话似在吟哦：

“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山老鬼，今生尘缘已尽，再会求诸来世吧……”

突兀间，屈归灵长身而起，身形甫动，剑芒幻作漫天的光雨喷罩孟天复，而孟天复的反应真是“尘缘已尽”的架势，他猛然以无比迅捷的动作打横斜飞，双掌刹时分成十六个不同的角度，却全挟着裂碑碎石的威力合涌齐集，屈归灵立刻身与剑融，有若一道翻滚矫腾的光柱居中暴射，于是，焰彩在迸溅、在散乱；狂飚在抖动、在冲激，两条人影倏触倏分，屈归灵一个倒翻斤斗没有站稳，踉跄后退中身子一阵抽搐，痛得他单膝跪向地下！

孟天复的形状显得相当安详，屈归灵那透过他心脏的一剑，并没有令他感觉到多大痛苦，这位“白眉仙翁”就好像睡觉一样，微微卷曲着躺在那里，毫无一般死亡者惯见的狰狞之态，他的白眉白髯，仍在风中轻轻拂，只是，却欠缺那股子生气了……

死去的人模样安详；活着的却几乎发癫狂，山莫古像野兽般嗥号着，硬拿那瘦棱棱肩胛接了常毅庵一刀，杖首猝点，已把闪让不及的贺晚晴左膝敲

碎，大旋身，他再接荆之浩的“铁鬼手”，一边不似人声的凄厉长叫：

“屈归灵，我要扒出你的心肝五脏，活啖你身上人肉，我要把你挫骨扬灰啊……”

滚跌在地的贺晚晴，猛然向前扑进，左手一枚金瓜锤，使尽生平之力投掷山莫古，黄光才现，已被山莫古杖尾磕飞，贺晚晴决不怠慢，一咬牙，右手的金瓜锤又紧接投出！

山莫古大吼一声，横起杖身，“当”的一记震落了第二枚金瓜锤，杖首如电，直指贺晚晴扑来的躯体，而在鸠首杖的尖啄嵌入贺晚晴腰肋的一刹，这位“丹心七志士”的勇者已发死力紧紧抱住杖首不放！

一抽未能抽回杖身，山莫古立知不妙，他第二个反应尚未及付诸行动，荆之浩的“铁鬼手”已“噗”声闷响，重重扣住他的后颈窝！

“杀啊……”

山莫古尖号着，奋出全力猛抡鸠首杖，杖端还拖着贺晚晴的身子，就这么晃悠而起——荆之浩猝向上跃，“铁鬼手”借势翻扭，“咔嚓”一声骨骼断裂的脆响传来，已将山莫古的颈骨生生折拗！

那颗骷髅似的脑袋，以一种奇异可怖形状垂挂在肩膀上，但山莫古并未即时倒下，他仍在嘴里发出窒息般的嗥号，舞动鸠首杖追赶荆之浩与常毅庵，直到两圈之后，才一头仆倒下去！

另一边，魏长风业已混身浴血，至少带了六七处创伤，他的死敌何起涛胸口亦已见彩，情况却显然比他强得多，

“丹心七志士”的首领“赤棍”潘光斗双手紧握朱漆生铁棍，在一旁虎视眈眈，为何起涛掠阵，眼前的形势，再外行的

人也看得出，早就优劣分明，胜败定局了。

握在何起涛手中的“摄魂剑”，长只三尺，窄如拇指，通体蓝芒莹莹，晶亮璀璨，稍一晃动，剑尖尾焰流闪，恍同秋水一泓，剑锋饮血之后，却点滴不沾其上，杀人夺命，端是利器！

魏长风双斧交叉，横竖胸前，他粗浊的喘息声宛似拉起风箱，面孔上布着一层令人伤感的死灰，瘦长的身影越见孤独凄凉，他和每一个在场的人同样明白眼前的事实——他是绝对没有指望的了！

现在，荆之浩、常毅庵正缓慢又小心的往这边接近，甚至屈归灵也在何如霞的挽扶下蹒跚行来，只有霍邦仍跌坐原处，目光惨然的凝注着与宫子郁叠做一团的屠难生……

于此片刻的沉寂中，魏长风仿佛看到了他一生的过往，往事像潮水般映现在他的脑海，一幕幕、一场场，有如活动的图画极快的拉扯、重叠，其中或是英气风发、或是咤叱自若、或是壮阔威猛、或是血光隐隐……然后，他打了个寒噤，又回到了现实，现实又是多么冷酷悲惨，没有英气风发，没有咤叱自若，更没有壮阔威猛；有的，只是血光隐隐，隐隐血光，真个月落星沉，世事如烟啊……。

看一眼执剑卓立的何起涛，魏长风突然霹雳般大吼，双斧并举，却在瞬息间化为四飞的片片流电，交织翻泻而出！

何起涛半步不移，等到冷芒近身，他手中“摄魂剑”蓦而长吟若凤鸣，剑尖抖出七个光弧，光弧旋动着像月初升，又刹时扩展开来，紫焰清辉炫目奋魄，不但将飞到的缤纷斧芒完全吞没，更连魏长风的身形也一起罩入！

不错，这是“大寂四剑”的第四招“天地冥寂”。

魏长风的身子猛然向外撞扑，他几乎是不停的打旋转，每一次旋转，都抛洒出热赤赤的鲜血，斑斑点点，甚至让人嗅得着那股鲜血特有的铁腥味！

“赤棍”潘光斗一起又顿，他目定定的瞧着魏长风仆翻下去，刚待举步前往查验，何起涛已挥了挥手，神情萧索又乏倦的道：

“罢了……”

荆之浩一个箭步抢上前来，朝何起涛躬身祝贺：“恭喜当家的血仇得报，替夫人与霜儿湔除了冤恨……”

长叹一声，何起涛无限沉痛，也无限酸楚的道：

“之浩，白骨叠山，血流成河，这仇、这冤，未免报得代价太大了……”荆之浩唯唯喏喏，没有出声，常毅庵向他使了个眼色，走上来道：

“当家的，战火已熄，大局已定，我方已获全胜，还请当家的早些回去传捷报、安军心，这里自有荆首座与我收拾残余，处理善后——”

缓缓颌首，何起涛走向岗顶，默然注视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此刻，水面平静，波浪不兴，在海洋的壮阔里，凝聚着自然的永恒，人的生命，人的死亡，对浩瀚的大海而言，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东方，天色已经透亮，晓晖将起，云霞反射一片淡红，这血腥的一夜，终于是过去了。

敬爱的大陆读者：

本人高见几，笔名柳残阳，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我感到甚为荣幸，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竟多达数十种。市面上还出现了“柳（ ）阳”、“柳残（ ）”等鱼目混珠的书，为防伪冒，特开列以下我 1961 年至 1994 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

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

- | | |
|---------------|---------------|
| 一、《烈日孤鹰》 | 八、《铁面夫心》 |
| 二、《麟角雄风》 | 九、《忠义江湖》 |
| 三、《巨灵出阵》 | 十、《关山万里飘客》 |
| 四、《眨眼剑》 | 十一、《血魂山之誓》 |
| 五、《江湖之狼》 | 十二、《大雪满弓刀》 |
| 六、《牧虎三山》 | 十三、《屠龙手》 |
| 七、《阎王梭》 | 十四、《追魂帖》 |
| 十五、《洪门传奇》 | 三十五、《竹与剑》 |
| 十六、《怒剑狂火》 | 三十六、《大龙头》 |
| 十七、《索命鞭》 | 三十七、《火符》 |
| 十八、《青龙在天》 | 三十八、《傲爷刀》 |
| 十九、《天宝志异》 | 三十九、《神手无相》 |
| 二十、《血魄忠魂困蛟龙》 | 四十、《修罗七绝》 |
| 二十一、《铁剑丹心》 | 四十一、《幻剑毒刃》 |
| 二十二、《魔箫》 | 四十二、《星魂》 |
| 二十三、《金家楼》 | 四十三、《血斧》 |
| 二十四、《独尊劫》 | 四十四、《劫后恩仇》 |
| 二十五、《渡心指》 | 四十五、《金雕盟》 |
| 二十六、《雷之魄》 | 四十六、《荡魔志》 |
| 二十七、《生死锤》 | 四十七、《霜月刀》 |
| 二十八、《邪神门徒》 | 四十八、《拂晓刺杀》 |
| 二十九、《如来八法》 | 四十九、《剪翼》 |
| 三十、《邪神外传》 | 五十、《七海飞龙记》 |
| 三十一、《苍鹰》 | 五十一、《千手剑》 |
| 三十二、《十方瘟神》 | 五十二、《铁脚媳妇》 |
| 三十三、《天魁星》 | 五十三、《伤情箭》 |
| 三十四、《大煞手》 | 五十四、《血刀江湖载酒行》 |
| 五十五、《血烟劫》 | 六十、《侠盗来如风》 |
| 五十六、《沥血伏龙》 | 六十一、《五岳风云》 |
| 五十七、《凤凰罗汉坐山虎》 | 六十二、《断刃》 |
| 五十八、《杀伐》 | 六十三、《鹰扬天下》 |
| 五十九、《千魔之仇》 | |

三十余年间，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但为读者负责起见，“全集”中筛汰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

“全集”之外，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

何如霞抬头仰望屈归灵，单只屈归灵的憔悴疲惫，就令她心痛不已，但心痛却掺杂着喜悦，有如新生的喜悦，她一再告诉自己，好歹，这场浩劫业已安渡，往后的岁月，该是充满和祥安宁的吧？

